

惜芳飛燕

顧明道畫



飛 分 惜

集 二 第

行 發 店 書 光 藝 天 奉

康德九年二月五日印刷
康德九年六月五日發行

社會
小說
惜分飛 (第二集)

●定價國幣壹元三角●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八八號

編輯兼石成斌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

印刷人董致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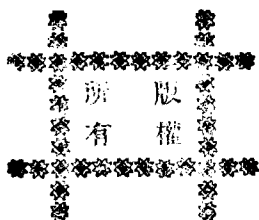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

印刷所關東印書館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八八號

發行所藝光書庫

代售處全滿各省各大書局



惜分飛目次（第二集）

第九回 膩友舞良宵銷魂蝕骨

清流看倩影粲齒慧心

第十回 華屋聆高論聯歡新雨

香車載芳侶沉醉東風

第十一回 豪氣如雲山前縱轡

柔情似水月下盟心

第十二回 春色初尋無心逢故侶

萍蹤小聚有意作良媒

第十三回 好事多磨徬徨遊子夢

吉期乍報惆悵美人心

第十四回 道暑上征車共飲才媛

探幽來瓊島我有嘉賓

第十五回 客地得家書歸心似箭

子身度佳節愁緒成魔

第十六回 秋雨瀟瀟個郎成渴疾

深情款款之子許良緣

惜分飛

第二集

第九回 膩友舞良宵銷魂蝕骨 清流看倩影粲齒慧心

燈光下杜粹細瞧，那艇中划槳的，兩個女子，一個年齡較輕，裝束完全西化蜷曲的雲髮，雪白的粉頸，酥胸微坦丰姿綽約，宛如凌波仙子，那個穿着一件桃紅色緞絨旗袍，面圓微胖，態度活潑得很，都是現代的女兒，此時王君榮也留意一瞧便帶笑對洋裝的女子說道，表妹·你來得早啊·杜粹見王君榮和他們招呼，方知道那年輕的女子就是他的親戚了，只聽伊又仰着臉說道，我們來得很早的，所以在這裏盪舟爲樂，王君榮道，現在快近聚餐時候了·你們上來吧·那女子答道·好的，我們可到那邊柳樹下上岸·請你們也到那邊去·說罷·划着槳·小艇使向南邊盪去·王君榮回頭對杜粹說道·我們到那邊去等候他們吧這·兩位是擅長交際的·我代你介紹可好·杜粹笑了一笑·跟着他使走·忍不住又問道，那位洋裝的女郎就是你的表妹嗎·還有那一位呢·王君榮一邊走·一邊回答道·正是的·伊姓項名錦花·是個世家女·我和伊是姨表妹稱呼·不過伊是庶出的·我姨母早已故世了·伊家叔父項懷仁自下是在政界呢·至於那個姓魏·閨名明霞是伊昔日的同學·又是伊的盟姊·所以常常在一塊兒的，說着話

，兩人走得很快，早到了柳樹之下。只見那小艇在池中打轉，他們倆亂划着槳，嘻嘻哈哈的笑得不可開交。原來項錦花要想趕快搖到岸邊來。而魏明霞故意和伊同伴打趣，偏把小艇盪到對方去，一來一往的彼此掙扎着，團團兒的打起轉來了。項錦花弄不過魏明霞，不由嬌聲喚起來道，霞姊，別再要這樣了，須防艇子要側翻的，倘然我們跌到了水中去，變做一對落湯雞。便見不得人了。明霞答道，你本來是有名的清嫩雞，就拿你請客也好，錦花道，啐，我是清嫩雞，你是一隻填鴨，多麼肥的。說了。兩人又在艇中笑起來，杜粹在岸上聽着也覺得好笑。又覺這兩個女子似呼在那裏見過的。一時記憶不起，腦海中搜索了一下。遂記得去年時候自己陪着慧君和黃美雲遊清涼山的當兒，曾在掃葉樓頭遇見過的，那項錦花會唱着桃花江，非常流麗，和慧君等又不同了。想不到今晚竟在這裏重逢了。他默默的想着，項錦花和魏明霞已把艇子盪到南邊柳樹之下，先後跳上岸來，彼此道了一聲晚安，項錦花向杜粹胸前懸的徽章一看，向王君榮問道，這位杜先生可是表哥的同學嗎？王君榮點點頭道，他是我們商科裏的高材生，今年就要畢業了，今晚我在街上遇見了他，特地邀他來的，錦花和明霞都點點頭，王君榮又對杜粹說道，這位是我表妹項錦花，那一位是魏小姐好在胸前都有姓名，恕我不多什麼介紹話了，四個人正立在柳樹下，聽得鐘聲嚕嚕，宴會的時候已到，王君榮道，我們到席上去吧，四人一同從小徑上抄到那邊廳中，早有一個下人

托着一隻紅木小盤。盤裏放着許多摺疊好的紙團，走到四人面前來，請他們拈團。四人各拈了一個，拆開來看時。王君榮拈的是十九。明霞是二十八，杜粹是七，錦花是八，錦花看了，便帶笑說着，巧得很，我和杜先生坐在一塊兒了，王君榮道，今天大概是吃中菜，所以拈團定座，八個人一桌，我和魏都要分開，你們倆却拈的號數相聯，正是最巧沒有了，你們倆一見如故，坐在一起，不會寂寞，從此做了朋友罷，錦花微微笑了一笑道，今晚赴會的都是朋友啊，我們走吧，於是四個人也不用主人招呼，望走廊裏一逕走到餐廳去了，餐廳上安排着五六桌等的酒筵，燦爛的電炬，照着白的杯盤，鮮妍的水菓，到廳上來的人都拿了團子去認座位，依着號碼，一一坐定，共有四十多人，都是青年男女，其中裝飾美麗的也不少，香風四溢，雲裳生縷，杜粹竟如到了山陰道上，目不暇接，他和項錦花並坐在一起，得傍玉人，也是巧事，主人薛小修見衆會員都已坐定，便起立致歡迎詞，大意是說這個一月一次的聯歡會，承蒙諸位有興參加，心裏非常快活，等薛小修說畢，衆人都鼓掌歡和，薛小修又送給衆會員每人鮮花一朵，色香可愛，大家都插襟上，席間杜粹和項錦花交談起來項錦花叩問杜粹的家世甚詳，杜粹當然回問伊，方知項家住龍蟠里，錦花的父親早年在北平做官。後因年老辭職回鄉。便一直住在南京，不久便得病逝世，現在錦花尚有一個哥哥在上海供職，其餘的事也不便細問，杜粹對於其他會員都不相識，所以祇有和

錦花囁囁而談因此衆人對於他們也不覺格外注意，杜粹偶然回轉頭去見王君榮在那邊席上對他扮着鬼臉，連忙側轉頭來，又見那邊的魏明霞也對他微微一笑，自己倒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只得取箸去夾着菜吃，但是錦花又湊過來帶着笑向他問道，我們似乎以前在那裏見過一面的。我記憶不起。你能告訴我嗎。杜粹道。你不記得了嗎，就是在清涼山的掃葉樓，我曾遇見你和魏小姐一同在那裏品茗的啊。錦花點點頭笑道，給你一說，我又記得了，那時候我和明霞爲了應一個姓曹的朋友之約去遊莫愁湖的，但是可惡的。那朋友不知怎樣竟失了約，使人大爲掃興，現在姓曹的已到青島去了，我不情願和這種人交友，杜粹聽得不明不白，不知是怎樣一回事，也不知姓曹的是何許人，祇好含糊答應，錦花便又問道，我還記得當時你是和二三女友一起的嗎，不知他們是誰，杜粹答道，祇有兩位，一位姓潘，一位姓黃，都是我的女同學，錦花笑笑道，是女同學嗎，也就不說什麼，恰巧送上一道熱菜來大家都用菜，因爲沒有什麼主客可分的，所以彼此都不客氣；一道一道的菜來時，吃個暢快，杜粹覺得今晚的筵席精美豐富極了，直等到酒闌席散之後，杜粹跟着王君榮等衆人又走到舞廳上去，見那舞廳裏電炬通明，各色各樣的極盡奇麗之至，四壁飾着光怪絢爛的圖案畫，又紮着許多紅花翠柏，和五色燦爛的萬國旗，以及各種紙彩，正中音樂台上坐着幾個樂師，脚下的地板滑澤得光可鑒人，男男女女相伴而坐，桌上都有一簇鮮花，橘子汁咖

啡茶菓子露汽水隨意點喝，杜粹和王君榮項錦花魏明霞等一同坐在一張桌子前，一回兒樂聲奏起，會跳舞的人大家都覓侶起舞，這因為南京非上海可比，市上沒有跳舞場，私人宴會，難得一舞，欲求闌心別野這樣布置齊全，舞侶衆多，却已是不可多得的了，此時項錦花伸個懶腰，立起身來，對杜粹說道：你可喜歡這個玩意兒嗎，杜粹搖搖頭道，我於此道不諳的，錦花有些不信，便向王君榮說道，表哥，杜粹說道的可不打誑語嗎，我不相信他不会舞的。明霞道：不會舞的人不來了。王君榮道：我喜歡老實說。杜對於跳舞雖沒有三折肱，却也能够勉強應付，不過他似乎興緻不十分濃厚罷了，如今我和魏舞，杜君伴表妹舞，不要客氣，你看大家上場了，錦花聽說，便笑嘻嘻地走近杜粹身旁，軟語道，我們去吧，這時候杜粹身不由主的站了起來。只見王君榮已和魏明霞走到場中去舞了。於是他不再學羊公不舞之鶴，跟着錦花亦步亦趨的試舞起來，場中一對對的青年男女，約有十四五對，隨着霏霏的音樂聲，翩躚而舞，錦花故意賣弄伎倆，左右廻旋，身如轉波，杜粹跟着伊，不由額汗涔涔，錦花却很從容的還要和杜粹談笑一二語，杜粹乍臨榮境，如入迷宮，婆娑而舞，儘享受此一剎那間的陶醉，忘記了人世其他的一切。直到樂聲終止，舞伴皆去休息，杜粹和錦花手攜手的回至原座，王君榮和魏明霞一齊走來，便對杜粹說道，此道不是很够味的嗎，杜粹笑了一笑，坐到椅子上，喝了幾口橘子汁，錦花答道，杜他並非門外漢，方纔舞的

時候很得門徑的，怎說不會呢，杜粹道，你們的舞技已臻上乘，我的功夫尙是下乘，班門焉敢弄斧，祇好算不會了，王君榮道，不要客氣，一回兒樂聲又作，主人薛小修換了一身淺色的西裝，履聲托托的走到錦花面前，帶着笑說道，方纔我瞧你舞得很有興味，現在請與我舞五分鐘可好，錦花嫣然一笑，露出潔白的貝齒，點點頭說道，主人招舞，敢不奉陪，薛小修笑道，今天我們大家都是主人，不要這樣說，遂一挽錦花的手臂，走到場中去了，跟着又有一個西裝少年走過來請明霞同舞，王君榮對杜粹說道，他們都被邀去了，要不，要我來代你介紹一位，杜粹把手一搖道，不必了，我坐着作壁上觀吧，王君榮笑了一笑，便去別的桌子上邀了女伴同舞，杜粹獨坐着，瞧場中一對一對的舞侶，都跟着樂聲進退有序，疾徐中節，舞得花團錦簇，鳳翥鸞翔，而錦花和薛小修的一對更如鶴立雞羣，堪爲個中翹楚，不覺暗暗點頭，不多時樂聲又止，錦花等重返原坐，杜粹向伊稱譽數語，錦花滿面春風，很是快活，等到樂聲再起時，杜粹又和錦花在一起舞了，其間杜粹曾和明霞舞了一回，而王君榮也曾和錦花舞過兩次，看看時候已近子夜，衆會員去了小一半，留着的都是跳舞健將了，樂聲益發奏得靡曼，杜粹瞧王君榮等舞興正酣，尙無歸去之意，但是自己的家裏離此很遠，倘然再不回去，家人要盼煞了，想自己以前雖也曾出外赴戚友之宴，可是無論如何，遲至十一點鐘必要回家了，夜深人靜，儘在外邊逗留，我母親不無懷疑我到了

什麼地方去呢，於是就對王君榮說道，我要失陪了，此處不知到幾時方散。王君榮道，今晚這裏大約要到兩點鐘了，你難得來的，不如到時一同走吧。杜粹道，我家裏路遠，況且出來的時候未關照，所以我決定要回去了，下次倘來參加，或可從容些。錦花道，不好打個電話家裏去告訴一聲嗎。杜粹道，舍間沒有電話的，兩位請原諒，允許我先走可好。明霞笑道，若是不允，你又怎樣呢。此刻時候，我們尚在外邊，你怎可以說先走。杜粹聽了這話，臉上露出尷尬的樣子。錦花道，你既要回府，我也不敢勉強，否則你不要背地裏說我們太荒唐了嗎。此時又要舞了，請你再伴舞一回，然後一回回去。府上既然路遠，好在我有汽車在此，停刻先送你回府可好。杜粹只得說道，多謝二位的美意，說着話，樂聲又響起來了。杜粹便和錦花又到場中去舞。王君榮却和另一個舞，魏明霞也和別的少年同舞，舞罷各回至原座。杜粹對錦花說道，今晚很對不起你，承你不棄，伴舞多次，覺得非常榮幸，一半兒慚愧，不勝感謝之至。此時我總可以回去了吧。錦花笑道，你又說起客氣話來。我是不會說話的。以後千萬不要如此。現在我送霞姊和你回府吧，表哥怎麼樣，可要同走，王君榮道，你們先走吧。我要等到散的時候方回去呢。錦花道，我知道你也不肯走的，那麼我們失陪了，你到那邊座上去吧。杜粹覺得自己本和王君榮同來的，此刻丟了他先走，又有項錦花等伴送回去，似乎對於他有些歉然，便說道，你還不同去嗎，對不起，我要先走了啊。王

君榮笑笑道，你請吧，今晚我邀你請來，總算沒有辜負你的，有我表妹等送你回府，也是你的幸運，我不相送了。薛小修在那邊座上。見他們像要走的樣子，也走來招呼，杜粹等遂和他握手告別，王君榮便說了一聲再會，就先走到別的座上去了，於是錦花等又和相識的會員們點頭告別，三個人走出了舞廳，見園中的燈籠兀自亮着，杜粹不認得路徑，遂由錦花明霞二人引導，一路曲曲灣灣。走到了別墅門口。將胸前所懸的徽章交還了會中的執事，出得大門，錦花嬌聲喚了一聲福生，便見那邊靠着的一輛車黑牌汽車，裏面有人答應了一聲，跟着將汽車駛近身來。錦花對杜粹一擺手。說聲請坐。於是三個人一齊坐到了車內。杜粹坐在左首，錦花中間，明霞居右，錦花向汽車夫關照了幾句話。叭的一聲。汽車便向前駛去了，錦花在車上陪着杜粹很隨便的談笑，一回兒汽車已駛到了一條較狹的巷口，徐徐停住，明霞立起身來。向二人說道，再會吧，二人也說了一聲再會，錦花又道，霞姊，你明天下午可到我家裏來嗎，明霞道，好的，你若要我相陪，可以打個電話來通知我一聲便了，說着話，開了車門，走下車去，汽車夫把車門拉住。揔了兩下喇叭。回轉車身向東邊一條馬路上疾馳而去，錦花把身子挪過些，讓杜粹坐得覺舒，又向杜粹說道，你今晚大概舞得疲倦了嗎，杜粹搖搖頭道，不覺得，不過我自問非項小姐之匹，請休要譏笑，錦花道，你很好的，祇要多舞幾回，不難純熟，我很喜歡跳舞，以前曾跟一個法國女子學習過，什麼狐

步舞探戈舞等。我都有些會的。你若有興趣，便時我可教你。杜粹含糊答應了一聲。錦花又問道：「今年要畢業了嗎，你的學問當然是很高深，非我的表哥所可幾及，不知你畢業之後將要到什麼地方去做事，杜粹道：「若不在南京，便到上海，大概銀行裏的機會多，錦花道：「好，我希望你將來成一個銀行界裏有名的人物，說罷笑了一笑，無意間伊的玉臂觸着杜粹的手腕，杜粹覺得滑澤而冷，便帶着笑對錦花說道：「你身上穿得太少了，此時已是深夜，你不覺得冷嗎，錦花道：「我不冷，這時汽車已駛到了利濟巷，杜粹對錦花說道：「謝謝你送我回家，此刻我要和你分別了，時已夜半否則我要請你到舍間去盤桓的。錦花道：「不要客氣，明天下午我倘然無事，必來拜訪，杜粹道：「此話當真嗎，錦花道：「當然不是戲言，你要我來嗎，杜粹道：「不勝歡迎之至，明日我準在舍間恭候，錦花道：「很好，你下車吧，說着話，伸出伊的皓腕來，給杜粹握了一下，汽車早已停住，車門開了，杜粹又向錦花說了一聲晚安，跳下車去，立在一邊，瞧着那汽車掉轉身疾駛而去，一霎那間車影已杳，慘淡的街燈照着沉靜的道路，一陣陣的夜風撲到面上來，他如夢初醒的回身走到自己家門前，叩了幾下門，便有一個下人來開門，杜粹走到裏面樓上，見明寶和綺霞等都睡了，祇有伊母親尚坐在房中聽收音機，杜太太見兒子回來，便將收音機停住，問伊兒子道：「怎麼你今晚出去赴宴，直到此刻方纔回來，我們等得好不氣悶，再不來時我和下人也要睡了，守到幾時去

呢，你究竟到什麼地方去的，杜粹答道。母親。這是我不是，今晚我到的地方很遠，恰巧又有茶舞，被友人們軋住，一時不能脫身，所以回來得不早了。杜太太因為伊兒子難得這樣留連忘返的，遂也不去說他，教杜粹快去安睡，杜粹告辭了，回到自己房裏，看看鐘上已有兩點一刻，將襟上插的花取下來，放在桌上，對着那花凝視了片刻，笑了一笑，又取過鏡子，照照自己的容貌，在房中踱了幾步，脚尖兒在地上輕輕轉着，很像跳舞的樣子，然後解衣安寢，但是腦海中很不寧靜。一時那裏睡得着。閉着眼睛想想關心別墅聯歡會經過的情景，項錦花婉媚之態很活躍的在他腦膜上映出，生平沒有經過這樣狂歡的，今夕何夕，見此粲者，而出於自己意外的就是項錦花和他初次見面。竟同作賦舞。又用汽車相送回家。處處地方都對他表示特別的很好感。這豈非是不可多得的嗎。以前在清涼山見到了伊。以為不知是誰家名媛，很是放浪的，也不放在心上，豈知這番竟和自己重逢而做了伴侶，雖然尚是初交。而覺得伊的魔力多麼動人。使我不知不覺的歡喜親近，伊真是一個非常活潑非常爛漫的摩登女郎，若把伊和慧君比較。那麼慧君好像冷豔的綠萼梅。錦花却像撩人的紅薔薇，慧君又像雨前香茗，使人解渴。錦花却如玫瑰佳釀。使人陶醉。有各有各的好處啊。我不是一向羨慕慧君的吗，怎樣一朝見了錦花，便又不能自持起來，而和伊親近呢，豈不有負於慧君，既而一想慧君對於自己雖有很深的感情，然而祇徘徊在友誼之間，以前伊的芳心中早

被姓陳的佔據着，直到姓陳的死後，我覺得伊還是未能忘情於地下長眠之人，對於我沒有更深的進步，伊的心我還是不能完全明瞭，此時伊又和黃美雲到上海去，說不定美雲的哥哥必然也是滬上遊侶的一份子。那麼他們也很快活的。我反而躲在家裏，辜負了春光，相形之下，未免不平，那麼我偶然到別處去尋歡一下，也未必見得就對不住慧君吧，想到這裏，心上安慰了許多，又默想那王君榮在館子裏說的幾句話，和蘭心別墅裏諸青年歡聚的情形，真覺得人生最難得的就是歡娛，自己若不遇王君榮，也不能知道南京之中有那樣快樂的地方呢，自己本來不甚歡喜跳舞的，爲什麼和錦花一舞以後，便覺得津津有味呢，錦花說明天要到這裏來，大約這句話是真的，伊是善於交際的女子，當然會驅車而來，我倒要打疊起精神去招待伊呢。杜粹在床上想來想去，只是在錦花身上，加以方纔喝過了數杯咖啡，情緒很是興奮，不想睡眠，直到天色將曙時，不知從那裏送來數下禪院裏的晨鐘聲，他聽了，方覺腦中清醒一些，自己有些好笑，何以爲了一個女子，竟會如此顛倒起來，難道相交數年的慧君反不如伊嗎，像項錦花那樣的人，雖是够人陶醉，然而總覺得浪漫一些，我和伊祇可逢場作戲，偶一接近，不可迷戀在心頭的啊，今日伊要到我家裏來，我不過一盡主人之誼罷了，我還是不要忽略了慧君想到這裏，思潮漸漸平靜，朦朧睡去，等到醒來時紅日上窗，已近十一點鐘了，連忙披衣起身，叫下人打水進來，洗過臉後，走下

樓來，杜太太已唸好了經，和綺霞明寶等一同坐在客堂裏，明寶見杜粹走來，便說道，哥哥，昨晚同那王君榮去赴什麼會的。怎麼到了夜深時始歸。綺霞也帶笑問道，叔叔可是看戲的，否則宴會何以如此長久，杜粹笑笑，我老實告訴你們吧，昨晚同學王君榮邀我到蘭心別墅去參加一個聯歡會，在那會裏都是些青年男女，藝術家音樂家文學家都有的，明寶早嚷起來道，那麼你是什麼家呢，為什麼不帶我同去，使我也好玩，杜粹搖手道，那邊像你這樣年紀小的人一個也沒有的，帶了你去，不是笑話嗎，況且席散時又有跳舞，沒有小孩子參加的，明寶道，跳舞嗎，我很歡喜看的，是不是什麼梅花歌舞團，我愛聽他們的唱，愛聽他們的盤絲洞，年紀輕的小姑娘，扮着蜘蛛精，跳哩唱哩，煞是好頑的，杜粹笑道，小妹妹你別要東瓜纏到茄門上去，那裏有什麼歌舞團呢，我門的玩意兒是一種茶舞啊，你懂什麼。綺霞笑道，那麼叔叔昨晚和誰同舞的呢，杜粹微笑道，那邊舞侶很多，但我和姓項的舞的次數居多，所以到了夜深始歸，綺霞道，姓項是誰，我們却不認得，你以前沒有提起過此人啊，杜粹道，我和伊也是第一遭相逢呢，是我同學王君榮介紹的，昨晚就是伊用汽車送我回家的，綺霞道，伊的芳名是什麼，大概是一個富家女子了，杜粹點點頭道，不錯，伊名錦花，家住龍蟠里，伊的父親在世時曾做過官，所以伊是個大家閨秀，綺霞笑道，大家閨秀却這樣重易和陌生男子跳舞的嗎，不要是個浪漫女子啊，杜粹道，

她是交際花，沒有什麼男女顧忌的，伊的交際似乎很廣闊，綺霞道，生得美麗嗎，杜粹道，容貌很好，態度又是十足摩登，伊說今天要來拜訪我，停一回你們瞧吧，明寶不覺嘆起
來道，哥哥專喜結交女朋友，慧君姊姊不是和你很好的嗎，現在伊到了上海去，你又到外
邊去和不相識的女子跳舞，做什麼呢，那姓項的又不是你的同學，等到慧君姊姊回來時，
要不要我去告訴伊，杜粹對明寶緊瞧了一眼說道，沒有什麼關係的，不用你多嘴，杜太太
起先聽着他們問答，只是靜聽不響，現在見杜粹喝住明寶，便忍不住說道，明寶的話說得
也不錯，你不要在外胡亂結識，有了一個女朋友已够了，杜粹笑道，朋友之數豈有限制的
，那校裏女同學也很多，不過我和他們都沒有什麼往來罷了，交友是不一定的，情感好的
不妨友誼長久些，感情不好的，真合着蘇東坡的詩「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何以膠執着呢，綺霞點點頭道，叔叔倒也說得曠達
，然而一個人往往事到其間，無從擺脫，怎能說得定呢。伊說了這話，頓覺自己不應如此說
，遂縮住了別轉身去，撫摸着明寶的頭髮，杜太太問杜粹道，那麼項小姐今天一定要來的
嗎，杜粹道，是的，還有伊的朋友魏明霞小姐一同來，我們早些吃！午飯，等候他們來便
了，杜太太笑道，現在的男女交友竟這樣容易，我倒要瞧瞧那位項小姐是個怎樣的人呢，
杜粹道，母親你等着吧，說着話就走到書房中去。四下端詳。重行佈置了一回，又教下人端

盪清泉，烹好上等的細芽香茗，以及精美的茶點，等到吃過飯後，杜太太和綺霞明寶等都坐在樓下客堂裏等候，杜粹却常常走到門外去瞧瞧錦花等可來，但是直到三點鐘還不見倩影來臨，杜太太對杜粹說道，癡兒子，你真要上人家的當，想他們不過口頭上說一句話罷了，你却當了真，那些摩登女子說到那裏是那裏的，豈像潘小姐都說老實話的呢，杜粹給杜太太一說，心裏也有些忐忑起來，綺霞道，她們可說定時候嗎，杜粹搖搖頭道，時間沒有說定，不過項小姐不像騙我的樣子，杜太太一披嘴說道，讓她們不來也好，正說着話，一個女僕跑進來說道二少爺，外邊有兩位小姐要見你。杜粹欣然道來了。到底不是騙人的，他馬上跑了出來，杜太太對綺霞笑了一笑，大家立起身來向外望着，先聽咕咯咕咯的高跟革履聲響，接着便見杜粹陪着兩個花枝招展的女郎走將出來，眼前頓覺一亮，鼻子裏又聞到一陣芬芳之氣，中人欲醉，靠近杜粹身邊的一個女子身材更細，穿着一件色彩鮮妍的軟綢緞絨旗袍，衣袖短到臂灣裏，胸前戴着桃紅色坎肩，更是奪目，手裏挾着一隻桃紅色的皮夾，那一個穿着一件綠底銀花的襯絨旗袍，外罩一件單大衣，手裏提着一隻柯達克照相機，兩人都燙着頭髮，脚上又穿着新式的皮鞋，臉上都是塗粉抹脂，裝飾得非常摩登，神彩飛揚，和慧君又不同了，杜粹笑嘻嘻的陪着走到客堂中，便代他們介紹，方知靠近杜粹走的就是項錦花，那一個就是魏明霞，二入見了杜太太，都叫一聲伯母，杜太太等自然

含笑相迎，招呼到書房中去坐，僕人獻上香茗，杜粹親自拿着茶盆敬給二人吃，二人磕着瓜子和杜粹等談話，毫無羞澀之態，綺霞在旁瞧着，自嘆不及，杜太太見項錦花右手手指上，戴着一隻鑽戒，晶瑩照眼，估計起來非二千金不辦，又瞧伊耳上懸的長珠環都是又圓又光的，珠光寶氣，果然是大家閨秀。且也並不見得十分浪漫。遂向伊問問家世。錦花說出來都是值得誇耀的。又知伊曾在藝術大學裏讀過兩年書。因爲生了一場病。所以輟學的。魏明霞也是富家之女。明霞的父親做過局長。現在到海外去了。杜太太談了一歇。便和綺霞明霞等都走出去了，書室中祇有杜粹錦花明霞等三人。講起昨宵的事來，大家很是歡洽，杜粹又指着照相機問明霞道，魏小姐擅長攝影術的嗎，明霞答道，這個不是我的，乃是錦花姊的，我不過代伊拿着。杜粹又向錦花問道，你大概精於此道的了，錦花笑道，我剛纔學習哩，今天明霞約我代伊攝影。所以帶了出來，我是不會攝的。你會攝嗎。杜粹道，會是的，不過攝得不好。錦花道。你代我攝幾張可好，杜粹點點頭道，可以，但攝得不好時不要笑我，我這裏也有照相機的，但沒有你的好罷了，錦花道，不要客氣。你代我們攝影去吧，回頭向窗外一瞧道，那邊有花有樹，我等先攝一影好嗎，一邊說，一邊立起身來，杜粹也立起身說道，待我試試看，便去取了自己的照相機出來，陪二人走出書房，來到庭中，指着那邊開着花的鐵梗海棠說道，請你們立在樹下攝一影，那麼可以稱得「人面桃花相映紅」。

明霞道，這鐵梗海棠開得正是爛明豔，像桃花一樣，錦花一拉明霞的手腕道，我們去攝吧，明霞將單大衣脫下，挽在臂灣裏，一同走到那邊樹下，左右立着，明霞右臂向上靠在樹上，身子微斜，錦花却一手攀住垂下的花枝，一手叉在腰裏，對着杜粹張開嘴，一臉笑容，杜粹對準了光，正要攝取時，明霞忽然說道：錦花姊張開着嘴想吃天鵝肉嗎？這一句話引得錦花格勒一聲。笑將出來。明霞見錦花笑了笑了。不覺也杜粹見他們一笑，便不好攝。祇得說道：請兩位忍住笑別動。否則都要像開口和合的。但是二人聽了杜粹的話。非但不能忍住，反而格外笑得厲害。左傾右擺的幾乎站不定。綺霞和明寶聽得笑聲。都來觀看，隔了一回。二人好容易忍住笑，讓杜粹攝畢，杜粹道，這裏沒有什麼風景，還是到外邊去攝吧，錦花道，那麼我們去遊玄武湖可好嗎，杜粹答應一聲，二人便要立刻就走，遂到杜太太面前去告辭，杜太太道，兩位小姐難得來的，怎麼點心也不吃，便要去呢，杜粹把他們遊玄武湖的話告訴了，杜太太說很好，時已不早，你們可以就去了，於是錦花明霞別了杜太太等，由杜粹陪着，走出了杜家，雇了一輛汽車，坐到了玄武湖，他們目的來攝影，所以只揀好地方去攝，有時錦花獨自留影，有時明霞獨攝，有時雙妹並照，杜粹也攝了一影，是錦花代他攝的，園中遊人甚多。綠水激澗。小艇盪漾錦花便提議坐船於是三人坐了一隻小舟到湖中去。杜粹自己拿着槳坐在船首。錦花明霞同坐中間，各掉一槳，三個人努力地盪開去，把前

面的小艇追出了不少，大家莫不對他們注意，到得綠陰深處，三人有些力乏，輕輻地放下蘭槳，讓這小艇在水中自己慢慢地盪着。上面綠樹遮蓋，如張翠幙，睨視黃鸝隔着葉在枝頭輕弄好音，杜粹背轉身向錦花等對坐着，喁喁而談，鼻子裏聞到馥郁的香味，幾不辨是花香和人體之香，此時杜粹覺得已被環境陶醉了，良久良久，約有二十多分鐘的光景，他們又擺動着槳駛開去，杜粹瞧着水中的倩影，不由心裏陡的一動，想起了到上海去的那個人兒，伊人伊人，宛在水中央，不過鏡猶是也，而人則已非，溶溶秋水也變成了粼粼春波了，錦花忽然帶笑問道，你低着头想起心事來嗎，杜粹搖搖頭，把手中槳指着水中的倩影道，不，我正在瞧着水中的倩影呢，錦花橫波一笑道，什麼豔影不豔影，你何必向水中看，請你看我們的人究竟豔不豔，杜粹道，影而稱豔，那麼人更豔了，我不敢唐突西施，錦花把左手一掠雲髮道，我們都是無鹽，那裏敢當西施，這時背後有一小艇已駛近他們，舟中坐着三個紈袴少年，六道目光一齊注射在綺花明霞身上。嘴裏却哼哼的唱着歌。跟着他們而行，杜粹的小艇快，他們也快，慢時他們也慢，錦花白了一眼道，真討厭，我們不要坐船了，回去吧。杜粹道。我請你們去吃館子可好，明霞道，還是看影戲吧，國民大戲院今天映的雙蝴蝶是很好的片子，你可請我們去看嗎，杜粹道好的，我一准奉陪，不知項小姐意興如何，錦花笑着點點頭道，我跟你們一同去看看也好，三人划到了原處，便捨舟登陸，回

頭瞧着那尾隨的小艇兀自在湖中蕩漾，舟中人指着杜粹等噤噤咕咕的不知說些什麼呢，三個人遂慢慢兒的踱出五洲公園，這時夕陽啣山，西邊一抹紅霞映着綠樹，很是好看，而東邊的天空裏淡月一鉤，已露出伊的俏面龐來窺人，杜粹提着照相機，和錦花等說說笑笑，剛走到園門口，忽聽背後有人嬌聲喚道，杜先生，杜粹不由一楞，三人一齊回身瞧時，祇見有兩個年紀很輕的女子，身上都穿着暗色布的單旗袍，頭皆截髮，臉上敷粉，像是小家碧玉的樣子頗有幾分姿色。三脚兩步的跑過來。杜粹認得他們就是李四寶和錢元珍，便點頭說道。你們也來這裏遊玩的嗎。李四寶手裏搓着手帕子。嘻開着嘴說道。是的，我們現在要回去了，方纔瞧見背後影，我說是杜先生，錢元珍說不是，我遂喊了一聲，哈哈，果然是杜先生，黃先生和潘先生沒有一同來嗎，李四寶一邊說，一邊向錦花明霞二人緊瞧不已。杜粹答道。他們到上海去玩了。李四寶道。下星期一我們要讀書了，潘先生可要回來的，杜粹道，自然要回來的，你們到這裏玩很遠啊，錢元珍道，我們一半是走，一半坐車子的，都是前次潘先生講起南京的風景。說這裏的玄武湖風景美好。所以我們在春假中來此一遊了。杜粹又點點頭，李四寶和錢元珍見杜粹不說下去。便立正了向他行了一鞠躬禮。然後走開去，杜粹仍伴着二人走出園門，錦花問道。這兩個是你的女弟子嗎。杜粹遂把他們學生會辦的義務夜校的事約略告訴一遍，錦花聽了，說道，你又是教育家呢，杜粹道，不敢當的，

於是他們又坐着汽車，到得貢院西街，杜粹陪着二人走到金陵春番菜館中去用西餐，錦花明霞都是在外交際慣的女子。杜粹請他們點菜。他們也就不客氣。各點了數樣。又喝幾瓶啤酒，一邊吃，一邊和杜粹談笑，雖然初次交友，却已像彼此很熟了，吃罷西餐，杜粹付去了鈔，又一同至國民大戲院去觀電影，坐的樓上座位，這張雙蝴蝶是香豔旖旎的言情歌舞鉅片，三人看得很是滿意，散出來時，錦花對杜粹說道，今日多多叨擾，謝謝，我們再會了。明天是星期六。我有些小事情不能夠出來，後天星期日我想請你在上午就到舍間來盤桓，聊備一些粗肴，請你吃一頓苦飯，貴姊也請做個陪客，不知你可能不我退棄，惠然肯來，杜粹微欠着身子答道，承蒙寵召，我必來趨謁，順便拜見伯母大人，錦花笑道，不當的，不過一准請你前來，不要失約，杜粹答應一聲是，我代你們去雇一輛車子坐着回去吧，錦花道，你今天款待我們十分週到，諒必也疲乏了，請你就回府休息吧，我和明霞同行，自會雇車，不必再費你的心了，說着話，伸出玉手來讓杜粹握，杜粹和伊緊緊握了一下手，又和明霞握了一下，說道，再會再會，願你晚安，遂別了二人，走向街頭去，錦花等也望東邊走去，杜粹坐着一輛車兒回到家中，他母親正和綺霞坐在房中講話，明寶在一邊看小朋友畫報，杜粹叫應了他們，杜太太遂說今天你該樂了，在什麼地方吃的晚飯，杜粹一一告訴了他們，綺霞只是瞧着杜粹微笑，杜太太却說這種富家女子舉止豪華，恐怕

你和他們相交不上的。杜粹笑了一笑。也不說什麼，走向自己房中去，把照相機所攝的軟片取出來洗過，在燈下照視攝得都不錯，心中很喜，遂放好了。預備明日晒出。又一摸身邊的錢，半日之間竟用去了二十多元，以前自己很少這樣浪用的，然而對着錦花等似乎還處處見得平常呢，他獨坐着想了一回，錦花倩影已印在他的腦海中，雖欲制止而不可得了，次日早晨起來。他也不出去。便將昨天所攝的小影從映晒，晒在片子上，果然張張都好，而錦花婉媚之態更是可人意兒，遂自己留下一份，又代他們各留了一份，明寶應見伊自己和錦花合攝的影，奪了一張去給伊的母親和嫂嫂看，杜粹爲了這幾張照片，整整忙了半天，到得星期日的上午，他換了西裝領結，修飾一番，又換上一雙新購的革履，帶了照片，告知了杜太太，便出了自己家門，坐着車兒，趕到龍蟠里去拜訪錦花。

第十回 華屋聆高論聯歡新雨 香車載芳侶沉醉東風

一間陳設精雅的大會客室中。大菜檯邊坐着幾個人在那裏談話。一個坐着主位的乃是四十歲以上的婦人，身上穿着一件很緊窄的襪絨旗袍，外罩一件緹馬甲，頭上也截着髮，臉上也敷着粉，是個半老徐娘，丰韻尚存。右面坐着兩個年輕貌美的女郎。左邊却坐着一個丰神俊秀的少年，態度很是恭敬，瓶花含笑，芳澤襲人，彼此心裏都覺得異常快慰，那少年是誰

呢，不問而知踵門訪美的杜粹了，至於那四十以上的婦人便是錦花的母親盧氏，杜粹到了項家，和錦花明霞相見後，錦花立即請伊的母親出來代杜粹介紹，因為錦花在昨日已將自己怎樣認識新朋友，以及約杜粹來家吃飯的事，一一告訴了伊母親，而盧氏膝下祇有這一個千嬌百媚的女兒，當然鍾愛非常，一向放任慣的。錦花要怎樣便怎樣。而伊的脾氣也是養成得十分驕恣，女兒長大了，得了一些學問，便自作主張，父母也奈何伊不得，伊在外邊交際，盧氏也都知道，且以為自己女兒聰敏活潑，將來可以嫁得如意郎君，成美滿的姻緣，因此這幾年來雖然常常有人來作撮合山，而伊不敢把伊的女兒許配與人，錦花曾對伊母親說過，在現今的時代。兒女婚姻必由自己作主。不然毋寧死，伊的婚姻問題絕對不願任何人參加意見的，盧氏一半溺愛，一半降服於伊女兒的學識，更加不敢作主了，然而伊一生所說沒有別的事了。總希望早早得一個乘龍快婿。在人前誇耀誇耀，現在聽錦花說起杜粹如何品學兼優。是南京大學的高材生。所以在杜粹來的時候很願自己見見他，及至相見之下，果然溫文爾雅，一些沒有俗氣之氣，談吐之間，非常大方，毋怪自己女兒看得上他了，遂向杜粹問問世家，杜粹很恭敬的作答，盧氏笑逐顏開。知道他尚沒有和人家訂婚。更覺安慰，錦花在旁聽伊母親和杜粹絮絮地問答，只是臉上笑嘻嘻地和明霞吃着巧克力糖，盧氏講了一回話，覺得這樣要使錦花和明霞覺得太冷靜了，遂對杜粹說道，杜少爺，錦花的學問

是很淺薄的，請你時常指教伊，今天可在此用午飯，千萬不要客氣。你們在此坐談。我尙有些事，恕不奉陪了。杜粹只是謙謝，盧氏說完了話，便走出客室去了，錦花等伊母親走後，便對粹笑了一笑道，我母親的話不是說得太多嗎，你要不要厭惡，杜粹道，不敢不敢，伯母大人一片好意，向我垂詢，我起有憎厭之理，明霞道，年紀大些的人大都如此的，你看今天伯母對於杜先生很是慇懃，恐怕換了別人，便不見得如此啊，錦花聽了這話，對明霞緊看了一眼說道，何以見得，我母親待人接物一向很好的，伊常說我脾氣太大，愛擺架子呢，杜粹微笑道，伯母果然是和藹可親。項小姐的性情也是很好的。並不見得擺架子啊，明霞接口道，你沒有瞧見錦花姊擺架子的時候呢，錦花一拉明霞的手腕說道，我怎樣擺架子，你說一說，明霞笑道，你要說嗎，你擺起架子來時，身坐水濺洞，手執金箍棒，許多兒孫齊拜伏，四圍妖魔都倒躲，厲害不厲害，杜粹聽着，哈哈的笑起來，錦花啐了一聲道，好，你罵人嗎，明霞道，我沒有罵你，錦花道，你說我像孫行者，還說不罵我呢，明霞道，孫行者是齊天大聖，曾經大鬧天宮，天神天將都被他使動金箍棒打得落花流水，我就是形容你厲害啊，錦花道，你罵了人還要狡辯，我是孫行者，你是豬八戒，明霞把一手掩着面笑道，啊啲，提起豬八戒這副尊容，嚇死人也，你不是罵我嗎，錦花道，這叫做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誰教你先撻苦人家呢，明霞又笑道，好了，那麼彼此抵過，你放手吧，錦

道，花我要你討了饒方纔罷休，明霞道，這不是顯見爲的厲害，我偏不討饒，看你怎樣擺佈我，錦花道，我怎樣擺佈你呢，將來自有人擺佈你的，現在我要罰你請客，明霞道奇怪了，今天你不是請客嗎，怎麼賴在我的身上來，錦花道，你不要發急，不要你化錢的，明霞道，不化錢又怎樣請客，錦花道，我今天請客，肴饌件件都有，祇少一樣主菜，明霞道少什麼，錦花指着伊笑道，就少你一樣填鴨，把你請客可好，明霞聽了，臉上不由一紅，說道，啐，你要把我請客嗎，還是你現成的清燉雞先請了客再說吧，兩人這樣說着，都不禁笑將起來，杜粹在一邊聽着看着，當然也覺得十分好笑，只是不便插話，錦花又說道，霞姊，你說我厲害，這張嘴也未嘗不兇啊，誰教你先來挑釁，請杜先生評評理看，杜粹乘此機會說道，我來做和事老，好不好，善戲謔兮，不爲謔兮，你們倆一個兒半斤，一個兒八兩，不要傷了和氣，錦花聽了，便將明霞的手放下道，好，有你做和事老，我就饒你一次吧，明霞縮回了手，一掠雲髮，對杜粹說道，我們是戲謔慣的，再也不會傷和氣，要說我們太狂放了嗎，杜粹道，那裏話，足見得你們的天真可……說到這裏，把一個「愛」字縮住在喉嚨邊，沒有出口，錦花指着檯上茶點說道，請用些，何以這樣客氣呢，杜粹伸手抓了一些瓜子，慢慢嗑着，且說道，光陰真是過得很快，霎霎眼一星期的春假便要過去，明天校中要上課了，明霞道，我們現在出了學校，却天天覺得空閑，很想找些事情做做，但

是自己的才能淺薄，不足以勝任啊，錦花道，我的感想也是如此，並且覺得自己不慣在人矮簷下供人驅使，不做事也罷，做到了事的時候，總求能够出人頭地，不居人後纔好，杜粹點點頭道，真所謂不鳴則己，一鳴驚人，錦花笑道，雖不敢說驚人，而也要使人家能够知道，否則庸庸碌碌，與雞鶩爭食，還是乾脆地不做事好了，杜粹聽錦花這樣說，暗想伊說的話似乎太誇大了，喜歡說大話的人往往未能見之事實的，但也不便去駁伊，錦花說道，所以下半年我想到上海去讀法律，將來做女律師，獨樹一幟，也可以爲我婦女界多出些力，杜粹道，我希望將來真個能够達到你的志向。爲婦女界放一異彩，錦花笑了一笑，明霞忽然向杜粹問道，你前天代我們攝的小影，可晒出來嗎，杜粹道，啊，我祇願講話，幾乎忘記了，一邊說，一邊從衣袋裏拿出兩個粉紅色的小信封，說道，都已晒好，我代你們分開各一份，不知二位可要笑我不會攝嗎，錦花和明霞接在手裏，從信封裏一張一張的拿出來看，都說很好，杜粹道，僥倖沒有撮壞是了，二人又謝了一聲，明霞便放在伊的手皮夾裏，錦花却拿去給伊母親看，一回兒又走來說道，肚子餓了吧，再等一刻鐘可以用飯了，隔了一刻鐘，女僕來請吃飯，錦花使陪着杜粹明霞走出會客室，打從迴廊裏走到餐室中去時，忽然旁邊一個小門裏跳出一頭巨獒來，全身毛色黃白相間，足長嘴尖，一雙黃色的眼睛睜得可怕得很，飛快的跑到杜粹身邊，驀地聳身一躍，兩爪搭到杜粹的肩上，

杜粹不防有這麼一下的，大吃一驚，正想抵禦，可是已不及逃避，明霞在旁也不覺失聲狂喊，幸虧錦花回轉身來，嘴裏喊一聲却利，雙手不住的搖着，那巨獒遂捨了杜粹，跑到錦花身邊，向伊玉臂上嗅了一下，搖頭擺尾的十分親暱，錦花把手在巨獒的頭上摸了一下，說道，却利去吧，別驚了客人，那巨獒聽了這話，又對杜粹看了一眼，掉轉身跑去了，杜粹伸着舌頭說道，嚇得我够了，今天若沒有二位同在，我一定要被他咬一口呢，錦花道，却利是我叔父養着的，非常勇猛而靈敏，見了陌生的客人往往放出兇惡之狀，但是你瞧見牠套着嘴罩嗎，此刻不會傷人的，對不起得很。杜粹笑笑。三個人一同走進一間餐室，錦花的母親盧氏也走進室來，四個人遂分賓主坐定，杜粹見桌上放着許多餚饌，連忙向錦花母女說了幾句客氣話，盧氏却說簡慢的，錦花親自取過一瓶白蘭地來，方要開飲，杜粹道，這個恐怕太烈吧，我是不大會喝的，錦花道，那麼喝葡萄酒可好，杜粹點點頭道，最好了，錦花便教女僕取過兩瓶葡萄酒來，代杜粹斟上一杯，這杯子是非常玲瓏，葡萄酒斟在杯中，透出鮮豔的紫色來，真是葡萄酒夜光杯了，錦花很歡喜喝酒的，便一杯一杯的勸杜粹飲，女僕托着熱菜，也是一道道的送上來，四個人一邊吃，一邊閒談，兩大瓶葡萄酒早已喝個罄盡，席散了，盧氏便問錦花道，停會你們要不要同杜少爺去看電影，錦花道，還沒一定，杜先生可想到什麼地方去玩，杜粹道，無成見，我們在此談談也好，錦花

道，可惜這裏不像上海，還沒有跳舞的地方，否則我最歡喜跳舞，盧氏道，癡妮子，你獨知道跳舞，但這又有什麼意味呢，我想下半年你還是繼續求學去吧，否則人家也要笑你太好玩呢，錦花道，人家的說話我向來不管的，若教我去求學，我就讀法律，一邊說，一邊陪着杜粹明霞仍回到會客室裏去，盧氏又走去了，到得室中，隨意坐着，下人送上三杯可茶來，錦花又取過幾隻花旗蜜橘，用小洋刀切了，請二人吃，自己又去開了收音機，恰巧唱着漁村之歌，錦花也和着唱起來，「潮水漲，波聲狂，漁船飄飄出漁鄉，……」

「明霞在一邊擊着節，杜粹坐在沙發裏，雙手支在膝上，靜坐着聽，一回兒歌聲終止，跟着梵亞鈴和鋼琴合奏，播出發士樂聲，錦花不由跟着樂聲旋轉着姣軀，做出跳舞的姿勢來，杜粹和明霞看了，都覺好笑，明霞道，算了吧，這裏不是舞廳，你做什麼起舞，下次聯歡會上你再去舞吧，錦花對杜粹帶笑說道，杜先生，到時請你必要去的，我來通知你，好不好，杜粹道，好，明霞道，我們不要聽了，到什麼地方去走走，錦花道，到那裏去呢，你們想看看，這裏我玩得多了，覺得沒有什麼地方去，我想以後還是

一起到蘇州或上海玩幾天吧，明霞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我們先解決了今天，錦花道，震姊，你說吧，明霞道，還是去看電影，你請客可好，錦花道，今天當然是我的東道了，便停止了收音機，取過一張本地報紙，看了一下說道，國民大戲院今天開映雙雄奪美記

，是在蠻荒所攝的，我們看多了豔情片，換了口味也好，明霞道，好的，杜粹道，我們不必多坐了，就去觀電影吧，杜粹說道，很好，伯母在那裏，我要去告辭一聲，錦花道，不必的，剛說着話，盧氏又走來了，向他們問道，你們究竟要不要出去，還是……

……錦花早搶着說道，我們要去觀電影，杜粹正要向你辭別，盧氏帶笑說道，不敢當的，今天怠慢得很，杜粹謝了一聲，於是三人別了盧氏，走出室去，只見那頭却利又從刺斜裏跳躍而來，杜粹見了他，不免有三分膽怯，便緊傍着錦花，很注意的防備着，錦花叫了一聲却利，却利早直立起來，錦花道，不要糾纏，下來，却利遂一伏身子，蹲在地上，錦花回頭陪着杜粹等走出大門，却利又追將上來，明霞道，却利要跟我們出去，你不要帶了同行，錦花道，却利不肯安靜的，不能帶他出去。萬一失蹤。我叔父和三姨是十分心愛的，必要怪我了，遂將手向却利頭上一拍道，你到家裏去，不要再跟我，却利聽了這話，果然立定不跟了，三人走到馬路上，錦花道，今天我叔父有事，不能借用他的汽車，祇好坐人力車去吧，杜粹道，一樣的，時間還早哩，三人遂雇了三輛人力車坐着到國民大戲院，錦花買了票，一同進去，並肩而坐，銀幕上正映新聞片，接着便映雙雄奪美記，果然非常奇險而緊張，黑人野獸，火山深淵，都是蠻荒奇蹟，三人看得很是滿意，映畢，散出院來，因為魏明霞晚上有一處應酬。急欲回家去。於是三人握手分別，錦花對杜粹說道，明天要到

學校了，下星期六倘然有暇，請到舍間來盤桓，杜粹隨口答應了，回到自己家中，杜太太便向他細細問詢，杜粹把項家情形略說了一遍，杜太太道，我瞧伊手上戴着的一隻鑽戒，顆粒不小，光亮得很，價值二千多金，可見伊的闊氣了，面貌也生得着實不錯，惜乎太喜交際了，怎麼一認識你，便你來我往的做起朋友來，我們做小姐的時候，男女授受不親，怎能像這個樣子呢，杜粹笑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母親你怎能把你做小姐的時候來相提並論呢，杜太太道，是啊，所以你和潘小姐交友，我也並不覺奇怪。總是很贊成的。不過你和潘小姐是同學，尚可說，至於現在那項魏兩位小姐突如其來的，教我怎不奇呢，杜粹道，朋友都是交際出來的，有何奇怪，他們倆是交際之花。所以一見如故。沒有甚麼拘束了。說罷。便走開去了。次日到校。在上課的時候，不知怎樣的常要想起蘭心別墅聯歡會之樂。以及項錦花活潑流麗的姿態。散課後。他去找慧君，恰巧慧君和黃美雲走來看他。三人遂一同坐在健身房門前的鐵椅上談話。杜粹先問道。二位這一遭到上海去。想必遊得很是暢快。可能告知一二，慧君遂說到滬後第一件事就是去參觀義務學校，果然規模甚大，自己曾詳細寫了一篇，隔一天修正好了可以給大家看，又有古物陳列會參觀記一篇，同時抄出，此外又到幾個有名的公園裏去遊玩過，星期六又到乍浦去了一回，星期日便回來了，所以繁華之場却絕少涉足，杜粹聽了說道，你們去得可謂不虛了，可惜我未得追隨，慧君聽了他一

眼說道，你怎說這話，我也曾邀你同遊，你爲什麼不高興同去呢，杜粹被伊這樣一說，倒覺得有些不好意思，搓着手又說道，這也沒有什麼不高興，因爲我是不預備去的，慧君道，你府上有事嗎，杜粹想起前話，只得說道，也沒有什麼大事情，有一個親戚爲了田地的事情，要來和我商量，可是也沒有來，美雲道，那麼你在這春假中難道沒有出去一遊嗎，杜粹搖搖頭道，沒有，因爲出遊是要有伴侶的，在家裏悶得很，祇同我妹妹到第一公園去走了一回，恨不得馬上就開學呢，二人不知杜粹打誑，深信不疑，杜粹又問美雲道，令兄在滬上大約也放春假的，有沒有陪伴你們去遊玩呢，美雲點點頭道，是的，我哥哥陪我們遊玩了數天，乍浦之行也是他發起的，杜粹聽了，不覺默然，慧君又和杜粹談些義務教育的事，杜粹只是唯唯而已，慧君覺得杜粹似乎在那裏轉他自己的心事，所以談了一回，大家起身走開，到得晚餐以後，杜粹仍照常陪慧君到夜校裏去，這天黃美雲也有課，所以二人同行，到校後照常上課，這夜校裏自從斥退了詹尹二人以後，校風更見整飭，學生都謹守秩序，可見害羣之馬不可不除去的，不過這時候正是養蠶時節，婦女們少了一些，但是李四寶等却仍到校，慧君正上他們的課，上課時慧君挾了講義和粉筆匣，剛要走出教室去，李四寶忽然笑嘻嘻的挨近身來，向慧君說道，潘先生在這春假裏可是到上海去的嗎，慧君一笑道，奇了，你怎知道這事呢，誰告訴你的，李四寶道，杜先生，慧君道，你什麼時候

遇見杜先生的，李四寶答道，恐怕是星期五吧，我因為以前聽你說起玄武湖的好風景，所以我約了同學馮元珍一同去的，在園中曾瞧見杜先生和兩個摩登的女子也在那裏玩，我叫應了杜先生，問起潘先生，他纔告訴我的，慧君聽了，不由一怔，別轉臉去向外邊望了一望，見杜粹沒有走來，學生們都在院子裏紛紛雜談，喧笑的聲浪很大，無人注意到這裏，遂笑了一笑，又問道，你可認識這兩個摩登女子是什麼人，這裏可曾來過的，李四寶搖搖頭道，沒有沒有，他們都生得非常美麗，身上服裝也比較潘先生等摩登得多，頰上塗着胭脂，走近身邊香氣觸鼻，有一個和杜先生並肩而走的，手上還戴着一隻晶瑩的金鋼鑽戒指呢，杜先生提着照相鏡，陪着他們說說笑笑的同行，大約是他的女朋友了，慧君點點頭道，不錯，他們是杜先生的朋友，說着話便走回教員室去了，見杜粹正和黃美雲等在那裏高談闊論，他也不便去向杜粹查問究竟，坐在自己寫字檯上，拿着一本書看，心裏暗想這件事不免令人可疑，杜粹明々和自己，說過沒有到什麼地方去遊玩的，怎麼他曾去玩賞玄武湖之春呢，奇了，但是李四寶所說的一定不是子虛烏有，一則伊何從而知我到上海的事，二則伊爲什麼這樣告訴我呢，當然杜粹是去過的，他預備隱瞞着我罷了，那麼這兩個摩登女子究竟是何許人也，倒令人索解不得了，我知道他平常時候女友是很少的，在校中他祇和我一人最親近，其他的女同學都十分淡漠，即使有人和他交友，我和黃美雲等總有一

些知道的，決不會絕無聞見，如此看來，一定是外邊新交的女友了，然而他在我面前始終沒有洩漏過，守口如瓶，我一向以爲他爲人是很誠實的，那裏知道他也是不可靠的呢，唉，世間男子的心真是波譎雲詭，不可捉摸的，像我和杜粹交友已有四年，不可謂不深了，然也不能完全知道他的心，其他又有何說，除非那地下的益智可說得彼此知心了，現在這件事我也不便去問杜粹的，祇好由他去休，他有他的自由，言之無益，我何必做什麼癡人呢，伊這樣想着，多情而善感的心又起了很多的感觸，一個頭漸漸低沉，幾乎碰到書面上，黃美雲驀地走過來說道，啊喲，上課時間已過了四分，怎麼還不搖鈴呢，慧君被這一句話提醒了。伊抬起頭來。黃美雲早搶着把伊檯上的鈴兒拿在手中，叮零叮零的搖出去了，於是大家都走去上課，這天夜裏慧君回到校中，看了半點鐘的書，睡鐘早已噹噹地敲動，於是和黃美美等各自解衣安眠，但是伊睡在枕上，只是胡思亂想，睡魔不來，想想方纔李四寶說的話，情感深厚的杜粹却仍是不可信賴，前途真是空虛得很，心靈上更覺頹廢了，啊，益智說的話真是不錯，人生真如天上的浮雲，刻刻在那裏變幻的，世事無常，人心難測，豈能認真呢，杜粹既有新交的女友，任憑他怎樣吧，橫豎益智死後，我這個心已是粉碎，一時難以振作起來的了，我還是努力於教育，照我的素志做去，爲我女界謀幸福，別的問題不妨暫時丟開在腦後，不必再縈繞於胸中了，想到這裏，心中便覺釋然，聽聽室中同

學們軒聲大作，都已深入黑甜鄉裏，而自己却輾轉反側，難以合眼，臉上熱烘烘的升了火，又聽黃美雲在睡夢中作嘔語道，哥哥，你看慧君的爲人不是才貌都佳，合得上你的心想嗎，要不要我來做媒，哈哈，你……你……你……一回兒又寂然了，慧君聽得很清楚，心中又不覺一楞，遂想起自己在春假中滬上之游的情景來，美雲的哥哥天樂果然十分慇懃的，我們一到上海，他早在車站恭候我們了，又雇了汽車送我們到大東旅館吃晚飯，隔一天又陪我們去遊兆豐花園，和法國公園又陪我們到古物展覽會去參觀，又請我們到大光明影院觀電影，又請我們看馬戲，看足球比賽，後來乍浦之游也是他慇懃而成的，一星期的光陰雖然無多，而天樂招待得很忙的了，我以為有他的妹妹在一起，也就沒有客氣，叨擾了他許多，雖知他人也是別有用意的，唉，杜粹尙不可恃，何況天樂，他們不知道我已受了極大的創痕，人琴之痛，無時能忘，再沒有什麼心思去和他人週旋了啊，我想最好的方法，以後還是少和他們交際，可以免去許多煩惱了，伊想了多時，直到夜深，方纔入夢，次日起來，腦中微覺有些脹痛，忽然接到天樂從上海寄來的一封信，無非寫些道念的話，景慕的詞，伊一笑置之，且待有便時再行作覆吧，下課時見了杜粹，依然裝作無事，也不去問他，從這天起伊除了義務夜校的課程照常很熱心去教授，每日孜孜矻矻的預備畢業考試的功課，別的事一切都冷淡了，杜粹有幾次邀伊到家中去盤桓，可是總託故不出，

杜粹覺得慧君的心對他冷淡了許多，反而不及陳益智生前的光景，這豈不是和他的理想恰巧相反。而使他感覺得一種失望嗎。他又不明白慧君的心內究竟是怎麼樣的，難道伊受了一番刺激，竟完全頹廢了，連四載交情的同學也不在伊的心上了嗎，雖不好說，心裏好不納悶。慧君和杜粹的情愫雖然是一天一天的冷淡，而杜粹和錦花的情愫却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這個連杜粹自己也不知道了，有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杜粹還沒有離校，慧君因為自己快要畢業了，義務夜校的事要早日有個交代，繼任的人選尚未決定，慧君頗有意自己一系裏的二年級學生范鳴秋繼續為主任，還有夜校學生畢業的事情，諸待商酌，所以挽留杜粹和黃美雲在圖書館旁邊的一間小室中三個人正開一個預備會議，以便緩日在教職員會議中提出，這也因他們三人都是夜校中的主幹，最熱心辦事的，當是三人一樣樣的商議，約摸已近三點鐘，所有的事已討論去十之七八，慧君發言最多，杜粹却無不贊成，常常偷看他手腕上的手錶，似乎有些不耐的樣子，黃美雲却和他說笑話道，杜先生，我們好久沒有同遊，今日把夜校的事商議定後，你請我們去看影戲好不好，杜粹點點頭道，好的，但不知道君可有雅興。慧君尚沒有回答。這時候一個校役忽忽地跑來，對杜粹說道，杜先生，外面有兩位女客要來見你，杜粹聽了，不由眉頭一縐，說道，奇了，有什麼女客要見我呢，慧君心裏早有些明白，便對黃美雲微微一笑，不說什麼，杜粹搔搔頭，立起身來說道，對不

起，請你們稍待一下，我去瞧一瞧是什麼人，慧君道，很好，請使，於是杜粹很快的跑進室去了，慧君低着頭，把手裏的墨水筆只是在記錄的紙上空白處任意亂劃，黃美雲立起身說道，他有什麼女客呢，不知是怎麼樣的，待我去偷瞧一下，慧君冷笑一聲道，人家的事與我們有什麼相干，何必去看，黃美雲却不聽伊的說話，悄悄地走到外面去了，慧君放下墨水筆，伏在桌上，一手托着香腮雙目向下視着，心裏正在沉思，室中靜得很，可以聽到自己心房裏的跳躍，一回兒黃美雲已走回來，低聲向慧君說道，慧君姊，我在會客室北窗窗外偷瞧得清々楚々，那兩個女客都是非常摩登的，服裝奢華，像是富家之女，校門外還停着一輛簇新的汽車，大約是他們坐來的，不知他們倆究竟是何許人，杜粹進來時我倒要問之他呢，慧君淡々的答道，吹縐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不要去問他，反而要使他窘的，黃美雲笑道，哦，想着了，那兩個摩登女郎我們似乎也曾什麼地方見過的，一邊說，一邊把手按在伊自己的額上想着，慧君道，我們見過的嗎，美雲把脚一頓道，對了，你可記得去年秋間我們曾和杜粹從石家弟兄那裏拜訪出來後，一起到清涼山去游玩過的，那時在掃葉樓上不是曾遇見兩個盛裝豔服的女郎，在那裏飲茗小坐，都是很活潑的，其中有一個年紀較輕的曾唱着什麼桃花江，你可記得嗎，慧君點々頭道，記得記得，但是杜粹和他們絕不相識的啊，怎樣現在竟會斷熱起來，好不奇怪，黃美雲道，真奇怪，這個却要問他自

己了，少停我必要問他，看他怎樣回答，慧君把手一搖道，不好，我們不要管這個事，總來總會知道的，說着話，履聲托々，杜粹早已忽々の跑回來。面色有些異樣。帶着笑對二人說道，這真使我想不到的，忽然來了兩個親戚，他們是從天津來的，因為多年不通音問，連我家裏的地址也忘記了，但他們知道我在此讀書的，所以趕到這裏來探問，現在我祇得陪他們到家裏去了，好在我們商議的事情大致已談妥，倘有其他問題，且待下屆正式會議時再討論吧，我要去了，對不起得很，改日再陪你們出遊，以補今日之過，慧君依舊不響，黃美雲却說道，既然你有親戚到來，請便吧，不過他們怎樣連府上的地址都會忘記了呢，杜粹不答，從桌上取過呢帽，向二人說道，對不起，再會，拔步便望外走，此時黃美雲也冷笑一聲道，你的親戚，明明是那兩個女子，撒什麼謊，慧君仍不開口，收拾收拾，和美雲一同走出室來，聽得校門外汽車上的喇叭嗚嗚地響了數聲，便有車輪的聲音由近而遠的去了，伊遂低着頭走回寢室去，嘴裏雖然不說話，心中却又有很多的感觸，想杜粹和自己一向是很親暱，無言不談，為什麼現在的態度漸漸改變了，竟向自己撒了兩回謊，這是最不光明的事，一個人沒有誠實，便失去他的價值，我以為他對我不及益智那樣的知心，然而爲了同鄉的關係，自己常常到他家中去，以爲羈旅的人在外邊當然缺少相親的朋友，他又是我的同學，所以這幾年來真心和他交友，他們家人也對我很好的，而他又會冒

着危險，救了我的性命，使我心裏非常感激的，因此引爲知友，且覺得他的心裏也未嘗不欽佩着自己，別無所戀，很誠實而光明的，不過我自從益智逝世以後，脆弱的心受了重大的激刺，不勝悲痛，什麼都灰心了，所以近來和他週旋的時候很少，他若然知道我心，也要原諒我的，但是他態度在最近確乎已改變了一些，我也不以爲意，也沒有猜疑到別的問題。聽了李四寶的話，我也沒有和他表示什麼，誰知今日又有這麼一回事，撞在我的眼裏，他竟公然撒謊，這不是欺人自欺嗎，那兩個雖不能知是何許人，然而照着清涼山上瞧見的情形，估量上去，當然是浪漫女子，杜粹怎樣和他們混在一塊兒呢，他着了魔了，所以對我如此，唉，一個人不知自愛，又有何說，我究竟是和他朋友關係，他有他的自由，我豈能有什麼異議。恐怕反要惹他憎厭罷。我也只得忍耐着靜觀其後，倘然他能及早覺悟的，未嘗不是他的幸運，伊這樣想着，想出了神，走在樓梯上，一個不留心，脚底一滑，身子望後一仰，險些滾跌下來，幸虧黃美雲跟在後邊，忙展雙手將伊抱住，說道，慧君姊，你怎樣的，嚇煞我了，慧君臉上紅着，回頭說道，謝謝你，定了一下神，方纔重又走上樓去，回到室中，慧君向自己椅子裏一坐。露出很無聊的樣子。黃美雲換了一件夾旗袍，攜了一隻小皮篋，對慧君說道，我要回家去了，你一人留在校中，不要感覺得太寂寞嗎，慧君道，你們都有家，我是沒有家的人，教我到那裏去呢，美雲道，那麼請你到我家中去，好不

好，聽說我哥哥在這個星期六將要回家來的，我們聚一下子也好，慧君搖頭道，我懶得很，實在不想出去，不如在校中預備一些功課吧，省得臨時抱佛脚，開夜車，美雲道，早咧，我是必要臨時預備的，開夜車也只好開的，早預備了仍要忘記，何必多費心思呢，去去去，今天我必要你同去的，慧君被美雲再三纏繞着，覺得自己心裏也很沉悶，還是出去一趟吧，於是伊就點頭答應，也換了一件衣服，穿上一雙黑漆革履，這是天樂送給伊的，因為伊到上海去的時候曾一同到永安公司去走走，買些東西，到了鞋子部，伊看了一雙革履，要掏出錢來買時，天樂早取出紙幣來代伊付去了，後來慧君再三要還他，天樂一定不要伊還了，現在伊換上了這雙革履，帶了幾本書，和美雲走出寢室，鎖了門，一同出校，到黃家去了，慧君到了黃家，美雲的母親黃太太正在樓上和幾個女客打牌，見慧君前來，很是歡迎，慧君遂跟美雲到伊房裏去坐談，不過心中時時要想起方纔的事，便有些惆悵。晚上果然天樂從上海回來了，彼此相見之後，天樂心裏十分快活，慧君却很淡然，勉強敷衍着，次日天樂遂陪着慧君和他妹妹出去游玩了一天，薄暮時慧君定要回校，天樂兄妹祇得雇了汽車送伊回去。星期一黃美雲也來了。告訴慧君說。天樂昨日已坐夜車回滬。囑伊向慧君致意，慧君也不說什麼，散課後不見杜粹，覺得有些蹊蹺，難道他竟沒有到校嗎，向杜粹一級裏同學一問，果然杜粹沒有來，而且並未請假，慧君暗想杜粹伴了這兩個摩登女子

到了什麼地方去呢，怎麼今天還沒有來，他平日不肯缺課的，何以現在竟會這樣留連忘返呢，美雲知道了，遂說道，杜粹一向很誠實的，此刻忽然荒唐起來，真不應該，他一定是陪着那兩人到什麼地方去遊玩，樂而忘返，連校課也肯荒廢了，明天他來時，看他向我們怎樣解釋，慧君蛾眉微蹙，冷冷的說道，他曠廢自己的功課，還不打緊，倒是夜校裏的功課必要我一個人代他的，美雲道，是啊，今天我自己也有課，不能庖代，不如就去找陳景星吧，二人遂走到運動場上，見陳景星正在那裏踢球，二人招呼了，把這事告訴他，要他暫代，陳景星自然答應，且說晚上他願伴着他們一同往返，慧君謝了他而去，但是到了明天，杜粹仍沒有來校，慧君不免有些驚奇，美雲說笑道，杜先生失蹤了，倘然是真的說話，倒是一件富有桃色風味的疑案，慧君聽了，更是惘然，美雲對慧君說道，你不好到他家中去探問一下嗎，慧君搖々頭道，這又何必，他總是伴着那兩個去的，大約他正沉醉在東風裏做着粉紅色的夢，我做什麼到他家裏去揭穿他的秘密呢，也許，……

……慧君說到這裏不響了，美雲瞧着伊一團悶々不樂的神情，也不便再說什麼，以爲杜粹遲至明天總要來了，無論如何必能知道一二的，但是一天一天的過去，直到了星期六，看々已是一星期，始終不見杜粹回來，杜粹究竟那裏去呢，豈非奇怪，

第十一回 豪氣如雲山前縱轡 柔情似水月下盟心

杜粹究竟到了那裏去呢，原來在那天跟着項錦花魏明霞一同坐了汽車，風馳電掣的駛向龍蟠里去，在汽車中的時候，錦花帶着笑對杜粹說道，你說今天下午就到我家的，怎麼你偏還在校裏遲遲不來。我們實在等不耐了。打了兩個電話來，可惡的也是打不通，我遂和霞姐坐汽車先到府上去一問，方知你沒有回家，當然在校中，我們遂又親自來奉請了，你可向我們擺架子嗎，杜粹答道，不敢不敢，祇因今天偏偏不巧，有兩個同學拖住我，要和我商量義務夜校的事情，起初我以為談不多時就可以走的，誰知儘管討論着，不能脫身了，又勞二位特地前來，抱歉得很，明霞道，你不好先走嗎，杜粹道，這個，……說着話，露出躊躇的樣子。錦花道，這却不必說了。我問你此刻究竟有沒有決定可能陪我到蘇州去，你前番不是說很想那裏去一遊嗎，杜粹道，當然是情願追隨遊履的，不過明天夜裏可能就回嗎，錦花道，倘然時間來得及，自然儘早趕回，否則就耽擱一天也說不定的，我想你在學校裏缺一天課也沒什麼了不得的事啊。杜粹道。最好是不缺課，錦花道，我再問你蘇州去嗎，杜粹點點頭道去，錦花道，那麼乾脆一句話就是了，至於幾時回來，這要看我母親怎樣的，我也說不定，我們的目的是遊玩，伊的事情却是進香，傍晚時坐車赴蘇，明天

當然一同去進香，順便遊玩，至遲星期一也要回來的，因為星期三我家中尚有些事呢，你放心，倘然你要先回京的，到時也可先走，杜粹聽了不響，這時汽車已到龍蟠里，三人一齊下車，錦花打前快走，把二人招接到家裏，那頭却利跑上前來向杜粹足邊亂嗅，因為杜粹來了數回，却利也認識了，不再得罪佳客。到得會客室裏，隨意坐下，錦花的母親盧氏也走出來告訴杜粹說，伊今天要同錦花明霞到蘇州去燒香，因聞杜粹願意同遊，所以和約作伴，杜粹當然諾諾連聲的表示贊成，盧氏又道，那處我們在五點鐘就要動身的，一切都預備好了，杜少爺，要不要向府上老太太面前去請示一聲，杜粹道，最好我去告知他們一聲，免得他們盼念，盧氏道，很好的，你就去吧，我們等你回來，杜粹聽說，立起身來便要走，錦花道，且慢，你坐着這裏的汽車去吧，可以節省些時間。今天我叔父到鎮江去了，所以這車兒空着，儘我們用呢，杜粹道，好的，於是他就出去坐着汽車回到家中，把這事告訴了他的母親，又向他母親取些錢用。杜太太問他幾時可以回來，杜粹說，明天夜車便要趕回的。至遲星期一也要回來了。杜太太道，那麼你早去早回，不要多荒廢校中功課，杜粹答應是，便辭別了家人。仍坐汽車回到項家來。已有四點鐘了，在會客室中閒談了數語，下人送上盤蝦仁炒麵來，請吃晚點。此時杜粹已和錦花等不客氣了。三人一起吃畢，錦花便請杜粹稍坐片刻，伊和魏明霞走到裏面去。約摸隔了半點鐘，方和明霞走出來，杜粹見伊身上換

了一件黑綠色夾銀綢的襖布旗袍，頸邊圍着一條小鵝黃色繡花的絲巾，臉上塗着兩小堆胭脂，腳上踏一雙銀色淺頭的高跟革履，手裏拿着一隻綠色的皮夾，臂上挽着一件單大衣，明霞穿着是嫣紅色織花的時式旗袍。頸邊圍着白絲巾。兩人立在一起。如花如玉。香風中人欲醉，杜粹隨着他們。不由微笑。錦花却指着杜粹的胸口說道。你的領結鬆了。杜粹遂低下頭去，要想把它弄好，但是沒有鏡子，一時結不好，錦花笑道，待我來吧，遂走過去伸起玉手，代杜粹慢慢兒的結好，又把他身上的西裝整了一下，說道，好了，杜粹道，謝謝你，這時候盧氏已從裏面走出來。打扮得也很時式。背後却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婦，衣服華麗，面貌姣好，啣着一枝香烟，杜粹不知伊的什麼人。經盧氏介紹。方知這位就是三姨太太，眉目之間果然妖媚，三姨太太也對着杜粹細細端詳，錦花便說道，我們走吧。程媽呢，可要一同去，盧氏道，要帶伊去的，我沒有了伊。什麼都不便的了，說着話。早見一個三十多歲衣服清潔梳着一個辮子頭的女傭，一手提着一隻小網籃，一手挾着一隻皮箱，從裏面跑出來，盧氏道，程媽，你把東西交給汽車夫，我們就來了，程媽答應一聲，立即跑到外面去，於是大家向三姨太太告別，三姨太太送到外邊天井裏拍着錦花的肩膀說道，回來時多買些瓜子和脆鬆糖。還有馬詠齋的醬雞。稻香村的燻魚，你不要忘記，錦花道。好的。你等着吃便了，進去吧，三姨太太笑了一笑，就回到裏邊去了，杜粹跟着他們，走到了外面，程媽

早立在汽車前等候，錦花道，我們擠一些吧，程媽去和汽車夫坐，大家坐上汽車，趕到了火車站，汽車夫把行李交給了脚夫，又代他們去買了四張二等票，一張三等票，都是盧氏拿出來的錢，他們上車後，一回兒車已開了，途中天色已黑，也沒有什麼夜景可觀，不過大家談談說說，很是高興，晚餐便在車上用的大菜，杜粹搶着還了鈔，在夜半時候一行人已到了姑蘇台畔，便下榻在花園飯店，盧氏和女兒等住一大房間，杜粹獨住一小房間，當夜盧氏決定明日先到七子山高景山觀音山一帶去燒香。順便一遊天平靈岩。遂先托這裏帳房間去雇定一艘汽油船。來回較為迅速。當夜一宿無話，次日早上杜粹先起身，盥漱已畢，又跑到錦花那邊來，他們也起來了，錦花穿着一身睡衣，正在臨鏡修飾，杜粹道過早安，買了一份報在旁坐着看報，約摸過了一個多鐘頭，兩張報早看完了，錦花等方纔裝飾停當，又用了早餐，盧氏早吩咐茶房買好了不少香燭元寶，於是大家坐了人力車，一齊到廣濟橋去下船，汽油船果然輕快。拍拍拍的在水面上疾駛。平穩得很，大家看看兩岸風景，花紅草綠，田野中一片錦繡，青山綠水，在明媚的春光中，好似堆着笑靨，歡迎遊客，各人心裏非常暢快，錦花身邊帶着一隻口琴，便取出來湊在口上，奏起一曲流行歌，吹得十分動聽，錦花道，你也吹一隻吧，杜粹道，敢不遵命，但請你唱一歌，錦花道可以，於是杜粹吹着口琴，錦花婉轉地唱出清揚之詞，歌畢，明霞拍手道，好一個珠聯璧合，盧氏道，你們

唱的歌。我一句也聽不懂。我不能叫好，錦花笑道。母親。我來唱一個落花歌給你聽聽可好，不過要霞姊一同唱的。明霞把手搖搖道我不會唱。杜粹道，你不要騙人，今天你不能不唱，杜可會奏這個曲譜嗎，杜粹道，是不是這樣的，我在仁聲歌集上見過，他一邊說，一邊早已吹將起來，錦花將手拍着膝兒點點頭說道，對了對了，又伸手一拉明霞道，我們一同來，一三三，兩人遂跟着杜粹的口琴聲一齊唱將起來道，

碎玉紛紛隨風舞。春去誰能留住。紅褪香消辭樹去。應向枝頭泣訴。幾日春光雨滋日煦，嫣然似笑增媚嫵，而今往事何消憶，總是紅顏難駐，春雨瀟瀟落花無數，轉眼盡化塵土，

春到花梢鶯燕妬，豔色人人愛慕。早識朱旂可相讓。究竟誰曾護汝，黃葉驚秋美人遲暮，空對斜陽泣紅雨，殘枝尚有餘香在，祇是淒風咽露，流水溶溶落花無數，飄零不知何所，

琴聲與歌聲在水面上傳送出去。更是悠揚靡曼。岸邊小屋裏的鄉人聽了歌聲，都跑到水邊來看。都說城裏的姑娘好福氣。吃得好，穿的好。讀了書。學問也好。又是遊山玩景去。盧氏見岸邊來了許多人。便教他們不要唱了。免得人家注意。汽油船在小河裏慢慢兒的向前駛行。一回兒已到了七子山。大家坐着山轎上山去。盧氏的目的是來燒香。當然忙着焚香拜佛的事。然而

錦花等三人都是不信神佛的。他們讓盧氏燒香。自己便去遊玩。在一點多鐘的時候。方到木瀆，大家肚裏覺得餓了。便到石家飯店吃午餐。然後坐了筍輿登山。盧氏一處處燒香。他們一處處遊覽。錦花帶着照相鏡。教杜粹攝了幾張。他們又從靈岩到天平支硎等山去遊玩。直到晚上七點鐘，方纔回至金閶，到得客寓裏，大家都倦疲了，吃晚飯的當兒，錦花帶着笑對杜粹說道，你也大概有些疲乏，今夜斷不能再回南京，就缺了一天課吧，明天我們還可以暢遊一下，盧氏也說道，不錯，杜少爺，我們難得來的，明天我和程媽到城裏北寺等處去燒香。你可陪他們到別地方去遊玩。好不好，杜粹到了這個時候，也不能再說不好，祇得點點頭答應，黃昏時杜粹又陪着錦花明霞回到閶門阿黛橋邊一帶去走走，但是金閶繁華已漸有衰歇之象，覺得也無甚趣味，遂走回來，各去安睡，次日大家依舊一早起來，用過早點，盧氏便要帶着程媽到城裏去，杜粹對錦花說道，今天我們到何處去遊，錦花瞧着明霞說道，我一向聽人說到蘇州騎驢子是非常好頑的，我們不妨試一下子，到虎阜去跑上一趟，好不好，明霞笑道，我總是奉陪的。錦花又對杜粹說道。那麼就請你代我們去叫幾頭上好的驢子來，杜粹點點頭道，很好，你們騎驢我跨馬，在新關虎邱馬路跑一個來回也好，盧氏聽了說道，女孩兒家在外邊騎着驢兒很不雅相，你們又不是慣坐的，萬一跌了下來，如何是好，不如坐着馬車去吧。錦花道。母親總是這樣的，男子可以騎驢，怎麼女子却不能够呢，

不是一樣的嗎，現在一般女子坐馬，騎驢，開汽車，搖船，什麼都會的，騎驢有什麼希罕，母親不要少見多怪。盧氏勉強一笑道，我是好意，你却說上一大堆話，好，你是不聽人說話的，我也不來管你，杜少爺請你留神照顧吧，杜粹笑笑，伯母放心，這裏不比上海，我們決不會肇禍的，這裏錦花等裝飾裝飾，隔得一刻鐘，杜粹早已跑回來說道，在門口了，兩位請吧，盧氏說道。我也要去了。於是大家走出花園飯店，見門口拉着一匹花驢一匹黑驢，還有一匹白馬，都是上好的牲口，有一個馬夫走上來，將一根鞭子提給杜粹手中，錦花指着那邊的花驢說道，我就坐這頭，驢夫立刻將花驢牽上，錦花雙手向驢背上用力一按，伊跳到驢背上，穩穩的坐在上面，一手拉着韁繩，一手又在腰裏，回轉頭來對杜粹嫣然一笑道，這個樣子好嗎，杜粹點頭道，好極好極，很像內行呢，明霞也坐到了驢背上，杜粹也就誇上那頭白馬，三人都向盧氏說一聲去了，杜粹當先將韁繩一抖，那馬便展開四蹄向前跑去，錦花等備着驢子跟在後頭便跑。有一個驢夫跟着同去。盧氏和程媽雇了兩輛人力車坐着進城去燒香，那杜粹一馬當先跑到廣濟橋。向右手大轉灣跑上留園馬路。又轉到虎邱馬路，蹄聲得得，馳騁在春風中，豪氣如雲，甚是得意，路上也有許多馬車，載着遊人趕上虎邱去，遙望那座小小虎邱，塔影凌空，宛在目前，杜粹回轉頭去，見錦花緊跟在後面，明霞沒有錦花會騎，所以又在錦花之後，他就要作小遊戲，兩腿用力一夾，加上一鞭

，坐下馬立刻潑刺刺的向前疾馳而去，跑了一大段路，方纔將馬韁扣緊，漸漸地慢下來，掉轉馬頭，一看錦花已離開自己有二丈多遠路，而明霞又比較錦花遠了一丈多路，他就勒住馬等候，錦花催着花驢，一顛一聳的跑到杜粹馬前，喘着氣說道，杜你以爲自己跑得快。別人追不上你嗎。休要逞能。停回我也換坐一匹馬。和你決一雌雄何如。杜粹笑道。不敢不敢，一邊說。一邊瞧錦花額上香汗浸淫。嬌喘不已。身子伏在驢背上。兩手撐住在鞍轡上，別饒嫵媚，這時候明霞也趕到了，將手帕揩着額上的汗喘吁吁的對二人說道你們都是好本領，我可說望塵莫及了。杜粹道。不要客氣，三人遂慢慢兒的緩轡而行，到得虎邱山門前，大家跳下地來。將坐騎交給驢夫。並肩緩步的走上山去，一處處的遊玩，鴛鴦坟真孃慕劍池等都遊過了，遂至冷香閣上烹茗，錦花和明霞倚身窗邊，眺望遠景，杜粹瞧瞧閣上四周都懸着名人的對聯，窗明几淨，及瞧着二人的背影，不覺想起清涼山掃葉樓上初見豔影的一幕來，那時還是和他們不認識的，誰放在心上呢，現在他們倆竟成了我的膩友，而錦花對於我意馬心猿，不由自主，天下事真不可知啊，但是我心裏的人兒一向不是牢繫在慧君身上嗎，怎樣我現在變了心呢。此時我伴着他們名山遨遊，春郊試馬。却把慧君丟在學校裏，不是類乎棄舊戀新有負於伊嗎。想到這裏。心中很覺歉疚。既而一想。這也不能祇怪我的，自從姓陳的逝世以後，慧君對於我的情感不但沒有進步得快些，反而較前冷淡起來，我雖然能原

諒伊的，然而總是很奇怪的，況且上次春假時，伊和黃美雲到上海去，我說錯了一句話，伊便無意再教我去，那時候我獨自留在家中，好不沉悶，伊也不顧這層的，哦，伊在上海時不是現成有一個摩登少年，就是那姓黃的，陪伴着伊到處遊覽嗎。中間又有美雲介紹，當然更易接近，而姓黃的又是有錢人家的子弟，和陳益智資格彷彿相同，而非我所能和他頡頏了，恐怕慧君的心也有些改變吧，這也不能祇怪我的啊，以後的事又誰能料到呢，錦花是非常可愛的，伊對於我的情感很濃厚，伊的家世也是很高的，伊的爲人很活潑的，伊的丰姿很豔麗的，伊的交際很嫺熟的，確乎是一個時代女性，難得伊這樣親近我，而我已做了入幕之賓，豈能辜負伊的美意呢，杜粹這樣低着頭沉思，錦花和明霞回轉身來，見了杜粹的模樣，忍不住問道，咦，你不來瞧風景，却低着頭想什麼，杜粹被這一問，方纔抬起頭來微笑道，我不想什麼，二人也就坐到桌子上，杜粹又代他們斟滿兩杯茶，錦花明霞劃着瓜子，和杜粹胡亂閒講了一回，遂付去茶資，走下冷香閣，攝了一影，又到後面山上去散步，到日中時又在虎邱飯店進了午餐。方纔仍乘着驢馬回轉金閘。又到留園西園等去遊過，時候已有四點多鐘了，錦花使提議進城。伊說道，觀前街是很熱鬧的。我們不可不去走走，況且三姨教我買的食物，我也必要代伊買到的，自己也要買些回去，可以送朋友，杜粹道，好的，我也要買一些，那麼我們回頭了坐騎坐人力車去吧，錦花道，不，我想騎自行

車換換花樣，杜粹很高興的說道，好，准這樣辦，遂去付去了坐騎的費，又到車行裏租了三輛簇新光亮的自行車來，各人坐了一輛，仍由杜粹當先開路，捏着喇叭，按着鈴，飛也似的進了新閘門，打從景德路一直踏到了觀前，只見士女如雲，車如穿梭，十分熱鬧，三人在觀前街兜了一個圈子，很惹人注意。錦花等遂下了車。一處處的去購買食物，大包小包，大罐小罐，買了許多，纍纍然繫在自行車的後邊，一回兒已有五點多鐘，街上電炬通明，商店裏的電紅燈也流動起來。錦花等留戀着還不肯走。杜粹道，此刻伯母大概早已回轉旅館了，我們走吧，免得伊老人家要盼望的，今夜我們必要趕回南京去，錦花對杜粹笑了一笑道，你竟是這樣心急，我們一准回去便了。免得你多曠廢了課，杜粹笑道。我們以後的日子正長哩，於是三人仍坐着自行車，飛也似的趕出城來，過了南新橋，杜粹却不一直望前去，向右邊拐了一個灣，疾駛着，早到了真光大戲院門前，那邊正是三义路口錦花在後面將手指着戲院前的電影牌子喊應杜粹道，你看這戲院今晚正開映好片子呢，停會我們要不要來一觀。杜粹聽了伊的話。旋轉頭去向戲院門口瞧着，手裏沒有捏喇叭，不防前面有一個四五歲的小孩子在馬路中搖搖晃晃的走着，自行車將要撞到小孩子身上去了，旁邊有一個人大聲喊了一下，杜粹方纔覺察，連忙旋轉車頭向左手避去時，不防迎面飛快地來了一輛蘇嘉路的長途汽車，杜粹護了小孩子，又要躲避汽車，頓時覺得手忙腳亂，背後錦花又在

驚呼，心裏一慌，剛又向旁邊一避，後面的一個車輪，已被汽車撞着，喀噠一聲，自行車倒了，杜粹跌將下來，汽車也草煞住，但半輛自行車已碾個粉碎，幸虧杜粹跌得出了一些，沒有被汽車輪碾着。但是他的左脚已被壓在自己的自行車輪下。左臂摔在水門汀的人行道上，所以一臂一足都受了重傷，額上又撞了一大塊，疼痛非常，面色也轉變，橫在地下，口裏只是哼着，錦花和明霞早都跳下車子，嚇得什麼似的。連說壞了壞了。此時看的人圍了一大堆，錦花便喊過一輛人力車，讓杜粹坐到車上，杜粹在車上總着眉頭向錦花說道，我受的傷很重，快送我到更生醫院去吧，那邊有一個周醫生和我相熟的，於是錦花和明霞仍坐了自行車，護送杜粹到得更生醫院，便去找見周醫生。那周醫生還是杜粹以前在中學裏讀書的同學，後來在醫專畢了業，在院中服務，剛纔一年哩，周醫生見了杜粹這個樣子，便向他叩問，杜粹把受傷的經過告訴了他，周醫生便教杜粹坐了小車子，推到裏面去診察，方知左臂受的傷尚輕，而右足的脛骨，肉也綻破，骨也損壞，比較傷勢重些，須留院醫治，錦花聽說，遂代杜粹定下一間特別病房，周醫生代杜粹在傷處敷了藥，縛上紗布，便教人把杜粹扶到病室裏去睡息，那間病室特別寬敞，正中有一張病榻。杜粹僵臥在上面。錦花明霞立在榻前，問他怎樣了，杜粹道，還是痛得很，周醫生既說不妨事的，當然沒緊要，但這樣一來，我不能馬上就回南京了，如何是好，這豈不是飛來的禍殃嗎，明霞道，想不

到在蘇州坐車子也有危險的，錦花道，這都是那個小孩子不好，這樣小小年紀，家中人如何放他一個兒在馬路上亂跑呢。杜粹道，不錯。我若不是讓那小孩子時。何至於不及避去汽車呢，現在人既受傷，車子也壞了。車行裏要向我們索賠的，錦花道。該是倒灶，也祇好賠償給他們了，還有我母親守在旅館裏沒有知道這事呢，你在此養息着，待我和霞姊回去告訴一聲，再去車行裏交代過了再來可好，杜粹點點頭道，請便，於是錦花明霞別了杜粹而去，杜粹閉目養神，睡了一回，聽得門外革履聲響，只見錦花明霞陪着盧氏一同前來，還有程媽跟在後面，盧氏見了杜粹，殷殷問詢，且說道，都是我女兒不好，一回兒要騎驢子，一回兒又要坐自行車，果然闖出禍來。害得杜少爺受了傷。真是對不起得很，杜粹道，這是我自己的不謹慎，不能怪怨誰的，幸虧沒有性命之憂，在這裏醫治數天，大概就會好了，伯母不要爲我多慮，不過我一時不能回南京，學校方面須要請假，舍間最好也要去知照一聲，免得家母等盼望，盧氏道，不錯，我因爲後天家中有事，遲至明天下午必要動身回去的，我們可以代你去辦妥，杜粹聞言雙目緊瞧着錦花道，明天你們都要回南京的嗎，錦花微笑道，方纔我們已商定了，霞姊先伴家母回去，我左右無事，可以留在這裏陪伴你，這樣可好嗎，你請放心，我們一同來的，獨有你不幸而受了傷，豈能拋下了你，大家都回去呢，至於向學校裏請假，又到你府上通知消息，這兩事不妨拜托霞姊了，杜粹聽了便道，

高深情誼，感謝之至，只是到我家裏去通信時，須要用話安慰我母親，不要說得厲害，使伊老人家担憂受驚，明霞道，這個我却理會得，你請放心便了大家講了一刻話，錦花說道，我們的午飯吃得很早，又沒有用晚點，這時候肚子早餓了，不如就在這裏喊些菜來，吃了一頓再說，盧氏道好的，於是錦花取出一本小小的袖珍日記，撕下一頁，又取出一管派克自來水筆，在紙上寫了幾樣菜，一按電鈴，便有院役進來伺候，錦花向他吩咐一遍，院役接了紙條便去，隔得一回兒，早已送上晚餐，端上許多菜來，大家便在中間一張桌子上用飯，盧氏又教程媽盛了一碗飯和一小碟子各種菜，送到杜粹榻前，給杜粹吃，杜粹勉強坐起半截身子，吃了一碗飯，搖搖頭不要添了，盧氏道，杜少爺，你受的是硬傷，不要因為疼痛的關係而減少飲食，你若吃得下，便能受得住的，杜粹道，我真有些吃不下，並非爲了受痛，盧氏道，那麼再吃一碗粥吧，便教程媽又盛了一碗粥送過去，但是杜粹祇吃了半碗，就放下不吃了，大家吃過晚餐，洗過臉，喝過茶，錦花和明霞各從手皮夾裏取出粉盒子，對着小鏡子，塗脂抹粉的修飾一番，盧氏打了兩個呵欠，遂對錦花說道那麼今晚你決定在此相伴了，錦花道，當然，不過這裏祇有一張病榻，我可以吩咐他們添一張臨時床便了，說着話，立起身來，又去一按電鈴，喊院役過來，吩咐了一遍，不多一刻，便有兩個院役抬着一張小鋼床來，擱在左邊靠牆，和杜粹的病榻恰巧一橫一豎，又鋪好了潔白的

被褥和枕頭，錦花便向床上一坐，把身子顛了兩顛說道，雖不及花園飯店的好，却也可以將睡了，好在是短時間的事，杜粹道，爲了我而有屈，使我抱歉得很，錦花道，不打緊，我祇希望你快快好了，一同回南京，我們大家不要說什麼客氣話，我這個人喜歡怎樣做便要怎樣做的，人家教我這樣做既不能夠，不教我這樣做也是不能夠的，我願意看顧你，別的便沒有問題了，杜粹點點頭道，女士是古之所謂剛者，錦花笑道，我不懂什麼剛和柔，不過我這個人剛強起來時，任何人都不能摧折我，柔軟起來時比菩薩心腸還要慈悲，總之說不定的，杜粹笑道，金剛怒目，菩薩低眉，你可謂兼而有之了，大家聽着都笑起來，錦花站起身，搭着雙手，彎起在自己的頭上，向盧氏說道，母親，你大概疲倦要睡了，就請霞姊陪伴你回旅館吧，明天早上你們早些來，盧氏道，那麼你在此好好兒的看護杜少爺，大家也早些安睡，我們明天再來吧，說畢遂立起身來，又向杜粹叮嚀了數語，和明霞帶着程媽，告辭出院去了，錦花送伊母親等去後，便順手將門闔上，嘴裡嚼着一片留蘭香糖，走到杜粹榻前，向杜粹說道，此次我請你一同來蘇州遊玩，却不料累你受了無妄之災，真是抱歉得很，所以我情願留在院中看護你，陪伴你，等你全愈了，我們一同回南京，好不好，杜粹道，你能够這樣屈身相伴，這是我的大幸，不過你在此沒有了相伴出遊，不要感覺太沉悶嗎，錦花微笑道，我已決心相伴，你睡在病榻不能行動，難道我能忍心丟着你

到外邊去尋藥嗎，一邊說，一邊回身坐在榻邊，兩道水汪汪的明眸睇視着杜粹，杜粹聽了錦花這幾句話，心坎裏非常快慰，覺得有一縷情緒，盪漾而起，連痛苦也暫時忘却了，便和錦花喁喁而談，一回兒門開了，周醫生同一個女看護帶着藥水走將進來，錦花遂立在一邊，讓周醫生代杜粹診治，把藥水給杜粹服下，錦花向周醫生問道，照這個傷勢，大約幾天能够全愈，內部沒有受撞嗎，周醫生答道，好在內部並未受傷，至多一星期可以完全恢復了，一邊說，一邊向錦花上下仔細端詳，回轉頭去問杜粹道，這位小姐是在此看護你的嗎，杜粹點點頭，周醫生道，很好，他却不就走出去，讓女看護先走了，自己坐在一張椅子上，和杜粹閒談，提起從前同學時情景，錦花也坐在一邊相陪，講了一刻話，周醫生剛纔立起身來，像要去的樣子。忽又帶笑向杜粹道。杜粹兄我有一句話要問你，聽說你尙未和人訂婚，究竟何時可以請我們一輩老朋友吃喜酒，哈哈，我想大概不遠了吧，說着話又側轉臉向錦花一瞧，錦花抱膝而坐，態度很是自然，杜粹答道，老友，你不用心急，早晚總要請你喝的，周醫生道，那麼新娘是誰，可能告訴我一聲，杜粹搖搖頭道，我既沒有和人訂婚。怎能告訴你呢，周醫生道，你不要在我老友面前嚴守秘密啊。說罷，又笑了一笑，方纔出去，錦花又走到杜粹面前，說道，你服了藥水睡一回吧，我也覺得有些疲倦欲眠哩，杜粹說道，好的，你也請安睡吧，錦花道，但我還要出去一趟，杜粹道，你要到那裏去，

錦花道，我到女看護那邊去，不多一刻就來的，說畢便去開了門，咕略咕略地走去了，杜醉睡了一刻錦花已走回來，背後有一個女僕提着一個便桶，跟着進房，放在室隅而去，錦花遂將門關上，見杜粹雙目還睜開，沒有入睡，便道，你安心睡着吧，傷處可仍痛嗎，杜粹道尙未止痛，錦花縐縐眉頭，也不說什麼，便脫下外邊的衣服，露出裏面桃紅色的小衣，白紡綢的長褲，燈光下格外顯得豔麗，向杜粹說了一聲晚安，便到伊床上去睡了，一回兒鼻息已起，杜粹因爲傷處隱隱作痛，一時睡不着，腦海裏有許多思潮，所以直至下半夜方朦朧睡去。天明時他又先醒，見電燈不知在何時已熄去。朝東的兩扇玻璃窗邊早有陽光射着，正照在錦花的榻上，錦花梨雲未醒，向裏睡着，一隻雪白粉嫩的手臂攔在被外，他也不敢去驚動伊。心裏却對於錦花這番親自留蘇看護的美意，非常感激，想錦花是一個富家的名媛，却肯對於他不避嫌疑，以女兒之身陪伴着一個異性的朋友，在外邊同室而居，可知伊人的芳心早已不把他當做外人了，而伊的母親對於自己，一初也很誠懇，可謂難得，想不到在蘭心別墅邂逅以後，彼此竟成了非常熟稔的好朋友，恐怕這也是佛家所說的緣吧，但不知將來却又怎樣，又想起昨晚周醫生說的話，心中更覺得對於錦花有一很種熱烈的企望，所以他只管癡癡地想，但一回兒又想到在南京的慧君，伊倘然見我不到學校，要不要趕到我家中去探問，高一我母親老實告訴了伊，豈不要使伊心中大大的難過呢，我一面

對伊很誠懇的，自和錦花交友以來，却在他面前撒了兩回謊，這是在我的良心上很過不去的，現在的我，未免厚於錦花而薄於慧君了，或許慧君的心未變而我的心已受了一種外來的推動力而轉變了。豈不是我負慧君嗎，四載以來，常常相處在一起，情感不可謂不深了，若是我丟了伊而去愛別人。那麼伊在益智死後，已受了一個重大的打擊，現在更要使伊再受劇烈的刺激，教伊怎能受得住呢，想到這裏，心中便有些不忍，覺得自己不知怎樣做纔好，往後去還是和慧君疎遠呢，還是和錦花淡薄，不能不早定方針，然而都有些捨不得，既而一想慧君近來和自己的感情似乎漸見淡薄，上海之遊，便可以規知一二，也不能單怪自己，黃美雲的哥哥天樂是很有吸引力的美少年，人心難測，也許慧君已被他吸引了去呢，雪夜觀梅，車站送別，種種的情景無不令人可疑，那麼我何必癡戀着慧君而忽略了眼前的錦花嗎，他這樣的沉思着，只聽錦花口裏嚶嚶一聲，翻過身來，伸着手去揉搓伊的睡眼，杜粹忍不住喊一聲頂小姐，這時錦花也醒了，便向杜粹問了早安，你身上還覺得痛嗎，杜粹道。謝謝你，痛已止些了，不過昨晚上半夜很是睡不着。直到夜半方能够熟睡呢，錦花道，那麼你早上何不多睡些，杜粹道，醒後不想再睡了，你昨晚好睡啊，錦花笑道，我是有瞌睡虫在身上的，睡到了床上，什麼都不知道了，你有事不妨喚我的，杜粹道，好在我沒有什麼事，不必驚動你，說着話，錦花披衣起身，趿着睡鞋，走到杜粹榻前，伸手向杜粹

額上一摸，說道，果然好些了，你昨晚還有些寒熱呢，杜粹道，大約是痛出來的，痛已稍減，寒熱也就退了，錦花遂去開了門，一按電鈴，叫下役送上洗臉水來，伊便在沿窗桌子上對鏡修飾，足有半個鐘頭，方纔蕨事，下役送上早餐，錦花先盛了一碗粥，夾些小菜送給杜粹吃。他自己也坐在桌邊吃粥，二人吃罷，仍由院役來收去。周醫生又同看護進來，代杜粹診視，換藥。對杜粹說道：你今天已沒有寒熱，傷勢已減輕，不多幾天可以全愈了，杜粹道，多謝老友醫治之功，周醫生笑笑，退出去了，錦花又坐在杜粹床沿上，伴着杜粹閒談，一回兒明霞伴着盧氏前來，探望，相見後，聽說杜粹傷勢經過良好，大家心頭稍慰，盧氏便說今日下午要坐三點鐘的特別快車回京了，教錦花當心陪伴杜粹，一俟稍愈，早日回家，免他盼念。杜粹便在床上寫了一封請假信和家書，都交給明霞。拜托他兩邊去通訊，明霞接過放在手皮夾裏，杜粹雖然受了傷，而精神尚好，坐在床上，和大家談談說說，不覺疲倦，盧氏等就在院中同用午膳。又坐了一回，已有一點多鐘了。盧氏立起身來道走吧，還要到旅館裏去算帳哩。錦花道，很好，我也不留你們了。明日家中有事；母親必須回去的，霞姊有煩你途中照料了，這裏的事，母親也不要盼念，大概遲至星期日也要回南京了，盧氏又安慰了杜粹數語，和明霞一同告辭出去，杜粹謝了又謝，錦花要送他母親上車，所以暫時拋下杜粹跟盧氏等同到花園飯店去，三點鐘過後，錦花從車站回來，仍伴着杜粹有

說有笑，轉瞬天又垂暮，看護又來給杜粹服藥，這天夜裏杜粹因爲創痛已止，所以睡得十分酣適，次日已能勉強下床坐坐了，但錦花依舊教他要多睡，他自己看看報，吹吹口琴，磕些瓜子，或是坐在杜粹榻前低聲唱着春天的快樂，賣花聲，各種歌曲，這樣消遣一天的光陰，杜粹雖然在醫院裏，然有此一朵秀色可餐的解語花朝夕相伴，軟語溫存，大有此間樂不思家的情景了。到星期五杜粹已能行動自如，周醫生說星期日可以出院了，杜粹遂和錦花決定在星期日預備坐夜車返京，其間曾接到明霞的來信問候，杜粹家中也有一封信來，問杜粹幾時回去，杜粹雖想寫一函給慧君，可是一則在慧君門前交代不過，二則礙着錦花之面，又不好寫。所以也只得罷了。那更生醫院地近車站，是在郊野中，空氣很是新鮮，前面靠近寬闊的城河，帆影櫓聲，時時出沒其間，而京滬路的火車來來往往，一天到晚常聽到嗚嗚的汽笛聲，杜粹的傷處既已全愈，能够在地上走路，額上的腫也退了，坐在醫院中，聽到那汽笛聲音，心裏常常有些躍躍欲動，好在他並無重病，養息之餘，便和錦花走到醫院的外面來散步。水邊有幾枝合抱的大樹，芳草芊綿，落英繽紛，二人揀一塊光滑的大青石，並肩坐在上面，樹上正有二三黃鸝引吭而鳴，雖無斗酒雙柑，却也宛轉悅耳，河水清漣，有許多鴨子在水上浮游而嬉，那邊通馬路之處，兩旁綠樹成蔭，陽光從枝葉縫中照到地面上，好像洒着許多金黃色的小圈圈，隨風蕩漾，綠樹之外時時有馬蹄車輪，載着旅

客，趕向火車站去，和暖的春風吹到身上來，非常愉快，錦花穿着一件新製的孔雀繡夾旗袍，風吹衣袂，飄飄欲仙，二人閒隲風景，細話胸懷，恍如在樂園之中，錦花忽又要想攝影，便跑到院中去，取了自己的照相鏡出來，要教杜粹代攝，恰巧一羣乳鴨慢慢兒的游到水邊，一株綠柳欹斜在水濱嫩綠的柳絲飄拂在水面上，杜粹便教錦花去立在水濱，一手攀住了柳條，側着嬌臉，望那河中的鴨，這樣攝了一影，錦花也教杜粹坐在石上，雙手抱膝，攝了一影，帶笑說道，我們也算在蘇州留個紀念吧，晚上二人又走到水邊來閒步，明月當空，人影在地，河中沒有船隻往來，水面上也是寂然，祇有微風吹拂着樹枝，對面的雉堞在月光下隱約可辨，遠望綠樹叢中有電炬數點，間或有馬蹄得得之聲在那邊疾馳而過，可是一會兒又悄然無聲，四圍的夜景幽靜極了，二人閒步了一回，便仍到日間憩坐的所在坐着，對了水中的波光月影，錦花忍不住低聲唱起月光曲來，杜粹靜聆着曼妙的歌聲，忘記了其他的一切，恨不得立刻和錦花踏上雲梯，御風而行，到月球裏去舞蹈，此時杜粹的一顆心已投入彼美的懷抱裏了，錦花的手臂如雪藕一般鉤在杜粹的臂灣裏，杜粹無意中觸着他的皓腕，覺得很涼，真所謂冰肌玉骨，遂將伊的柔荑緊緊握住，說道：你不怕冷嗎。錦花搖搖頭，杜粹道，這一星期的光陰過得很快，星期日我們便要回去了，我雖然受了傷，在此療養，却有素心人相伴，使我一些也不覺到寂寞和痛苦，這是我非常感謝你的，真

是不幸而有幸，我常常對着你足以忘憂，快哉快哉，不知你可討厭我這個人嗎，鍾花微笑道，我若討厭你，也不會在此相伴了，馱子，你說對着我可以忘憂我不是和人家一樣的人嗎，怎會使你忘憂呢，你要一輩子對着我嗎，杜粹笑笑道，我願意一輩子對着你，但不知你可能一輩子伴着我呢，錦花聽了這話，他的頭漸漸低下，二人心房裏的跳躍彼此清晰可聞，杜粹再問一聲道。你能嗎，願意這樣嗎，此時月光正照在錦花的嬌靨上。本來塗着胭脂的，現在更是紅得可愛了，良久良久，錦花方纔抬起頭來，向杜粹微微一笑，這一笑在杜粹目光中看起來，更見得婉媚而帶着三分羞，且含有不少的甜情蜜意，從此二人的情絲交相纏結，作成了一個情繭，大家縛住了，預備閉在情繭中，一輩子做他們粉紅色的夢，享着愛情的生活了。到了星期日，杜粹便要出院，向院中周醫生問起醫藥費。却早給錦花付去了杜粹遂對錦花說道。我自己受的傷。累你相伴了一星期，已使我感謝得很，怎麼又讓你付這醫藥費呢，這當然是要我照付的，你雖付去，我可不答應的，待我到了南京，必要奉還，錦花把手搖搖道。現在我和你再要算什麼帳。況且我母親臨走時叮囑我這樣辦的，我付的錢都是他老人家給我的。你要還的說話。你去還給我母親吧，我不管，杜粹聽他這樣說，也不好再推了，於是二人又到城裏去買些食物。收拾行李，在下午坐了火車回至南京。杜粹先送錦花回去，見了盧氏之面，便向盧氏道謝，盧氏說道，這一次是我們約你出去的，你無

端受了傷，我們心裏都替你擔憂，幸虧你好得快，安然回來，我這顆心也可放下了，區區醫藥費何足掛齒呢，杜粹又謝了幾句，略坐一刻，便要告辭回家，錦花送到門外，對杜粹說道，你明天到學校了。後天散學後可能到我處來談談。杜粹道，我准來看你，不過在外面也不能有從容的時間可以逗留。因為夜校裏還有課呢，錦花道：你自己尙在做學生，教什麼撈什子的書，我以為你早些辭去了吧，杜粹道，這個恕我不能從命，因為我也是義務學校發起人的一份子，一向擔任着教職，不久畢業期屆，我的責任也快圓滿了，怎好在此時辭去呢，我們往後聚的日子正長哩，是不是，錦花聽了，却不說什麼，於是杜粹和他握手告別，急匆匆地趕回自己家中去，杜太太正吃了晚飯，和大媳婦綺霞小女兒明寶坐在樓上講起他，杜粹上前叫應了母親。把帶來的食物一齊放在桌上，杜太太見杜粹回來了。便問他受傷的情形。杜粹詳細告訴一遍，杜太太道。這真是你的不幸中之幸，倘然被汽車軋死了，那麼現在我祇有你一個兒子，教我怎樣是好呢，我聽到魏家小姐的報告後，非常擔憂你，天天點了三枝香。在菩薩面前虔誠禱告，今天又盼望了一個整整下午。直到你回來了，我心方安。從今以後不要再坐自行車了。你不記得去年也是坐了自行車去候潘小姐回校，忽然遇見了那兩個暴徒。以致受了刀傷。也會在醫院中醫治多日嗎。杜粹聽了這話，便問道。慧君可曾來問過我。他有沒有知道這回事嗎。杜太太搖搖頭道。潘小姐沒有來。我也不好意思跑去告訴

他，他已有好久不到我家來了，我看你也和伊感情淡薄得多了，古諺說得好，若欲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和項家小姐過從得這樣親密，恐怕他也有些知道的啊，杜粹口裏咄了一聲道，這個却難了，世上無兩全的事，我也只好聽其自然，在他對於我的心也未嘗不在那裏轉變，否則我和他相交四載，陳家的兒子已死，而他的心裏仍舊不能讓我佔着，我癡戀着他做什麼，杜太太道，那麼你果然一心一意愛上了項家小姐嗎，杜粹笑了一笑道，連我自己也不覺得。不過人家很愛我，使我不能不油然生愛。並且他很活潑，和他聚在一起的時分，真是使人快樂，忘記了憂愁的，母親，你以爲如何，杜太太吸着水烟袋，微笑道，我不管你，潘家小姐很好的。項家小姐也很好的，祇望你早日把婚姻問題安定了。娶了妻室，生個兒子，我便得着安甯了，明寶在傍，聽得不耐煩，不由嘆起來道，慧君姊姊是非常好的，我最歡喜他。倘然他嫁給我哥哥，真是我的好嫂嫂。至於那姓項的太廢登了，況且他有些高傲的樣子。我和他合不來的，杜太太對明寶搖搖手道。小孩子懂什麼，不用你多管，往後在他們面前也不要快嘴，明寶道，我不懂麼，我是代慧君姊姊抱不平，哥哥既然和他做了朋友，愛上了他。怎麼又和項錦花親熱起來呢。此時綺霞一拉明寶手臂，帶笑說道，小妹妹，這是你哥哥的事，他愛誰。你總不能做他的主的，他自有道理啊。杜粹笑道，我有什麼道理呢，我自己也做不動主了，別談這事吧，小妹妹，我從蘇州買得不少糖菓，請你

吃可好，明寶把嘴一撇道，我不要吃，你留着給你心愛的人吃吧，杜粹道，啊嚙，小妹說話竟這樣厲害嗎，說着話，遂去取過許多罐頭咧，紙包咧，放在桌上，將食物分送給他們，又談了一回話，遂告辭回房去了，次日一清早他就趕到了校中，第一個就遇見王君榮，對他笑着問道，杜，蘇州之樂樂如何，杜粹正色答道，樂什麼呢，坐坐自行車也會被汽車撞倒的，沒有被汽車輾死，還是我的便宜呢，王君榮道，有句老話說，樂極生悲，你太快樂了，以致逢這危險，沒有輾得七死八活，你的額角頭還算高，並且你在醫院裏一星期的光陰，有玉人在旁邊侍奉，也是祇覺其樂而不覺其苦了，是不是，人家對你這樣深情，你覺得如何，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啊，豔福不淺，杜粹道，你不要胡說八道，我問你怎樣知道的，王君榮道，我豈有不知之理，前天我到項家去走了一遭，都被我探得了，你在我的面前還要祕而不宣嗎，杜粹向他一鞠躬道，我知道瞞你不過的，祇請你不要多說，我請你喝酒，王君榮道，好的，將來逃不了我是大媒的，杜粹恐怕被他人聽得，連忙離開了他，走到教務室去銷假，這天他在上課之時，不覺心旌搖搖，大有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的樣子，好像自己不在教室裏，連教授講的什麼完全沒有入身，低着頭，兩手托着下頤，半閉着眼睛，想到與錦花在醫院情形，比一切都偉大，以前自己和慧君交情不可謂不深，但也沒有像錦花那樣陶醉的，錦花真是可愛的，到得下課以後，在圖書館前和慧君見面，不知怎樣的心裏有些內

次，很慚愧去見他，慧君却態度如常，含笑相問，杜粹不得不再打謊話了，他告訴慧君說：自己伴着兩位女戚有事到蘇州去。不在料人力車上被汽車撞倒。受了些傷。以致在醫院裏醫治了數天。荒了一星期的課，非常抱憾。慧君也沒有多說什麼話，祇安慰了數語，杜粹以爲慧君既沒有到他家中去過，當然對於他這回事決不會知道底細，可以穩穩地瞞過了他，誰知慧君早已探聽得明明白白了，他從那裏知道的呢，就是那位王君榮放出來的空氣，而被黃美雲詳細問出來的。杜粹不肯實說，慧君也不動聲色的祇當做不聞不見。可是二人以前所有熱烈的友愛從此生了障礙。起了雲霧，如由夏而秋的寒暑表。熱度漸漸地祇有望下低落，再也不能保守以前最高紀錄，唉，天下事豈非真像陳益智所說的宛如天上的白雲，刻刻在那裏變幻，而歡樂的事也是一霎那間而不可常留的嗎，變幻的人生，

第十二回 春色初尋無心逢故侶 萍蹤小聚有意作良媒

在杭州湧金路錢王祠柳浪聞鶯那邊新建一座美輪美奐的巽宮就是六橋三竺間著名的國秀女子中。學提起這校創辦人。乃是一位姓楊的老太太。他是個不識字的。祇因伊的丈夫在日經商獲利，積資可百數十萬，便在錢王祠畔築起一個非常宏麗的別墅，預備在湖上享受些清福，誰知天不從人願。伊的丈夫忽然在某年夏天染着時疫。拋下了他的偌大家私，一錢也不能

帶去而撒手塵寰了，楊老太太痛夫情切，終朝哭泣，連他的一雙眼睛都哭壞了，漸漸失明，到年紀老時完全看不見了，這個似呼是旦終身憾事，但他還有莫大的遺憾，就是楊老太太的兒子也不幸早夭的，祇有一個遺腹的孫兒，然當伊的孫兒從他娘胎裏養出來的時候，因為是難產的關係。楊老太太的媳婦發厥過去，正在進退維谷之際。守產的醫生告訴楊老太太說。救了大人不能活孩子活了孩子。大人的性命恐怕難保，要請楊老太太如何作主，楊老太太的心裏祇要得一孫兒，可以綿延宗祀，承繼財產，所以吩咐醫生先要活小孩子。大人的性命任它去休，結果小孩子果然活了，而他可憐的母親却為着兒子而犧牲了，楊老太太遂雇了乳母，把這位寶貝孫兒撫養長大，誰知竟是敗家之子，在上海大學裏讀書，把學校當作掛名的所在。常常在外邊遊玩作樂。揮金如土，過那荒唐的生活，到後來書也不讀了，交了那一輩狎邪朋友，在外面花天酒地的一味抖亂，一刻兒愛上了舞女，今天和這個結合，明天和那個離異，愛憎無常，高深莫測。倒被許多律師做了好多生意，着實撈了他一筆錢，他這樣過着淫靡的生活，不知不覺，數年之間竟在外邊虧空了四五十萬，等到楊老太太察覺，他在上海已宣告了破產，許多債權人訴狀追索，大家知道他在杭州是有豐富的家財，素有小財神之稱，不怕他逃到那裏去的，楊老太太沒奈何，只得教帳房出來料理，結果家產耗去了一半。楊老太太非常痛心。以為這樣的孫兒還不如沒有，懊悔以前救活小孩子

的不是了，恨起心頭，遂登報驅逐這個敗家的孫兒，而伊的孫兒從此又不知流浪到什麼地方去了，楊老太太受了這個刺激，精神一天不如一天，竟奄奄地生起病來，伊雖然手中尚有三四十萬的財產，但是沒有一件事可以使伊得到一些安慰，反而毫無樂趣，自知去死不遠，不情願一旦物化之後，所有財產讓伊不肖的孫兒再來敗去，于是想了好多念頭，請了一位律師，預先立下遺囑，把伊所有的家產十萬元捐與各處盲啞學校，二十萬元捐給本地教育家去創設一個女子中學。兼附屬小學，完全免去學費。為女界同胞多得一些讀書的機會，其餘的數萬即作為治喪之用，如為數尚多，再可捐給地方慈善機關，立了這遺囑以後，不多幾天，楊老太太便溘然長逝了，律師和主辦喪事的人便照伊的遺囑，一一實行，這個消息傳遍閭巷。報紙上也紛紛記載，播為美談。大家都說楊老太太雖然是個婦女，不知怎樣的却反有這種作為，情情願願的把數十萬家私完全捐與社會，可使一般愛財如命的閨風生愧。自嘆不如一老婦了。這個國秀女子中學便由本地教育界知名人士組織校董會，用了楊老太太捐下的遺產而開辦起來的。校長是孔三畏女士。是大學的畢業生，主持一校的校政，辦得成績非常之好，校風優良學生衆多，在杭州可稱模範女學，這一天是個星期日，校中學生除了寄宿生而外，大半都出去了，雖在上午十點鐘的時候，而靜悄悄的絕少人影，從那邊金湧路上駛來一輛自行車。上坐着一個綠衣使者，身上負了一個大信袋。到得國秀女學門

前，跳下車來，將車停住，走到門房裏去，掏出許多大人小小花花綠綠的信件和印刷物交與門房，一個校役便挾着這許多信件，跑到裏面去，換了平常休息的時候，被學生們瞧見了，便要一窩蜂的湧上來，問問他們自己可有甚麼來鴻，有接到信的，手舞足蹈，嘻嘻哈哈地拿着信跑到宿舍裏，或是僻靜之處去拆閱，其中雖有家書，有友人之書，而情書却也不在少數，接不到信的人，便懶懶地走開去，對於那些有信的同學生出一種無謂的妬忌來了，星期日他們都不在這裏，便由那校役揀出學生的信件，一封封放在學生信插上，倘有教員的信件，校役們便要直接送到教員室裏去，所以這校役托着一封信，匆匆地跑上女教員宿舍樓上去，在一間室門前，用手指在門上輕輕叩了兩下，裏面嬌聲問是誰，校役道潘先生，有信在此，接着門開了，便有一個衣服樸素容貌秀麗的女教員走出來，把信接到手中向封面上看了一眼，回進去說道，噢，奇了，昨天剛纔接到他的信，怎麼今天又來了，伊在書桌前坐下，把這封信拆開來讀時，不覺紅暈上頰，原來上面寫着道，

慧君寄女如見，昨寄一函，諒先到達，茲因有一事欲徵汝之同意，則汝之婚姻問題是也，蓋昨日有某友來顧談，欲爲汝作撮合山，所說之人即汝友黃君天樂也，據聞天樂爲大學畢業生，世家子弟，家道富裕，現又在杭某機關任職，年少才美，將來飛黃騰達，自是意中事，而黃君之妹亦即汝之同學，而又同班畢業者，交誼甚深，渠家頗欽

慕汝之才貌性情。而天樂又深深愛汝。故欲早締良緣。結朱陳之好。但以汝始終無甚表示，遂挽余友向余說項。我雖受汝亡父之託。教養汝成人，無異親生子女，關係密切，余之意見則以爲今日汝之自立願望雖已達到，然年華爲女子最寶貴之物，標梅與感，毋失其時，室家之好，豈能忘之，前塵影事，莫再縈懷，花好月圓，自求多福，倘汝能早得一如意郎君爲終身伴侶，則余庶幾可以告慰於亡友在天之靈矣，況彼此既相知有素，何妨作進一步之成功，故寫此函以告，望汝極早定奪，即以好音報我也，即聞

近佳

愚柏年手泐

慧君讀完這信，一手支着粉頰，細細思量，天下的事真是變幻莫測，自己本來心上的人兒祇有地下的益智，不幸而生死殊途，難填恨海，使我心靈上受了極大的創痕，杜粹和我同學四年，又一起在義務夜校中工作，彼此友誼正深，意氣相投，他一心追逐於我，愛護甚切。我也未嘗不知。即如桃花橋畔，黑夜遇暴的一回事，他能奮身相救，爲我受傷，對我十分忠實，很使我感謝的，杜太太等都待我很好，常有照顧，確乎是我的知友，除了益智而外他是和我最親近的了，但是不知怎樣的，後來忽然改變了態度，在我的面前屢次撒謊，失去以前的忠實，他既和姓項的在關心別墅聯歡，又到蘇州去遊山玩水，受了傷在醫院裏，聽說也是姓項的一同住。在院裏看護，那時候他和那姓項的雖是新交，然而他們倆的販

情豈非已勝過了他和我嗎，後來杜粹對我更疏遠了，見了我便不肯多講話，也許他雖然以我爲不知道他的祕密，而他的良心上總不免有些歉仄的，其實那位王君榮第一號的快嘴，豐干饒舌，鸚鵡多言，一切早已洩漏出來了，我又不是木頭人，怎會始終被他瞞在鼓裏呢，我又知那姓項的是個一向養尊處優的，也曾讀過大學，我雖未和伊交接過，聽大家都說伊是非常摩登的女子，自然富有吸引力，杜粹早給伊的情絲纏縛住，黃金美人之幻夢已盤旋於他的腦海，所以他已投入姓項的去了，他既然愛上姓項的，當然對於我的感情便要淡薄起來，我的身世他是知道的，我是一個可憐的孤女，沒有家也沒有錢，完全倚靠了人家而得有今日，那裏能够比得上姓項的呢。雖然有一些淺薄的學問。恐怕也不在人家心上的啊，只是像杜粹是個有智識的好青年，怎麼也會迷戀起這種女子來，況且他和我以前的感情已是很深厚的，也會變了心，豈不更使我增加一重激刺，幸而我自益智病故以後，對於婚姻問題灰心了不少，而且我的人生觀也變成了老莊一派，一切聽其自然，所有熱烈的情緒，也完全灌注於教育上，我的情人就是教育，我將終身爲教育服務，尤其是對於女界，如有可以爲他們造一些幸福之處，我總當盡力，也不負我寄父一番教養之功，所以我對於這事聽其自然，在杜粹面前絕口不提，他既然無意於我，我也何必戀戀於他，但望他將來情海不波，常過着甜蜜的光陰，也未嘗不是一件佳事啊，我自從在學校裏畢業以來，來到這

裏國秀女學做了高中部一年級主任，粉筆生涯，終日週旋於學生中間，別的事也不盤繞在我心裏了，杜粹也和我久不通信了，但願他永遠忘記我也是好的，誰料黃天樂在上海大學裏舉了業。無巧不巧也會跑到杭州來做事。大家都在客地作事，他遂常常到我校裏來，找我閒談，好像以前杜粹對我的樣子，獻出一種很殷勤很忠實的態度來，我現在知道凡是男子們起初在追求異性的時候，都是這個樣子的，然而男子們往往棄舊戀新，忘情薄倖，在小說書上或是戲劇裏常有看到的，他們的愛情豈能長恃呢，況我這個不祥之人，不願意再和人家有什麼情愛了，所以自己對於天樂，任他怎樣向我追遂，我只是漠然相視，不欲再受什麼刺激，現在忽然接到寄父這封書，大約天樂因為我不肯表示態度，而想出方法，別開蹊徑，向我寄父那邊去進行，但我寄父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他豈肯代我作主，所以寫這封信來徵詢我的意見。很多勸慰之語，寄父愛我。誠令人感激涕零，然而我現在不願意談起這事情。他們那裏知道我內心的苦痛呢。天樂天樂。你雖然落花有意。怎奈我流水無情，我祇得對不起你了，伊想了好多時刻，遂從抽屜裏取出信箋信封，拈着自來水筆，立即一封覆函，回報伊的寄父，大略是說此事尚待考慮，不能決定，請婉言謝絕，自己尚須為女子教育多多服務數年，女子嫁了人自有種種牽制，難遂初願云云，就把這封信封好，粘了郵票，去投在校門外的郵政箱裏，午後伊正坐在教員室中，想改去一些卷子，因為上星期正是學

生的小考時期呢，忽見校役進來，報稱有客人求見，慧君聽了，眉頭一縷，只得放下了筆，走到外面會客室中去。裏面一個風流俊逸的洋裝少年的連忙走上來。一灣腰招呼道，潘小姐今日沒有事嗎，慧君答道，剛纔我想看一些考卷而黃先生來了請坐，說着話，一擺手請那少年在圓檯邊椅子上坐下，原來這少年是黃美雲的哥哥天樂，他畢業後因知慧君受了杭州國秀女子中學的聘請，將要在那邊執教鞭，遂也千方百計託了人，在杭州謀得一職，以爲從此在六橋三竺間可以常親芳澤，憑自己平日對於交際女性的好功夫，不難得到美人的心，好在慧君在這裏執教鞭，朋友甚少，杜粹他早和伊疏遠了，這個大好機會豈可輕易失去，所以星期休沐之暇，時常到國秀女學來訪問慧君，大獻殷勤，可是慧君先後受了兩重激刺，把婚姻問題看淡了不少，伊正在一心一意的循循善誘，誨人不倦，故而天樂勞而無功，有願莫償，遂想起了慧君的寄父陳柏年先生也是慧君的恩人，對於慧君的事可以作幾分主的，若能走通這條路。自己和慧君的婚姻比較上便有成功的可能性。好容易找到了一個熟人，也是和陳柏年相識的，便託那人專誠跑到陳柏年那邊去代自己作伐，那人回來告訴天樂說，經他竭力說項，陳柏年先生頗有幾分贊許，不過他老人家不肯作主，須要讓他去向本人徵求得同意後，方能有確實的答覆。現在陳柏年已寫信給他的寄女了。祇有靜待下文，天樂聽了那人的話，屈指計算慧君當已接到伊寄父的信了，且自己爲了促進這事的成就

也曾修函寄至南京去，央求妹妹美雲前來。以便和慧君懇切一談。但美雲尙沒有來，亦無回音，倒令人至爲不耐，今天是星期日，左右無事，所以跑到慧君校裏來邀伊作湖上之遊，乘機一探伊的動靜，誰知見面後，慧君只是談些別的閒文，並沒有什麼表示，天樂自然也不好意思提起，遂對慧君說道，近日天氣晴和，湖山在春光中含笑迎人，大自然的美景足够蕩滌一切人們的胸襟，所以今天特地到此拜訪。意欲偕至湖上尋春。你多時蟄伏校中，難得出遊，且去湖上散散心吧，慧君覺得天樂的情意甚是懇摯，以前兩次，邀約都被自己拒絕去的，今天倘再不答應，未免太使他難堪了。因此點點頭說道。不錯，日麗風和，鶯啼燕語，正是駕言出遊之時，既承相邀，我就追隨遊屐，一賞湖上之春，天樂以前兩番約慧君出去，都被伊婉言推辭，今日見伊表示同情，心中不勝喜悅，以爲陳柏年的一封信頗有幾分效力，前途大有希望，遂立起身來說道，很好，請馬上同去，免得辜負春光，慧君見天樂如此心意，不由笑了一笑說道，請你且稍待一下，我就來的，說罷，咕咯咕咯的走出會客室去了，天樂在室中兩手插在西裝袋裏，繞着圈兒走，不知不覺的撮唇吹着吁吁的歌聲，隔了片刻。見慧君已翩然走來，身上換了一件黑絲絨的夾旗袍，外面披上一件短大衣，薄施脂粉，益見嫵媚，天樂忙取過呢帽，戴在頭上，拿着司的克，和慧君一同走出學校，瞧着道旁的風景，和三三兩兩的遊人，心裏很覺輕鬆，當此良辰美景，更有素心人相伴

，真是此樂何極，兩人來到湖邊，雇了一艘划子船，一同坐着，在湖上蕩着槳，一處處的遊遊，湖上的風景當然是十分清麗，春水綠波，一舟容與，恍如置身在畫圖之中，天樂陪着慧君，有說有笑，遠近水面上也有許多艇子，載着一雙雙的情侶在湖上尋春，大家都沉醉在西湖姊姊的懷抱裏，慧君向四圍瞧着，也覺得閒愁稍殺，但是心中却又想起前年在南京玄武湖和杜粹划舟的情景來，便有許多悵觸，一回兒到了三潭印月，小艇靠了岸，二人遂走上岸去，並肩向前，緩緩而行，裏面遊人甚多，一起一起的往來不絕，兩人走過了卮字亭，在退省庵卅邊立定了一回，這退省庵是清朝彭玉麟當年釣遊的地方，現已改爲浙江先賢祠，可惜房屋多舊了，天樂便問慧君可要烹茗小坐，慧君搖搖頭道，我至遲在六點鐘以前要回校的，還是趕緊遊玩吧，天樂道，不錯，這一個下午時間很短的，我們走吧，兩人又走到潭邊，三個小塔相對立在水中，傍有一株柳樹，偃臥湖上，絲絲的垂條飄拂在綠油油的水面，慧君一眼瞧去，見那邊一個小塔上立着一個妙齡女郎，穿着一身極明艷的洋裝，腳踏銀色的高跟革履，手中拈着一朵鮮花，正在玉立攝影，風吹衣袂，飄飄欲仙，大有凌波仙子一塵不染之概，那女郎一心一意的等候伊的同伴代伊攝影，所以沒留意這邊的遊人，但慧君一見之後，覺得似曾相識，胸海裏正在思索，同時回轉頭去，又見了那邊臨水立着一個西裝少年，手裏托着一隻柯達克攝影機，全神貫注的代那女郎攝影，慧君幾

乎失聲喊了出來，原來那少年不是別人，正是伊當年最知己的同學杜粹，於是很快的一想便着，那個女郎就是項錦花了，此時伊很想立時避開，免得大家難堪，但又覺這是很不大方的舉動，而天樂早湊近在慧君的耳朵上低聲說道，你瞧這是杜粹啊，那女郎莫非就是舍妹說起的那個項錦花嗎，慧君還沒有回答，杜粹攝影已畢，回轉身來瞧見了慧君，又見慧君身邊立着的一個人正是黃美雲的哥哥天樂。臉上立刻露出尷尬之狀。但彼此既已覷面，不得不招呼了，遂攜了照相機走過來，向二人點頭爲禮，且對慧君帶笑說道，我們好久不相見了，現在國秀女學專教務想必甚忙，我到了上海，祇寫了一封信給你，幸恕鬆懶之罪，慧君道，我真是忙得很，也沒有閒候起居，抱歉之至，你此次來杭作春遊嗎，爲什麼不先給我一個信，也讓我聊盡地主之誼，杜粹被慧君這麼一說，臉上不由一紅，囁囁着說道，我本當通信的，不過我們昨天到來是臨時出發的，明大早車便要回去，因此未能拜訪，請原諒，慧君笑了一笑，杜粹又向天樂說道，黃先生是不是在杭州做事，想必非常得意，天樂道，鄙人不過盪竿充數，混飯吃，慚愧之至，不及足下，在上海金融界，……天樂的話沒有說完，杜粹使話客氣客氣，我不過做個會計課主任而已，三人說着話，項錦花早已從塔上跳下划子船，擺渡到岸上來，却瞧見杜粹正和一個學界上的女子以及一個摩登少年在那邊談話，伊不認識慧君，因爲以前沒有留意過，至於天樂當然是更不相識了，

伊遂悄悄地顛起了脚尖，一步一步的走過來，面上帶着笑容。走到杜粹身邊。嘆了一聲嗽，專待杜粹爲伊介紹，杜粹見錦花已走來，只得指着慧君天樂，先後代他們介紹一過，錦花方知在伊面前立着的就是杜粹當年的同學，也是很密切的膩友，不由伊本來的笑容立刻收斂，淡淡地說了一聲久仰久仰。此時杜粹更覺尷尬。立又不好，走又不好，錦花對慧君細細地看了一個飽，伊不願和慧君多說什麼話，把手向湖邊一指道，划船在那裏等着，我們快劃劉莊去吧，不要耽擱時候了，杜粹聽了錦花的話，如奉綸音一般，便向慧君說道，對不起，我們要再會了，改日我若到杭，當再來拜訪，倘然有暇到上海來一遊，這是十二分歡迎的，杜粹說這話時，錦花別轉了臉，雙手在胸前一抱，露出很不贊成的樣子，慧君也勉強笑了一笑，天樂却瞧着對面康有爲題的橫額，『河山一覽』四字，也是一聲兒不響，杜粹遂又向二人說了一聲再會，錦花也和二人略點了一頭頭，回轉身和杜粹走到湖邊小艇上去，蕩着槳向前面去了，慧君雙目瞧着這小艇，默默地站着，天樂把伊的臂灣一拉道，他們去了，我們也走吧，現在杜粹已非昔日可比，又換了一種境界，今番他攜着情侶來作湖上之遊，却對於潘小姐沒有告知，也不到你校中來拜訪一次，問候故人無恙，往年的友誼好似都付與流水，完全忘記了，我不禁很代你憤慨呢，慧君仍是不說什麼，跟着天樂，回身走出了三潭印月，坐上了小艇。舟子問道。到劉莊去嗎。慧君忙搖搖頭說道。不，我們到了家

山那邊去吧，舟子笑應一聲，他們的小艇便在粼粼春水中輕颺而去，二人一處處的遊玩，看看天色垂暮，遂從裏湖中返棹，夕陽映射水面，鱗鱗然作黃金的顏色，又好似湖面上織成一片霞衣綺裳，可愛的西湖姊妹披着這豔麗的服裝，把伊的明眸送人歸去，真使人心醉神。醉他們剛從斷橋裏蕩將出來，忽聽橋外有一陣清脆的歌聲，「輕舟短棹西湖好，綠水逶迤，芳草長隄，……」慧君心裏不由一動，接着便見一艘有銅欄杆的划子船打從斜刺裏轉向橋洞划來，兩船正打個對照，只見對面船中有一個女郎倚身在船舷，曼聲而歌，又有一個西裝少年反坐在船頭，背心向着他們。手裏蕩着槳，原來就是杜粹與項錦花，真是再巧沒有的事，又在這裏斷橋相會了，這時候杜粹尚沒有聽見慧君，錦花是面對面的，當然先看見，便向慧君似招呼非招呼地點了一下頭，歌聲立即停住，杜粹也回過頭來，兩船已近，正和慧君等近身照個面，杜粹勉強笑了一笑道，回去了嗎，慧君也點點頭，說聲再會，天樂却別轉了臉沒有叫應，兩船交錯而過，慧君的舟出了斷橋，便向新市場歸去，天樂看慧君低着頭好似在那裏沉思，遂微笑道，古人說相見時難，現在却變了相逢容易，你瞧他們多麼快樂啊，慧君低聲道，當然，但是……說了半句話，却又不說下去了，天樂也就不再說什麼，緊打着槳，一回兒已到了湖濱公園，二人遂捨舟登岸，天樂搶着付去了舟資，時候恰巧五點鐘，慧君對天樂說道，我要回校去了，改日再見，天樂忙說道，你說六點鐘回

校，現在時候尚早，我今日邀你出遊，本欲請在外吃了晚飯然後回去，既已如此說過，我也不敢多耗費你的寶貴光陰。不過我想同你吃了一些點心。再送你回去，這樣好不好，慧君道，此刻我若吃了點心。回去要吃不下晚飯的。我想不必叨擾了，天樂將手一擺道，說那裏話，無論如何，要請你吃一些點心的，晚飯不妨少吃些就是了，慧君見天樂十分誠懇倒，使自已不好意思拒絕，只得說道，也好，於是天樂陪着慧君到一家館子裏去吃了晚飯，又略用些菜，出來時馬路上電炬燦然，已近六點鐘了，天上忽擁起了許多雲刮起風來，天樂遂雇了二輛人力車送慧君回校，說一聲天要變了，你身上怕要受冷哩，到得校門前一齊下車，天樂付去了慧君的車錢，向慧君說道，我不進來了，春日雖然和暖。然而晴雨不定，氣候無常，一冷一熱，最易使人受感冒，望善自珍重，再會再會，慧君也說了一聲願黃先生晚安，看天樂回身坐上了他的車輛，遂又點點頭，掉轉嬌軀。走入校中去了，這天晚上風吹得愈緊，忽然瀟瀟地下起雨來，風斜雨細，打向玻璃窗上，校舍裏別的聲音非常靜寂，祇有風雨之聲，伊坐在燈下，一手支頤，靜靜的思量，想些什麼呢，便因為方才在湖上兩次和杜粹等相逢，不覺鉤起了伊的前塵影事，玄武湖上，不是杜粹杜粹曾和自己泛舟秋水，興起兼葭伊人之思的嗎，桃花橋畔，不是杜粹曾挺身而前奮勇相救過的嗎，病臥醫院，不是杜粹曾來探望用話安慰我的嗎，回鄉探疾，不是杜粹曾為自己劃策，往返伴送的嗎

，還有彼此服務夜校，同出同進，不是杜粹曾向自己獻過十二分殷懃的嗎，想不到現在那些一切的一切都成了幻夢，又如過眼雲烟，化爲烏有，杜粹今日已和別一人在那裏作伴了，諒他正酣睡在粉紅色的夢裏，不復想到當年的潘慧君了，人生的變幻真是不可捉摸的，偏偏今天偶而出遊，會和杜粹重逢，而又有錦花在一起，這好像彼蒼者天，故意佈局來捉弄我的。多少要刺激我脆弱的心弦。予人以難堪。唉，我自益智逝世以後。我的心靈已好像失去了寄托的所在，鍾期已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杜粹對我變心，固是抱憾的事，但益智說過的，世間的事，人生的聚散，好似天上的浮雲，一霎那間就要變幻的，我一生不忘記這句話，所以淡淡的聽其自然，何必認真，不過現在却偏有天樂和我一起在杭州，時時來獻殷懃。好像從前的杜粹。今天我寄父又來了一封信，可見得天樂有意於我，但我這顆受創的心實在不堪再受人家的進攻，況且男子的心是變化很易的，安知天樂將來不會像杜粹一樣呢，我還是假作癡呆，竭力避開這個囂囂吧，伊這樣思想了好久，曉校內睡鐘噹噹地敲了，便嘆了一口氣，脫了外衣。上床去睡。夢中覺得自己一個人正在湖濱徘徊，聽見杜粹和錦花並坐在一隻划子船裏，從伊的面前打槳而過，杜粹回轉頭來對他笑笑，高聲說道，你聽我們快樂不快樂，我現有了項錦花不愛你了，誰教你當年只是愛情於一個將死的病人而忽略了，哈哈，請你快到地下去找你的愛人吧，伊一聽得杜粹這幾句話，心裏如有鋼刀

在挖割，非常難過，一口氣塞將上來，口裏不覺嗚嗚地喊將起來，睜開眼時乃是夢覺，一隻手放在自己的胸前，聽窗外的風雨之聲，仍是不停，雖然明白這是一個夢，然而不知怎樣的，心中兀是氣憤難平，暗想杜鵑雖沒有真的和自己說這些話，也許在他的心裏很有這個意思，今天日間在湖上相逢的情景，他不過一味敷衍幾句話，完全不像有什麼多年友誼的，今夜不知他們耽擱在那裏，瞧他們這樣親近的情形，恐怕不久就要結婚了，我雖無意於婚姻問題，只是杜鵑我對太不應該了。究竟我負他呢。還是他負我，慧君胸海裏又起了思潮，再也不能熟睡，春宵很短，一回兒天明了，起身鐘也打過了，外面的風雨漸漸小了，天上的雲又推開來。微微有些陽光自濕雲中漏出。窗邊枝頭上有一羣小鳥在上面啾啾的鳴着，想起了『昨夜風雨聲，花落知多少。』這兩句唐詩來。心中仍覺有些惆悵。梳洗畢。使到樓下去用早餐，說也奇怪的，今天他上課的時候，心緒不寧，常常要講錯，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下午天色已晴，散課的時候正挾着講義走到教員室裏來，只見一個校役匆匆地走近他的身邊，對他說道，潘小姐。外邊有一位姓黃的小姐要拜訪你，慧君口裏咕一聲道，姓黃的，難道是他來了嗎，立即回身跑到外面會客室裏，聽室中皮鞋略略之聲。在那裏打轉。踏進去一看，果然是黃美雲，身上穿一件嫩綠色縐的旗袍，下面綴着幾朵花蝴蝶，十分新式，面貌也較前豐腴得多了，忙說道，美雲，原來是你來了嗎，怎樣來的，黃美雲帶着一臉的

笑容，跳過來握住慧君的玉手說道，慧君姊，我說來就來了，你一向安好嗎，面色尚佳，使我很是快慰，慧君道，謝謝你，我的舊病至今沒有發過，比較上總算好的了，請到我的室中去談話吧，美雲道，好，回轉身去，從桌子上取了他的皮夾，和一包薄薄的東西，跟着慧君走到慧君的寢室中，慧君放下講義，拉過一張藤椅子，拂了一拂道，黃，請你坐了，細細再談吧，黃美雲也就放下手中東西，向藤椅裏一坐，說道，我們自從畢業後，快將一年沒有見面了，倒是我哥哥在這裏能夠時常和你晤談，人生的聚散真是不可知的，現在你校中功課忙嗎，慧君在門邊按了一下電鈴，向書桌前椅子裏一坐，兩手抱住了自己的膝蓋，慢慢地說道，這裏功課也不多，不過瑣碎的事很多，好在我別無縈心，立志為教育服務，一心一意的全放在學校裏了，美雲，你在南京女中裏教書，可合意嗎，否則下學期我可以介紹到這裏，彼此仍聚在一塊兒，豈不是好，美雲點點頭道，我也是這樣想，但因家母必欲我相伴，所以就在本地執了教鞭，將來倘有機會，我總是要到外邊來的，這時候一個女僕已走來伺候，見有客人在室中，連忙去倒了兩杯茶來，慧君又問美雲道，這幾天尙未到春假，沒有假期，你爲什麼突然之間跑到西子湖邊來呢，美雲笑了一笑道，我是負有使命而來的，稍緩再和你細講，慧君聽了，不由一怔，剛纔要問他負的什麼使命，黃美雲早已接下去說道，我此來大約有數天耽擱，順便一遊西湖風景，所以請了數日的假，校課備一

友人代庖，我是前天動身的，昨天在上海住了一夜。今天早車來杭的。此地已有好多年不來了，記得還是在西湖博覽會開幕時和家母家兄等同來遊過的，現在杭州建設進步得非常之快，像美麗的西子又換上新裝了，美雲說到這裏。左手在藤椅的扶手上拍了一下，又說道。杜粹可是昨天到此遊玩的嗎，慧君點點頭道，是的，可是令兄告訴你的嗎，美雲道，剛纔我遇見哥哥時，他對我說的，聽說杜粹曾和他的情侶項錦花一同來遊，他也沒有專誠來拜訪你，見了面，淡淡地連一個普通的同學都不如，想不到他竟會如此，我真代你好生氣惱，不知他有沒有離杭否則我倘然碰見了他，必要問問他是何道理呢，慧君道，他既然如此，我們也何必勉強他，我是很淡然的，任憑他怎樣。他來好。不來也好。何必去責備他。美雲又道，有個同學告訴我說，杜粹在上海大同銀行裏很是得意，那項錦花也在上海某大學讀法律，時常在一起邀遊的，現在杜粹喜歡跳舞，舞場裏常有他足跡的，大概他們倆結婚之期不遠了，慧君伸起手來。撩了一下耳邊的髮。說道，我們不要再談他吧，美雲，你來遊西湖，爲什麼不早一天來，或是遲些時候來，現在我被校課羈身，恐怕不能陪你暢遊吧，美雲道我知道的，我祇要你陪伴一天，其餘有我哥哥相伴，他是可以請假的，慧君道，明天我的功課很多，恕不奉陪，後天星期三，我在上午祇有兩點鐘課，我可以上完了課陪你出遊，美雲道，很好，明天我和哥哥遊湖上，後天我們一同去遊理安寺和九溪十八澗，但願

老天不要起兩師風伯來殺風景，今日我們可到湖濱去散步可好，我哥哥就要來了，慧君道，也好，說着話，女僕跑來說道，潘小姐，金福說外邊有一位黃少爺要找你，慧君一擺手道，知道了。美雲遂立起身來說道。哥哥來了。我們去吧。又拿過他帶來的一包薄薄的東西，雙手奉與慧君，說道，這是一件夏季的衣料，我朋友送給我的，現在我轉贈給姊姊，務乞哂納，慧君道，你還是要送什麼東西給我嗎，接到手裏，便去放在箱中，衣服也不換，陪着美雲一同走將出來，却見天樂正負着手站在會客室門前手裏拿了一捲報紙，一見二人走來，便帶笑說道，潘小姐，我妹妹來了，又來驚擾你，慧君笑笑，也就不走到室中去了，三個人一同走出校來。望湖濱而去。夕陽斜照在湖面。四圍山色蒼翠。雨後的西湖如美人浴後新裝，越顯得清麗了，三人談談說說，在春風中不知不覺的走到了白堤，天色漸漸黑暗，西子被暮色籠罩着，很有我倦欲眠的樣子，慧君一瞧手腕上的手錶說道，時候不早了，我們走回去吧，美雲姊肚中想必餓了，天樂也說道，好，我們去吃晚飯吧，今天潘小姐總可以在外邊聚聚了，慧君道，理當奉陪，於是三人慢慢走回來，回到延齡路明湖春酒家，揀一個精美雅潔的座頭，一齊坐下，隨意點了幾樣菜，吃喝起來，黃美雲和慧君談談學校裏的事，別後重逢，心中自然都覺到愉快。天樂是很會說話的人，也很知趣。在旁邊得閒談笑數語，很能助興，餐畢，天樂剛要掏出錢來還鈔，慧君却已趁侍者擰上熱手巾的時候，搶

着從他皮夾裏取出紙幣，交與侍者，天樂道，怎好使潘小姐破鈔呢，慧君道，這是難得的，況且美雲姊在此，爲什麼我不做個小東道呢，能有幾多錢，請你們不要客氣罷，天樂聽君如此說，也就不再和他推讓了，三人又喝着茶，坐了一回，慧君問道，美雲姊，你準備住在什麼地方，有沒有行李，黃美雲道，我祇帶一隻手提箱，現放在我哥哥的寄宿舍裏，我想住蝶來飯店了，慧君道，你一個人住在旅館裏，恐怕太寂寞吧，美雲聽了這話，微微一笑說道，當然感覺到有些寂寞的。不知你可能陪伴我。慧君道，此時我若住到校外來，況且又在旅館，似乎有些不方便，不如請美雲姊住到我校裏去吧，兩人同榻，雖然擠一些，可是談話很便了。美雲道，你們校內可能留外人住的嗎，慧君道，我一個人獨居一室，偶然留個同學耽擱幾天，大約總不至於有妨礙吧，美雲道，這樣最好了，說着話，立起身來，慧君也立起說道，我們走吧，三人走出了明湖春，美雲又對天樂說道，哥哥我明天早上到你處來，一同去遊湖，後天慧君姊有暇的，已答應陪我去出遊，你也請兩天假吧，星期四我准回南京，天樂道，很好，此刻我送你們回去，距離不遠，我們步行吧，你的箱子，我可教當差的送來，於是他陪着二人，一路且行且談，送到國秀女學門前，方纔各道晚安而別，慧君和美雲回至寢室中，時候尙早，二人坐在一起，瀟茗清談，慧君又向美雲問道，你這次來杭，很是突兀，方纔你說負有使命，不知你究竟負的什麼使命，能不能告訴我聽嗎

，美雲喝了一口茶，緊瞧着慧君說道，好，我現在對你老實說了吧，但若說得不中聽時，你別打我的嘴巴，慧君聽了，更是驚訝道，此話怎講，你有什麼話要對我說，美雲道，我是奉着我哥哥的使命而來，你知道的，我哥哥年已長大，但是尙沒有和人家訂婚，在外又沒有別的情人，他心目中最敬愛的祇有你慧君姊，倘然你屈身下嫁，倒也是金玉良緣，我哥哥一向有這個意思，只是不敢在姊姊面前啟齒，但他思慕之忱，一天深一天，不可遏止，所以一邊託了他的朋友向你寄父那邊去說媒，一邊又寫快信給我。要我趕快來杭。代達一切，徵求你的同意，我來的時候曾和我母親談過這事，他老人家也很屬意於你，他本來一向希望我哥哥早些得到一個相當的伴侶，他老人家，對於小輩的事完全放任，不過心裏自然想要早有個媳婦了。却向平之願。我父親更是隨便，無奈我的哥哥選偶很苛的，直到現在，他的心坎裏方纔有你姊姊，所以我母親叮囑我此來要和你請求允諾，最好達到目的，哈哈，慧君姊，我這個使命豈不重大，我自知不會說話的，所以直截了當的向你說了，請你原諒。大概你也不至於要打我的嘴巴吧。慧君姊，你的身世我是知道的，一個人遲早總要有個歸宿，我們也不必高談什麼獨身，外邊儘有許多女子，在年紀輕的時候不肯和人談及自己的婚姻問題，但是往往到了年紀稍大之時，他們一個一個自然而然的也會和人家結婚了，可見獨身乃不易之事，慧君姊，我不是向你遊說，並且我不敢妄度你的芳心，不過我

既負着這個使命，不得不向你直說一切，如姊姊不以其哥哥為可鄙棄的，請你表示同意吧，也讓我能够早日喝一杯喜酒，大家快活快活。黃美雲說完了這話。雙手交叉着放在桌子邊，仰了頭，靜候慧君的回答。

第十三回 好事多磨徬徨遊子夢 吉期乍報惆悵美人心

這時候四週空氣靜寂得很，慧君聽了黃美雲的話，却將手撐着自己的粉頰，默默地沒有回答，黃美雲見慧君這個樣子，心裏也怙懣着，不知道慧君究竟能够同情不同情，自己的話已說了出來，倘然仍被他拒絕。不要說有負此行。自己也覺有些難以爲情了，遂帶着笑再說道，慧君姊，我說的話能否得到你的同意，如有唐突之處。我要請你原諒。慧君把一隻手放下來道，你的美意使我非常感激的，但我要問你自己的問題可曾解決了沒有，說罷，微微一笑。美雲把雙手搖搖道，你的問題你不要管。此時是要先解決你的問題啊，你怎麼問起我來了，慧君微笑道，你問到我，當然我也要問你的，怎有儘讓你問的道理呢，美雲走過來，握着慧君的雙手說道。好姊姊。你不要打着大圈子走，使人奈何不得，我是負着我哥哥的使命而來的，我早已和你說得明明白白了，因爲我和你是知己好友，所以特地親自趕來，不揣冒昧的向你一說，希望我可以穩穩地喝一杯喜酒的，你若鑒我哥哥的至誠，請你直截

了當的回答我一聲，慧君把美雲的手重重搖撼了一下道，對不起，我要向你請原諒，因為現在不能立刻回答你這個問題。美雲聽了，不由一怔道，怎樣你現在不能立刻回答我呢，我希望你能够從你的櫻唇上送出一個是字來。那麼歡天喜地了。慧君嘆了一口氣說道。好姊姊。這個問題現在我很不願意談起，如我這樣不祥之人，不足使人縈戀，多蒙你們兄妹垂愛之情，感深肺腑，我現在向你回答這幾句話心中非常難過，大大地對不起你，但你是知道我的，我以前早已受過一種很深的刺激，自己幼時候又是個孤苦伶仃的孤女，經人家撫養而長大起來的，能够受到大學的教育，真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不願為我個人的問題着想，而願將來我之一生完全是爲了教育而希望我可以多些有益於婦女界的事，這就是我惟一目的了。其他事情我都看得淡然。美雲姊，你是明白的人。能够原諒我嗎。即請把這一層意思還答令兄，我辜負他的深情，抱歉得很，說罷，回身向椅子裏一坐，把一手支着香腮，眼眶中隱隱含有淚痕。黃美雲見了慧君這個樣子。知道慧君一晌很誠實的。他心裏怎樣想。口裏便怎樣說，看來這件事一時不容易成功，自己也不便再望下說了，遂把手搔着頭說道，我倒引起姊姊的感傷來了，凡事欲速則不達。都是我哥哥性子太急了。現在我覺得我們似乎太鹵莽一些，請姊姊原諒，慧君苦笑了一下說道，我要請你們原諒的，請姊姊代我向令兄說，我心中未嘗不感激，不過我有我的苦衷，祇得對不起了，黃美雲道，好，我們不妨把這開

題暫時擱起。我此來只算是遊西子湖。順便拜訪老友，不如談些別的事情吧，慧君這纔笑了一笑，二人遂又談些國秀女學裏的校務。黃美雲道：現在的中學校和大學費都是貴得很，而且各種雜費如圖書館費、運動費、衛生費、理化試驗費、校役費，……合算起來，其數甚大，所以一般小戶人家要想栽培他們的子弟去受稍高的教育，却是很不容易的，家長的負擔重大，倘然子女衆多的，一到開學日期，要爲子女付出許多學膳費，非有一筆大大的款項不辦呢，像這裏的國秀女學可說是嘉惠學子的模範女學了，我們這個國秀女學自從開辦以來，校務一年一年的發達，真可以說大有蒸蒸日上之勢，可惜去年新聘請的教務主任和校長彼此意見上很有些不和。將來不知能到如何程度。兩人講了許多話。黃美雲有些倦意。連打兩個呵欠，慧君一看自己桌上的小翠石鐘已是十一點四十五分了，慧君立起身來，走到床前，去把錦被透開，又添了一個枕頭，對美雲說道，你可疲倦了，有話明天再談，我們睡吧，美雲也立起身帶笑說道，我來擠你了，於是大家脫下外衣，熄了燈，上床安眠，次日校中起身鐘打動時，二人都披衣下床，洗過臉，理過髮。慧君特地吩咐校役買了兩碗麵來。陪着美雲用過早點他自己要去授課了，黃美雲也要出去遊湖，所以和慧君握了一下手道，停會再見吧，慧君送至校門口，看美雲雇着車子而去，自己也就回身進去上課，心中却很不安呢。黃美雲到了天樂處天樂遂陪他走至湖濱。雇了一艘划子船。到湖上各處去遨遊。二

人坐在舟中時。天樂急欲一聞好消息。心裏抱着熱烈的希望，所以他先問道：「妹妹，你昨晚究竟可曾同慧君說的，怎麼不將好消息早早告我，黃美雲微微嘆了一口氣道：「哥哥，你要聽好消息嗎，說也慚愧，我負的使命竟不能成就，所以沒有即告，恐怕說了出來，要使你灰心，美雲這幾句話頓使天樂臉上笑容盡斂，眉峯立刻緊蹙，睜大着雙目說道：「莫非慧君竟忍心拒絕嗎？」美雲道：「伊雖然沒有痛快地完全拒絕，不過伊也沒有答應，遂將自己和慧君談話的經過情形告訴一遍，且說道：「我是深知伊身世的，聽說他以前確乎有一個真正的愛人就是陳柏年的第三子，名喚益智，後來很不幸的，那人患疾而死，所以他說受過了重大的創痕，不願意再談婚姻的事，便是伊和杜粹以前雖然交誼密切，諒也沒有深固的愛情，因此杜粹中途生變，和那姓頂的愛起來了，這樣看來，也不能深責杜粹的啊，哥哥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我以為你不必癡心了，天樂搓着雙手道：「難道慧君的心真像古井不波了嗎，她和陳益智又沒有訂過婚約，為什麼爲了他而竟肯犧牲伊自己一生的幸福呢。他是個新女子，何以頭腦這般陳舊，奇怪奇怪，我總有些懷疑，倘然慧君真個如泥塑木雕的美人，那麼我也早已死心塌地了，但伊又不是這樣的，言語之間往往有一種熱情流露出來，和我在友誼上也很相得，似乎並非無情的女子，所以我被伊吸引着，不知不覺的愛慕着伊，而央你出來代爲說媒了，你笑我是個情癡麼，我自己也承認的，還有我的個性覺得也很

特別的，外邊儘有許多嫵媚的少女，肯和我周旋，而我偏偏愛上了慧君，自從當年你代我介紹和伊相識以後，我使一往情深於慧君，然那時候尚有杜粹暉在我前面，他和慧君是同鄉，又是同學，交情很厚，近水樓台先得月，自覺他是我唯一的情敵，所以對於慧君還不敢十分親近，湊巧後來杜粹暉結識了摩登女友項錦花，便和慧君的情感有了裂痕，而慧君畢業以後，又和杜粹暉離開而到杭州來執教鞭。我也在此間謀得一職，從此與慧君時時可以相晤，有時且駕言出遊。這不是天假之緣嗎，於是我愛慧君之心如火益熱而不能遏止了，他爲人也很大方的，對於男子們談笑生風，絕不峻拒的，並非是華如桃李，凜若冰霜的人，這一點更使我生敬，但我始終沒有勇氣在他面前陳說我對於他的一片敬愛之心，遂繞着圈子，一面托人到陳柏年那裏去說合，一面又請你來杭代我去轉達一切，這樣雙管齊下，庶幾可以達到目的，誰知依然是鏡花水月撲個空，怎不使人一團歡喜盡化烏有，大概陳柏年那裏也未必見得有何好音了，天樂說時，露出十分頹喪的情緒，黃美道，哥哥，你的主張本來是錯的，我只因你信上寫得非常迫切，而母親知道了又強逼我來，遂請了假，特地來杭，姑妄一試，我自己也很覺得沒趣呢，天樂道，我真對不起你，只有你說我主張錯了，我却不能承認，美雲冷笑一聲道，錯了，錯了，你自己還不承認嗎，我問你兩性的結合，第一要素是什麼，天樂笑笑道，當然是愛情，美雲道，不錯，婚姻的基礎是築在愛情上面的，

沒有深固而悠久的愛情怎能成呢，那麼請你自己想想，你和慧君究竟有了幾許的愛情，而欲早締良緣，天樂給美雲這樣一說，沉吟着答道，我是很愛伊的，不過我倆的中間還說不出有許愛情，至於友誼，却也可說得深固而悠久了，我瞧伊對於我意氣相投，沒有什麼不愜於心啊，黃美雲將手向伊膝上一拍道，你的錯誤就在這一點上，須知友誼自友誼，愛情自愛情，你怎能併爲一談呢，慧君的個性當然是富於情感的，伊對待朋友，無論男的女的都不錯，然而你憑着這一些，便要想伊做你的妻子，却還是够不上呢，總要你們二人中間有了很深的愛情，自然水到渠成，如願以償，也不用這樣繞圈子行事了。俗語說得好。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哥哥，你是個聰明人。如何想不到的呢。天樂聽了他妹妹的說話，便道，我也是不得已而如此，你代我剖析得很清楚，承蒙指教，幸甚幸甚，美雲又道，這事一些也不能勉強的，我勸哥哥以後倘能去開慧君，別求佳麗，當然是很好的，如其不然，你還是耐着性兒守着伊。誠心誠意的向伊輸愛。不要求速成，須知有學問有德性的女孩兒家，必有一種孤芳自負高傲不屈的自尊心，伊自己對於婚姻問題，不得不慎重考慮，怎能輕易允許，誤了伊的一生呢，這當然非那些野草閒花可比了。況且慧君所抱的志向是要終身服務於教育的，一爲人婦，恐怕自有家庭瑣務種種牽掣，心無二用，以致違反了伊的初衷，這一層也是伊不能輕易答應人家之故阿，天樂點點頭道，你說得都不錯，我真是聰明一世，

懵懂一時了，妹妹，我不是來調侃你，倒問問你將來要不要答應發生呢，我們做男子的夢勞關雌，自然難免先向人家乞婚了，黃美雲別轉着臉兒笑道，哥哥，你不必來問我，我決不來托你做媒的，天樂道好啊，我被你當作話柄了，你是胸有主宰的，我也不敢問了，只是我對於慧君，雖然今番受了一次挫折。而我斷不肯即此偃旗息鼓而退。當秉着百折不撓之志依然去向伊追求。我想除非伊去嫁別人，否則終有水到渠成的日子，我將掬我至誠，貢獻於他，博得美人的青睞，這是天下第一樂事，美雲微嗔道，樂事，你們男子的心恐怕都是如此，他日倘能成功，我願你始終保持着你的至誠和寶貴的愛情，不要負了慧君，他們絮絮地談話時。恰巧船尾坐的是一個風流年輕的船孃。披着水浪式的雲髮，臉上也敷着脂粉，身穿一件青色布的時式旗袍，衣袖很短，露出一雙又肥又嫩的手臂，掉着漿，聽得出神，露出一臉的笑容，小艇雖然到了孤山放鶴亭前，他却仍向前划去，並不停泊，還是天樂把手向身後一指道。這裏不是到了孤山嗎。我們吩咐你要上去遊玩的，怎麼你划過了，不聽見嗎，那船孃被天樂一說，紅着臉，帶笑答道，哎呀，我忘記了，遂退到孤山之前，將艇停在岸邊，讓天樂美雲二人走上去遊覽，天樂因為他妹妹這次來杭，完全是給她催急而來的，事情沒有成就，累他白費數天功夫，心中很覺歉然，所以不再癡想那事了，陪着美雲一處處的去遊，這一天玩了許多名勝，垂暮時回到湖濱，天樂又請美雲在外邊用了晚餐

，然後代他雇着人力車讓他回校，美雲問道，哥哥你不一同去嗎，天樂道，橫豎明天慧君允許你一同出遊的，那麼請你們明天早上仍先到我處來吧，此刻時候已晚，我也不必再去見他，因為倘然見了他的面，自覺慚愧呢，美雲道，這又有什麼慚愧不慚愧，我們只當沒有這回事便了。明天你見了慧君。索性一句話不提吧，天樂點點頭，看美雲坐上車兒，說一聲再會，美雲的車兒向前去。他也悵悵然的獨返寓中了。他是和一個同事姓邱名燮的住在一間宿舍，他回去的時候，姓邱的也到外邊去了，還沒有回來，天樂開亮了電燈，獨自和衣向自己床上一橫。心中好生無聊，想自己是個翩翩美少年。又是世家之子，受過大學教育，可以說得很有資格去追求一個愛人了。我在交際場中也會和許多摩登女子週旋其間。很有幾個名媛垂青於我的，但我不知怎樣的偏偏愛慕慧君，雖然他的家世甚是清貧，而且是一個孤女，在別人手裏撫養成成人。只是我認爲他的性情學問都能高人一等。面貌也很清麗，自頂至踵一無俗氣，好似空谷幽蘭，獨饒清芬，使我不期然而然的傾倒於他，否則我何必癡癡着他呢，我的脾氣越是得不到的，越想得着，自己未免心急一些，所以想出此舉，現在聽了美雲的話，祇有自己再切實努力去得到他的情愛了。想不到我妹妹年紀雖然比我輕。而他的見解和說話却勝過了我，慧君的性情確乎比較我妹妹還要高傲一些，杜靜和伊相交了數載，尚得不到他的愛心，豈是容易的事呢，然而無論如何，此次他和杜靜等湖上相逢，總

使他芳心裏受到很深的刺激的，瞧他那天的情形，實在很是難堪，但在我平心而論，也不能專怪杜粹的，像他這樣和人不可不離若近若遠的態度，很易使人失望的。項錦花便是乘隙而入，遂使杜粹做了錦花的情人，但願我將來不要做杜粹第二便好了，天樂這樣沉思着，室門一啟，邱燮踱了進來，酒氣撲鼻，把頭上呢帽取下，向桌上一丟，脫下外面的馬褂，向床上一拋。一屁股坐在椅子裏，咳了一聲嗽。天樂也不去理會他，邱燮忍不住先開口說道，黃先生回來得早啊，天樂說了一聲是，邱燮見他不說什麼，也說不下去了，遂將桌上叫人鈴一按，接着便有一個當差的走來，邱燮指着他桌上一小瓶茶葉說道，來，我口渴得很，你把這上好的茶葉拿去泡一壺好好的茶來，當差的答應一聲是，遂取了茶葉瓶和一把白瓷青花的茶壺退出去了，邱燮從身邊取出一張照片，走到天樂榻前去，遞給天樂看，且道，你看這是名坤伶李玉豔贈我的，天樂接過一看，見是一張戲照，李玉豔飾着梅龍鎮的李鳳姐，果然嬌小可愛，冶蕩動人，於是笑了一笑道，真是一個好人兒，邱先生豔福不淺，一邊說，一邊依然身子不動，把照片向邱燮作着欲擲之勢，邱燮連忙雙手接去，放到自己的抽屜中，回身坐下，摸着下頷說道，李玉豔確乎是一個妙人兒，無怪他走了紅，他的唱做雖置之四大名旦中也無多媿色，只是你說我豔福不淺從何見得，我自己知道我的青春年紀已漸漸消逝了，已到哀樂中年，老家裏祇有一個黃臉婆，只因在外奔走衣食，他鄉遊子

，無可消遣，便跟了一班人組了一個票房，大家研究京劇，所謂不作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恰巧此次李玉豔來杭登台奏技，有海上雲岫老人來書紹介，我們震於他人的芳名，第一夜大家都去聆他的三本玉堂春，送了許多花籃銀盾以及立軸鏡架等物，代他捧場，果真名不虛傳，唱得珠圓玉潤，嫋嫋動聽，始終無懈可擊，博得知音者的讚美，第二夜演六月雪，第三夜演春香鬧學和御碑亭雙齣好戲，鬧動了整個的杭州市，恐怕梅蘭芳來杭演劇也不過如此吧，於是我就做了一篇東西，登在本地報紙上。極力代個妮子揄揚。他很感謝我們票房諸公的美意，所以臨去時設宴相謝，到了南京，還寫信來致意，又特別寄贈我一張戲裝小照，這不是使人可念嗎，天樂道，是啊，所以我說你是豔福不淺，邱燮道，這種玩意兒是常有之事，拆穿了說，我們不過借此在精神上尋些片時的快樂罷了，有什麼豔福可享，豈如足下能常親近美人呢，天樂道，怪哉，你有何根據，而說這些話，邱燮道黃先生不要瞞人吧，你不是有個很知己的異性朋友在國秀女學裏教員嗎，你常常到那邊去拜訪他人的，同事中有好幾個人都知道，我和你同室而居的，豈有不知之理，那天你同着你的女友不是坐着一隻小舟在湖上清遊嗎，有素心人作伴，此樂何極，還要說人家享豔福，你不是故意來笑傲人家嗎，天樂聽邱燮這樣說，也就答道，究竟誰享豔福，我也不必來和你分辯，不過沒有抓住事實，豈能信口開河，邱燮哈哈笑道，對了，誰先信口開河的，

天樂默然不答，閉着雙目，像着養神的樣子，這時當差的已將一盞香茗送來，邱燮取過一隻玻璃杯，斟上了滿滿的一杯，喝了數口，便去伸手向壁上取下一張京胡來，整整絃索，自拉自唱的奏起四郎探母的坐宮一段。唱得很是得意。天樂聽了，心中却更覺愁悶，沒得排遣，邱燮唱罷，又喝了一杯茶，緊緊絃索，唱起硃砂痣的借燈光來，天樂有些不耐，從床上站了起來，對他說道：邱先生。今晚敢是你喝够了酒，這樣高興，但時候已不早，儘管高聲獨歌，也防人家要說話的，我倦欲眠了，說着話，便脫下自己的長衣，邱燮被天樂這樣一說，便咳了一聲嗽，把胡琴掛上壁去說道，不唱便不唱，你是喜歡聽梵啞鈴和鋼琴之樂的。●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是也。我就不唱，免得你憎厭，天樂不說什麼，自己回到床上去睡覺，邱燮却又在燈下取出那李玉豔的小影來癡視了一回，然後也解衣安睡，天樂在睡夢中忽見當差的來報稱潘小姐有電話請你即去，天樂立即披衣起身，恍惚間已是天明，連忙驅車至校，早見慧君立在會客室裏等候，天樂上前相見後，慧君先開口說道，我今日即將赴滬，要和你分別了，天樂不由一驚道，你好好在此執教，怎麼中途棄去，慧君道，杜粹有電報來，他介紹我到上海一個女學校去做校長，他是校董一份子，我却不過他的情，已答應了，所以就動身，告訴你知道，天樂聽了這話，開口不得，暗想你和杜粹的感情不是早已疏遠了嗎，怎麼現在他教你去時，你又立刻允諾，可知你的心裏仍忘不了杜粹啊，真

非杜紳和那姓項的又有什麼變故，以致重溫舊夢了，好，我總算是白費心思。鏡花水月。空勞夢想，他心裏一陣難過，醒轉來時乃是一夢，邱燮的鼾聲大作，黑暗之中，瞧不出什麼，心中想了一番。雖然是夢。安知不有此一日，慧君既然無意於我，不如早息癡念吧，但又覺得慧君種種可愛的地方，使人未能忘情，不免徬徨不定，隔了一歇，天色真的亮了，不能再睡，一骨碌爬了起來，他因為慧君出遊，所以又請了一天假，在宿舍裏，看看雜誌，等候他們前來，約摸在十點多鐘時，當差的進來報稱黃小姐潘小姐來了，天樂聞言，忙拋下雜誌，取了呢帽和手杖，鎖了房門，匆匆跑出來，見慧君今天換了一件紫色的夾旗袍，外罩一件短大衣，足踏平跟的黑色革履，略事粧飾，益發靚麗，和美雲立在一塊兒，向天樂說一聲早安。天樂帶笑說道。今日要虛耗你的光陰了。慧君微笑道，美雲姊來杭遊玩。理當奉陪的，美雲道好，那麼你們陪我去吧，天樂隨着二人一同走出宿舍來，恰逢邱燮和一個職員從外邊走進來，邱燮立定了脚步，應應美雲和慧君，又向天樂臉上望了一望，笑嘻嘻的說道。黃先生。你們去遊西湖嗎，天樂點點頭道，是的，邱燮又微微笑了一笑，便和那人湊在耳朵上說了幾句話，走入裏面去了，天樂也不管他，遂雇了車子，先到石屋洞水得洞一帶去遊玩，在烟霞洞那邊寺院裏吃了午餐。又到理安寺九溪十八澗一帶去遊。都覺得清冷幽閑，不可言狀，心中非常怡悅，在龍井看山上採茶女掬取嫩條，還有映山紅開得殷紅

如血，帶着哀艷之色，美雲走過去折花，慧君坐在石上，天樂扶杖立在伊的左側，偶然回過頭來，却見慧君的一雙妙目正凝視着自己，不由退了一步，向慧君說道，這映山紅恐怕就是杜鵑花吧，鮮豔可愛，杜鵑啼日此花始開，白居易詠鵑花詩，有「淚痕泥損胭脂臉，剪刀裁破紅綃巾」句，所以此花總帶着可憐之色，使人不能無感，慧君却低下頭去，沒有回答，黃美雲折了一大枝映山紅，走回來說道，這就是杜鵑花，一名謝豹花，我倒識得的，你們可以帶去，插在花瓶裏玩玩，天樂道，你折得來的，你拿着吧，美雲道，啐，我難道帶到南京去嗎，把花遞給天樂，天樂接過，分了兩枝。將一枝送與慧君道，敬贈一枝花，慧君伸手接過來說道，有勞美雲姊了。美雲遂挨近慧君身邊，一同坐下，休息片刻，然後再去遊別處，直到天晚始回，但是慧君和天樂今日見了面，大家都好似沒有事的，只顧遊山玩水，一句話也不提起，次日早晨美雲要回南京去了，慧君已在昨晚購得幾樣杭州的土貨，送給美雲的，他因有校課羈絆，所以未能送至車站，便由天樂前來相送，美雲和慧君各道珍重而別，美雲自覺這遭來杭，徒然遊玩數天，他哥哥所盼望的事都沒有成功，未免無聊，回家後告訴了他的母親，黃太太也深爲不悅，很想勸他兒子從別處着想，不必再癡戀着慧君，遂教美雲寫信去，美雲却不肯寫，說道，母親不要勉強哥哥，且再稍待一二年再說，慧君倘然真的立志不移，那麼他自己也會灰心的，黃太太道，也能，你爹爹也不管

事，我隨便你們怎麼辦好了，於是黃美雲祇寫了一封信給慧君，謝謝他相伴出遊之忱，而慧君自從美雲說媒以後，心中非常感觸，更有些悲傷，天樂仍到星期日來訪晤，這些新出的雜誌畫報給慧君，彼此對於婚姻問題絕口不談，轉瞬已至春假，慧君回甬去掃墓，在他父母的墓前哭拜了一番，那時陳益智的靈柩也已葬於祖塋了，陳家已在清明節前去掃過墓，所以他沒有同往，陳柏年見了他，遂把他喚到書室中重行詢問，慧君却說自己願極努力於教育，婚姻問題却一時不欲提起，陳柏年道：我也並非急急，祇因那友人說起黃家子家世人品都很優越。他的妹妹又和你同級畢業的知友，他也和你是朋友。彼此都熟悉，黃氏子既然很有意於你，那麼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室，詩三百篇首列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婚姻是人生過程中免不了一回事，祇要謹慎於先，當不致貽悔於後，何必抱什麼獨身呢，況且我極願在我的眼睛裏瞧見了你配得一頭好親，有了美滿的家庭，那麼將來也可以到我亡友面前交代得過了，我的希望如此，至於嫁後你仍可在教育界服務的啊，現在你既不願遽定，我當然也不能來勉強你，但要提醒你的，有好機會的時候也不要失去，慧君聽了陳柏年這幾句話，低着頭，默默無語，陳柏年究竟不便和他多囉嗦，還講些別的事情，近來陳柏年經營的商業都有些不順利，他很想早些歇手，無奈他親戚朋友有許多人靠他吃飯的，都不願意他收縮，以致打碎了許多飯碗，其他也有種種問題，使他一時欲罷不能，心中

感覺得沉悶，慧君勸他出去遊玩散心，他遂帶了慧君和自己的女兒錫珍，一同到雁宕去遊了三天，方纔回甬，而慧君的暑假之期已滿，遂辭別了柏年夫婦，回至杭州學校裏來，天樂知道慧君回校，也就來訪問，慧君談起雁宕之遊，九龍湫瀑布的勝景，天樂聽得悠然神往，向慧君說道，山水之樂，勝過了其他一切，只恨自己爲公務所羈，未能相隨同遊，他日倘有機會，願游浙東諸山，慧君漫允着道，很好，因他們旅居杭州差不多和西子常見面，自然也不以爲奇，而想到別處作快意之遊了，在這幾個月內，杜紳方面竟沒有一封信寄來，慧君當然也沒有函去，從前是天天相見，今日却音信也不通，惻惻當然是淡薄，真令人料想不到的了，榴火照眼，薰風炙人，不覺已到了暑假，在放暑假的前數天，天樂恐怕慧君便要回鄉去，遂去看他，談起暑期中的生活，慧君說，近來我的身體有些軟弱，所以在暑假中不再做別的事情，回去看看書，休養過夏，天樂道，不錯，我看你的玉貌也有些清瘦，在這炎炎長夏中亟宜休養，使貴體增進健康，但最好是到空氣新鮮的山上去避暑，更爲有益，慧君微笑道，我雖也有這個思想，但一則費用較昂，二則一個人獨居山上，未免太覺寂寥，三則也沒有目的地，天樂道，匡廬風景雖佳，可惜太遠了些，倒不如普陀山山嶺海濱，景物雄奇，到那裏避暑去的人也不少，否則莫干山也是很好的消暑所在，交通便利，離此更近，倘然避暑莫干，我也常常來訪候的，慧君聽天樂提起普陀

山和莫千山，不由觸動伊的前塵影事，難過得很，遂搖搖頭道，這兩處我都無意去避暑，天樂想了一想，又說道，還有一個好地方，雖然遠些，可是今夏却值得去一遊的，慧君問道，什麼地方，天樂道，就是青島，那邊氣候很涼快，常有海風，今番暑期職業教育社等都要到那邊去聚會，很有幾個勝會，相繼舉行，倘然到那邊去，既可避暑，又可參加各會去聽講，多少得些益處，況勞山風景也是聞名的，你倘然有意前去，我想也要去聚會可以奉陪，慧君聽了，躊躇不語，天樂又道，舍妹也快放暑假了，我想寫封信去問伊可有興一遊。他若然答應的，我們此行更是不寂寞了。慧君點點頭道，美雲若能同去，我當然也很願到那邊去一遊，不過也不想多住，天樂道，一個多月不會嫌長久的，我回去就寫信，得到他的回音時，當再來告知你，慧君道，那麼你不要曠廢職務嗎，天樂道，我自有法想，可以借用名義前往，這裏的事也可情人兼代，祇要你高興前去，我是不成問題的啊，況且我好先回來的，這天天樂別了慧君，回去便寫了一封快信，寄往家中，隔一日接到美雲回信，表示同意，赴青日期聽候這裏決定，他准在南京相待，他想這樣慧君一定去得成功了，等到辦公時間完畢。天樂便坐了車子。趕到國秀女學裏來報告給慧君知道，恰逢慧君正在聚會，未即出見，天樂坐在來賓室裏靜靜的等候，直到六點鐘敲過了，慧君方纔出來，天樂立起身帶笑說道，我在這裏等了足有一個多鐘頭，何姍姍來遲，慧君微欠嬌軀道，對不起

得很，今天校中四時正開畢業生話別會，他們請我演說，固辭不獲，祇得出席，這樣不飽不聚完會方可脫身，令妹那邊可有信來嗎，天樂道，有的，便是爲了這事，我特來奉告，舍妹已允同往，至於日期可請你指定，我是遲早都可的，說罷，便取出黃美雲的函給慧君去看，慧君讀了一遍，點點頭道，美雲能回去最好了，此間校事大約二三日後即可結束，我想在這個星期六動身可好，天樂道，今天是星期二，還隔三天，准照所說的日期便了，我們坐火車去，先到南京，在做舍盤桓一兩天，然後和舍妹同行，你離開南京也將近一年了，慧君道，不錯，遂將美雲的信交還了天樂，二人坐談了片刻，校中晚餐鐘響，慧君要去用晚飯了，天樂道，請去用飯吧，我要告辭了，星期五的晚上我再來看你，星期六准坐上午的通車赴京，請在這兩天內辦擋一切，慧君道很好，於是天樂起身告別，慧君也到裏面去用晚餐，次日校中還有一些事情要去辦，他忙了一天，星期四方纔無事，上午出去買了幾樣東西，預備送給黃太太的，上午在校中整理行篋，又寫一封信到家鄉去，告知伊的寄父，說自己要到青島去一個月，然後返甬，以免他老人家掛念，晚上校裏又有教職員聚餐，星期五的下午，天樂又來顧談，告訴慧君說，他代表去出席某會，盤纏也有着落哩，到得星期六的早晨，慧君已將行李搬到外邊，專等天樂來了，一回兒天樂果然匆匆地跑來，他今天換了一身新製的夏季西裝，領帶也很鮮明，腳上踏着一雙白色革履，又戴一付

黑色眼鏡，見了慧君，便把頭上的龍鬚草帽探下，說一聲早安，你一切都預備好了嗎，慧君道，都好了，你的行李呢，天樂道，我早已派人送到車站去了，此刻汽車停在外邊，請開步走吧，他一邊說。一邊瞧慧君身上穿一件黑紗長旗袍。裏面隱隱露出白綢的長馬甲，雪白的手臂上繫着一只小白金手錶，手指上套着一隻翡翠戒指，足穿白色雞皮革履，臉上薄施脂粉，非常清麗，手中還提着一柄小小傘兒，心裏暗智喝一聲彩，慧君聽天樂說走，也就跟着天樂一同走出門去，且吩咐一個校役把他的行李搬到外面，果然有輛汽車靠在那邊，汽車夫見他們出來，便接過行李，收到車上去，又開着車門，伺候二人上車，在這當兒，門役急匆匆的追來，手裏高持着一粉紅請柬，對慧君說道，潘先生，這是一個喜柬，昨晚寄來的，我險些兒忘記交給你了，慧君接過一看，見是一張式樣十分美麗的喜柬，上面有立體式的數行金字映入眼簾，頓時感覺到異樣的刺激，心中不由一怔，天樂也湊過來瞧時，他口裏讀着道，

我倆承 王君榮先生 介紹謹於七月七日下午四時在上海八仙橋
魏明霞女士

青年會大禮堂舉行婚禮敬請

閩第光臨

杜 錦 翰 躬
項 錦 花 鞠 躬

席設禮查飯店六時
入席九時舉行茶舞

天樂讀到「茶舞」兩字，禁不住一笑道，這一對新郎新婦大概都是醉心於華爾滋的跳舞健將吧，與致真是不淺呢，回轉頭去，瞧慧君臉上微紅，冷笑了一聲，把喜柬向天樂手裏一丟，旋轉身走上汽車裏去了，

第十四回 道暑上征車共欽才媛 探幽來瓊島我有嘉賓

天樂知道這個喜柬不免又刺激了慧君的心弦，所以不說什麼，跟着他一同坐上了汽車，飛也似的駛至火車站，一齊下車，天樂付去車資，慧君要去購票時，天樂道，我在昨天早已購下了，你進去吧，遂命脚夫將行李搬入，又有一個當差的走過來，把幾件行李交代給他，天樂吩咐一起搬到月台上去，一會兒火車已從閘口開來，天樂和慧君踏上火車，坐到二等車廂中，看脚夫把行李安放好，氣笛一聲，火車輾輾而動，開出了月台，天樂和慧君是面對面坐的。在慧君椅子上並坐的却是一個很摩登的女子。臉蛋兒生得很不錯，兩道水汪汪的媚眼更有誘惑的魔力，起初讀幾張報紙，後來他座下取過一隻手提皮包，檢出一本黃色

封面的書來，隨着了數頁，又換了一本英文小說，托在手裏默誦，一會兒把襟上拴着的一枝自來水筆取下，在那小說上時時寫幾個字，或是做幾個符號，好似很細心研究的樣子，天樂估料這女子也許是一個女學生，大約肚子裏有些學問的，在火車上尚不肯空廢光陰，足見他的好學不倦呢，又瞧慧君也展開報紙觀着，並不說話，他也只得憑窗眺望兩傍田野的風景，火車駛至嘉興時，靠月台停住，許多乘客上上下下，紛亂得很，那女學生把手中書放下立起身來，一掠額前的青絲，咕咯咕咯的走到後面去了，慧君已將報紙讀畢，喝了一口茶，向天樂說道，到底特別快車來得快，不知不覺已到嘉興了，天樂點點頭道，是的，嘉興的烟雨樓風景絕佳，他日倘有機會，常伴你一遊，二人說着話，那女學生已走了回來，站立座前，雙手合抱着，向月台上閒瞧，不防車開了，車身突然一震，那女學生是不防的站立不住，身子一斜，跌向慧君身上來，慧君連忙伸手將他扶住，桌子上一杯茶也給他的衣袖帶着而滾倒，幸虧天樂搶住，沒有跌碎，可是小桌上已滿淌着水了，慧君忙把自己的手皮夾放過一邊，天樂也將那本英文小說代為搶到手裏，角上已有些沾濕了，一按電鈴，噴車上侍者過來拭抹，此時那女學生嬌靨上已起了兩朵紅雲，一邊整衣坐下，一邊向慧君招呼道，對不起，我自己太不小心了，請你原諒，慧君微笑道，沒妨礙，同時天樂已將那本英文小說雙手送還，他接到手中，又向天樂說了一聲謝謝，取過一塊甜香撲鼻的

白絲小手帕，在書的簿面一拭，天樂早瞧見帕上繡着一行紅色的英文，只是瞧不出是什麼字，大約是他的芳名了，慧君却向他問道，請問可是到上海去的嗎，在什麼學校裏讀書，很是用功啊，他被慧君一問，便從皮包裏取出一張小小名片，遞給慧君道，是的，我正到上海去，在文粹大學肄業，慧君一看名片，便道，尊姓是白嗎，一邊說，一邊又將這名片傳與天樂，天樂接過，見上面有鉅版印的三個字「白人鳳」就是這女子的芳名了，不由帶笑向白人鳳問道，白女士我要冒昧問一句，最近文壇上有位女著作家，寫過一部，「秋蟬」長篇小說的，和女士的芳名相同，不知可就是女士嗎，慧君聽了，也說道不錯的，這部書就是你送給我讀過的，寄慨深遠，描寫深刻，真是文情並茂的好小說，白人鳳微微一笑道，承二位過於獎譽，使我慚愧之至，我便是寫此書的人，只是著作家這個名稱却是不敢當的，那時候我到了鄉間去養病半年，有鑒於一般農家和窶民的生活困苦，所以寫了一些出來，竟被我的朋友介紹到大東出版社去，把它刊行了，應獎土飯之作，毫無是處，僥倖得以風行一時，這是我理想不到的啊，此時慧君和天樂都知道這女子果然是女作家白人鳳了，慧君以前又在文學週刊上得讀白人鳳的詩詞，嘆為非常佳妙，有白香山的神韻，出自婦女手筆。更是難得。所以腦海裏一嚮已印着白人鳳的作家大名了，不料今天會在火車上無意相逢，心中很覺愉快，遂又讚美了數語，白人鳳連說不敢當，天樂暗暗驚異，因為以前讀了

白人鳳的著作，以爲白人鳳不知是怎樣的一位女文學家，想不到他竟是這樣年紀輕輕的女學生，而又貌美於花，真是清才絕艷，李清照朱淑貞不足專美於前了，白人鳳是交際嫺熟的女子，因此也就向二人還詢，天樂和慧君都實說了，白人鳳也非常欽佩，天樂又問白人鳳近來可有什麼新著作，白人鳳答道，暑假中正想譯一部外國小說，就是此刻看的一本書，又擬把自己以前做的許多詩詞彙齊了，重行刪削一過然後刊行秋水樓詩詞草的單行本，此時因上海學校裏是放了暑假，被同學邀到西子湖邊去遊玩了數天，今日方纔返滬，又說自己在文粹大學文科修業，下學期入四年級，明年可以畢業，慧君和天樂都佩服他年少多才，所以一見如故，絮絮地談個不休，一會兒已到上海，白人鳳便要下車了，立起身來，向二人告辭，且說今天和二位邂逅，得蒙指教，真屬幸事，二位都是學界先進，尙望不吝獎掖，後會有期，二人也客氣了幾句，看白人鳳攜着一柄花洋傘，喚一脚夫代提着他的箱篋等物，向二人點點頭，翩然下車去，慧君遂又和天樂談起白人鳳的著作，認爲是個有長進的作家，火車在上海停了多時，方又開動，二人在車上各吃了一客大菜，下午纔到南京，慧君覺得舊地重來，平添不少感慨，遂同天樂指揮脚夫將行李搬下車去，二人剛跳下火車，却見人叢中有一女子花枝招展的擠過來，揚着他手裏的白手帕，嬌聲喊道，你們來了嗎，我在這裏呢，慧君定神瞧去，見是黃美雲，便帶笑答應道，「來了」說着話美雲已跑至

身旁，兩人緊攬着手，似乎不勝快慰之情，美雲道，我在昨天朝上接得我哥哥的來信，知道你們今天坐這次通車來京，所以準時來迎候的，慧君道謝謝你了，美雲又問天樂道，沒有遺忘東西嗎，天樂道，都在這裏，你們看好了行李，慢慢兒出來，待我先去雇好一輛汽車吧，於是他就跑向前面去了，慧君美雲監督着腳夫，隨着人羣，摩肩接踵的走到站外，天樂早雇了一輛汽車前來，於是三人帶着物件，一齊坐了汽車，到得薩家灣，停住，天樂吩咐下人，將物件搬進去，付了車資，和美雲陪着慧君走至裏面，美雲道，母親在樓上，他因昨天有些不適，所以沒有出去打牌，我們到樓上去坐吧，慧君點點頭，三人遂到樓上來，黃太太見兒子回家，又見慧君同來，心裏很覺快活，相見後，便請慧君到他房裏去坐，不免寒暄數語，黃太太細瞧慧君的臉龐，不覺說道，潘小姐多時不見，你却有些清減了，身子可爽快嗎，慧君道，並沒有什麼病，不過面容却確乎瘦了一些，自己也不知道的，美雲道，容貌雖稍清瘦，而精神尚佳，祇要在這長夏中好好養息自會豐腴，黃太太又道，大概潘小姐教書太辛苦了，天樂道，不錯，所以潘小姐要到青島去避暑，那邊氣候適宜，海濱風景甚佳，對於養病是很好的，湊巧那邊有許多集會，所以我也趁這機會去旁聽，並邀美雲妹妹同往一遊，黃太太道，很好，你們在外邊作事，平日很忙的，在這炎長夏，最好是去避暑，你們兄妹倆伴着潘小姐一起去吧，慧君道，我有兩位伴，這是再好也沒

有的事，不過伯母在府上太寂寞了，黃太太笑道，不要緊的，我祇要有牌打，便可消磨一天光陰，懶得出去，潘小姐且在這裏担擱數天，然後動身，好在這幾天還不十分酷熱哩，慧君答應一聲是，便去取出自己贈送黃太太的東西，一樣一樣敬奉給黃太太，且說這一些是杭州的土產，不值錢的，聊表微意，務請哂收，黃太太忙謝道，我也沒有什麼東西送你，却蒙潘小姐送了我這許多，真是過意不去了，慧君在黃太太房裏坐談一刻，然後退出來，到美雲房中去隨意坐談，天樂下樓去了，一會兒夕陽銜山，美雲和慧君先後至浴室中去洗澡，等到蘭湯浴罷，大家換了一件衣服，走到樓下，女僕送上幾碗百合湯來，請用晚點，天樂又來陪着慧君在庭中籐椅子上坐着閒談，晚風送涼，頗覺爽快，晚上美雲要請慧君出去吃館子，慧君堅辭不去，他說道，夏日少吃油膩爲妙，我不是大客人，南京又不是初次來，彼此相知有素，何必客氣，況且近來胃口欠佳，不如便在家裏吃飯，雅意心領了，美雲見慧君如此說，也就不敢勉強，遂教廚房裏預備些清潔可口的餚饌，把晚餐開到後面涼亭裏去吃，那裏四圍有花，亭中裝着一盞綠色燈炮的電燈，很是幽雅，黃太太也一同來相陪，晚餐以後，大家坐在涼亭外邊淺草地上納涼，談談說說，不覺已過十一點鐘，黃太太早已上樓去睡了，慧君也微有倦意，美雲道，夜深露冷，慧君姊可去安眠吧，慧君答應一聲，即立起身向天樂說了一聲晚安，跟着美雲上樓，美雲陪着慧君到他睡室的門壁一間

客房中去，使女阿香早走來伺候，開亮了妝台上一盞紫羅蘭色的小檯燈，發出幽靜的光，又把一雙白緞繡花拖鞋送到慧君面前，慧君遂換上了拖鞋，將手腕上的手錶解下，放在妝台上，見美雲坐在那邊湘妃榻上沒走，他遂走過去並肩坐下，阿香見二人不像就要安睡的樣子，便去倒上兩杯檸檬茶來，放在一張小几上，移至二人前面，自己輕輕地退到外邊去了，慧君遂問起母校的情形，美雲道，今年我沒有去聚校友會，但聽同學說，校務十分發達，慧君又問及夜校，黃美雲道，我前天曾遇見范鳴秋，據他說學生的數目和去年不相上下，但借用的那個火神廟，因為老道士死了，他的兒子要把這廟出賣換錢，時常引着外邊人看屋，幸虧這地方太冷僻一些，所以尚未得有主，假若一旦火神廟售去的話，我們的夜校不要受影響嗎，據范鳴秋的意思，最好由夜校集資購下，倒可以擴充一番，或是添辦農村婦女半日學校等等，只是這個夜校全仗同學們義務相助的，每學期要貼去許多錢，經費時感不足，何來巨款購置校地呢，慧君聽了便道，這事倒不可不早為之謀的，當然照范鳴秋的計畫是一勞永逸，而且前途尚有進展希望，不如組織校舍募捐會，向四處去設法捐款，料這破舊的火神廟售價至多三四千元錢，我們不妨買了下來，徐圖發展，美雲道，我也是這樣想，不過在外邊，向人募捐也非易事，慧君道，我們可以先向校內同學和校友會以及教職員方面去募捐，祇要大家肯為教育而犧牲一點便得了，黃美雲道，聽說我們校中的

文學院主任現在已做了某某局長，我們大可要他多捐一些，還有杜粹，他在上海銀行界很是得意，我們也可在他身上多想些法兒，諒他和我們以前都是行餘義務夜校的發起人，彼此很熱心的，雖然現在脫離了，總能慨助的，慧君聽美雲提起杜粹，眉峯頓蹙，沒有答話，美雲又說道，呀，我忘記一件事了，杜粹果然要和那個項女士結婚哩，今天早晨我接到他的喜柬，邀請觀禮，不知你可曾接到，知道不知道，慧君被黃美雲這一般閒，不由他不開口，遂點點頭說道，我在杭州動身時也接到他們的請柬，這當然是可能的事實，他請我們去吃喜酒，料想他心裏很是得意，自是美滿因緣，七月七日的那一天一定非常熱鬧，但惜我們要趕到青島去，不能親往道賀，喝一杯喜酒了，但賀禮是要送的，我一時也想不出什麼，倘然你沒有送時，我和你合送一份罷，美雲道，很好，但我們既不會畫，又不工書，送什麼東西呢，況且他們又在上海，我們即日要赴青島，慧君道，杜粹在滬，交游必廣，我們送些禮物也不能增長他的光榮，不如送禮券較為簡便，美雲道，你說得不錯，我想送十塊錢的銀行禮券，不知你要送多少，慧君道，他是明白我景况的，也送他十塊錢吧，明天我託你一同去寫了寄去可好，美雲道，這件事我准包辦便了，倘我不去青島，到時也許要去瞻仰他們的婚禮呢，那個項女士是十分摩登的新人物啊，杜粹一晌很醉心於他，早把我們老朋友忘懷了，慧君默然無語，只對着那盞紫羅蘭色的檯燈凝視着，悠然遐思，美雲

見慧君如此，料他心上又受了刺激，遂嘆口氣說道，人生聚散無常，想我們在學校裏的時候，……慧君恐怕他再要說下去，便回轉頭來說道，范鳴秋可是住在本地嗎，我們明天可去訪晤，把這件事商議得有些眉目，然後進行，也算爲一般不識字的人造福，美雲道，鳴秋住在英威街，明日上午我陪姊姊到他家中去一行便了，說着話聽粧台上的磬石鐘噹噹地已敲十二下，美雲從榻上立起道，時已不早，快請安眠，我們明天會吧，慧君也說聲明天會，送到房門口，見美雲走入他自己的臥室中去，遂閉門安睡，次日朝上起身後，見了天樂，天樂想要伴慧君出遊，但慧君要去找范鳴秋，婉言謝絕，十點多鐘時慧君美雲二人坐了車子，趕到英威街去訪拜范鳴秋了，那范鳴秋也是南京大學的高材生，他自繼任了夜校之職，也很熱心辦事，爲一般不識字的灌輸些正當的智識，這天伊正在家裏看書，忽有這兩個不速之客前來拜訪，使他喜出望外，連忙讓到客堂裏去坐定，先由下人送上兩杯汽水來，大家問問近況，慧君便說起他自己的來意，要范鳴秋籌備這募捐的事，一俟秋季學期開始，便可進行勸捐，范鳴秋當然贊成，他說道，我是蕭規曹隨，接手以來，無不照着慧君姊等宗旨行事，但恨學問淺薄，常恐有隕越之虞罷了，至於募捐一事，無日不在念中，祇因才不足以孚衆，恐怕難成事實，今既有兩位指導，使我放心去做了，將來兩位大名要寫入發起人之列的，慧君道，不要客氣，鳴秋姊如雷臂助，自當盡力，發起人當然不敢推辭

，到時我當向國秀女學的同事和同學等募捐，集腋成裘，以期達到目的，我等大家爲平民謀幸福，誰也不必客氣，范鳴秋聽了慧君的話，更是佩服，便留二人在伊家中用午膳，二人也不堅却，飯後，二人又和范鳴秋談了多時，方纔告辭回來，把這事告訴了天樂，天樂笑道，你們都是熱心教育家，可敬之至，黃美雲道，哥哥，將來募捐的時候，我們要請你慷慨解囊，多多相助的啊，天樂道，理當稍盡綿薄之力，說着話又對慧君笑了一笑，遂伴着慧君等到玄武湖划船，慧君坐在舟中，不由想起杜鰲，無限感慨，次日天氣稍熱，慧君不欲出外，催促天樂早赴青島，天樂便去購定車票，預備好他們的行李，一准明天動身，到了明天，他們三人辭別了黃太太，一起坐滬平車先到濟南，擔擱二天，去遊大明湖等勝景，然後再坐膠濟路的火車而到青島，起初住下一家旅館，因旅館內較爲煩囂，天樂便去拜訪一個姓方的朋友，素知姓方的有別墅園林，境至幽靜，想在他別墅中借一下榻之地，姓方的和天樂是世交，當然十分歡迎，一口答應，便指定別墅內靠東有兩樓的精美屋舍，請他們居住，天樂不勝歡喜，道謝而別，次日他遂和慧君美雲帶了行李，到別墅裏來和姓方的相見，姓方的同他夫人懇懇招接，早已把那邊的精舍重行佈置一過，又打發一個年輕的女僕來朝晚伺候，天樂等當然很是感謝，他們三人僦居別墅之後，每日上午看看報，在園林中靜坐茗談，或和居停主人閒話，下午却到海濱浴場去行海浴，天樂十分高興，但

慧君瞧着海景，不免要想起普陀山上的影事，有無限根觸，所以他總是坐在沙灘邊，並不下水，眼看着許多男男女女穿了奇形怪狀的游泳衣，到海水中去浮沉爲樂，天樂見他歡喜這個，便和美雲陪他到海濱公園散步或飲冰，等到教育社等各個大會開幕時，他們常常去旁聽，晚上回來，納涼笑話，慧君的精神上果然得到不少調劑，而身體也好得多了，慧君又聞嶗山風景奇妙，去遊的人很多，所以便問天樂何日前去一遊，天樂道，稍緩數日，等待一個友人來了，一同前往，慧君道，什麼友人，爲什麼必要等他來，美雲在旁說道，慧君姊，他是信口亂道，休要相信他的話，我們要遊便遊，天樂對美雲一笑道，你知道我說的友人是誰嗎，再隔數天可以明白，到時有事實來證明的，你何必要說我亂道呢，慧君聽了他們的話，不知他們藏的什麼悶葫蘆，也就帶笑說道，很好，且待那位友人到了再作道理，黃美雲聽着這話，頓時臉上紅起來，走開去了，慧君心裏未免有些狐疑，有一天天樂和美雲出去聚會了，慧君因爲這天精神有些疲倦，懶得出外，一個人在別墅中靜睡休息，他是和美雲同睡一室的，間壁便是天樂的寢處，伊的床靠在橫邊，聽聽窗外樹枝上鳥鳴嚶嚶，還有遠近的蟬聲，微微的涼風吹入窗來，四圍靜寂得很，想起今天是七月十二日，杜鵑和項錦花在上海結婚已有數日了，想他們新婚燕爾，如魚得水，彼此愛情當然異常濃厚，在此蜜月之中，可要到那裏去一遊，那項錦花果然是美麗的女子，交際的本領又好，最

容易使一般青年男子傾倒於他，杜粹不知怎樣的和他邂逅以後，便會如磁石引針般的愛上了，現在杜粹的心坎中自然祇有着他的愛妻一人，其他的朋友都忘懷了，以前他和我朝夕相聚的，醫院探疾，荒野援手，小樓清談，勝地登臨，未嘗不有很深摯的情愫。然而今日都如烟消雲散，化爲烏有，徒留着一些影痕而已，覺得自己的經歷太變幻了，在這過去的小小人生過程中竟有這些錯綜的，悲樂無常的變化，使自己也難以相信，他正在深深地思想，忽聽樓梯響，那個女傭忽忽地走進房來，對慧君說道，潘小姐有信在此，慧君道，拿來我看，便伸手接過一封信，女傭回身下樓去了，慧君接到手中，一看長而大的信封，旁邊有一行很大的紅字，乃是鐵道部緘，旁邊加上一個簽名，寫得很潦草，瞧不清楚，又看上面寫的地址而外，是黃美雲女士玉展，原來不是自己的信不知是那一個寄與美雲的，鐵道部裏有他的朋友在內嗎，他沒有告訴過我啊，頓時想着前天天樂所說的話，確乎有些蹊蹺，什麼友人不友人，莫非那信寄的人就是美雲的……他想到這裏，點了一下頭，微微一笑，便坐起身來，拖着睡鞋，走到美雲床前的一張粧台邊，把信端端正正的放好，自己又取了幾張報紙，依舊橫臥在床上看報，將近午刻時，聽下面天樂兄妹倆笑談之聲，知道他們回來吃飯了，遂丟開報紙，起身下榻，穿好鞋子，剛纔走到房門邊，天樂和美雲已登登的跑上樓來，黃美雲一腳跨進房中說道，外面究竟熱鬧呀，姊姊一個人閒靜得很，天樂在後

也道，今天會中坐得非常擁擠，雖是開足電風扇，却總有些不住，明天不去了，潘小姐靜睡多時嗎，慧君點點頭，便對美雲說道，那邊粧台上有你的信美雲忙走過去取在手中，天樂也搶過來問道，是他寄來的嗎，美雲把信向背後一藏，一手把小扇子揮個不停，說道，不干你事，天樂回頭問慧君道，是鐵道部寄的嗎，慧君道，正是，大概是美雲姊的朋友，你不認得嗎，天樂笑笑道，鐵道部，果然被我猜着，怎麼不認識，妹妹，你快拆開來看看他究竟幾時來，否則我們……天樂的話還沒有說完，美雲將頭一扭道，你不要管他，天樂道，我自然不好管他只是你如何如此模樣，難道在潘小姐的面前還要掩飾嗎，我不如將你的祕密揭穿了吧，橫豎他快要來了，大家總要見面的，慧君却站在一邊，不便插言。美雲道，任憑你怎樣說吧，但不要造謠，說着話，走到床邊去，撕開了信封，抽出兩張信箋來默誦，天樂便說道，我沒有什麼作用，不必造謠，只是據實而道，潘小姐，我妹妹有一個很知己的朋友，姓高，名毅生，是個德國留學生，專研究鐵道事業的，現在鐵道部任職，一晌我也沒有知道，還是今年廢曆新正回里省親時，在太白酒家見過一面，我們此次到青島來，恰巧他有公事赴津，沒有相晤，但他回京後，聞得我們在此，很想也來這裏遊玩數天，上次他有來函說，正向部中商量請假，倘能得准，必來一遊，今天他又写信至，說不一定已有行期了，前天我說的友人就是指的這位高，說罷，哈哈大笑，美雲紅着臉道，哥哥

，你不要胡說，天樂道，你別賴，丈二荳芽菜老嫩起來了，別的不要說，究竟毅生要不要來。美雲道。毅生的信上說，隔兩天可以來青，那麼明後日可到了，天樂道，好，到那時給潘小姐見見也多認識一個人，我們都是自己人，早晚不瞞了的，於是美雲走到慧君身邊說道，你看我哥哥喜歡向人取鬧，我的朋友來了一封信，他非要加鹽加醬的胡說八道，真不知他什麼意思了，慧君笑了一笑道，你們不是回來吃飯的嗎，那麼還不下樓去嗎，恐怕飯已開出來了，這時女傭果然上樓來請用午餐，天樂道，哎喲，我肚子餓了好多時候，竟忘記了嗎，回身先走，美雲也將這封信向抽屜中一塞，挽着慧君的手下樓來吃飯了，這樣一來，慧君方知黃美雲已有了他的心上人兒。上次來杭時却守口如瓶，一句也沒有提起，現在瞞不過我了，我倒要瞧瞧那位姓高的是個怎樣傑出的人材呢，黃美雲被天樂一說破，知道瞞不過慧君，好在彼此是知己好友，何必諱言，遂在晚上乘涼時，把自己和高毅生如何結合爲友的經過，約略告訴一遍，原來高毅生是南京女中校長的表弟，他們在校長家裏遇見而經校長介紹相識的，交友的日子不多，而高毅生對於美雲却一見傾心，十分愛慕，祇要美雲一有表示，訂婚是旦夕間事了，兩天過後，正是晝長人靜的當兒，美雲和慧君在樓上午睡，忽然天樂跑上樓高聲說道，別睡啦，客人來了，二人一齊驚醒，美雲坐了起來，將手揉搓着眼皮，正色問道，這話當真嗎，別鬧玩笑，天樂道，誰來謠報，你自己快到樓

下去看，不是毅生來了，還有誰呢，美雲笑了一笑，便換上一雙白皮鞋，披上一件青紗旗袍，取過一面鏡子來，照了一照自己的面龐，把雲髮輕掠數下，又取出脂粉盒兒，搽上一些香粉，回頭對慧君說道，慧君姊，你也下樓來，慧君微笑道，你先下去，我就來了，美雲遂和天樂先下樓去，慧君從榻上起身，也穿上一件白紗旗袍，對鏡一照，把桌上的小木梳在額上理了數下，便取過一柄小團扇，一步一步的走下樓來，步入左邊那間憩坐室裏，只見靠窗椅子上正坐着一個西裝的少年，面色微黝，五官却是端正，身軀也很雄偉，天樂美雲都坐在旁邊，陪着談話，大約就是高毅生了，那人一見慧君翩然而來，連忙站起身來，比較天樂長得多了，天樂兄妹便代慧君介紹一過，大家重又坐下，女傭又添上一杯橘子水，慧君聽高毅生吐語豪爽，聲浪也是響得很，完全沒有文弱之態，倒像燕趙健兒，和益智杜擘天樂都不同了，高毅生說，他此來祇請得二星期的假，除去途中往返日期，在青島至多耽擱四天光陰，所以目的是急於出遊，美雲笑道，我們早要到嶗山去，因為要等候你，所以遲遲未遊，明天一早我們必到那邊去一覽風景，今日爲時已暮，少停不妨到匯泉浴場去，你不是很喜歡海水浴的嗎，毅生點點頭道，好極，你們想已去過數次，請你們引導吧，美雲道，那邊我們也祇去過一次，還有棧橋也是很好納涼之所，毅生道，今天先到匯泉，緩日再往棧橋，於是四人坐談一回，便到匯泉浴場去了，毅生很急切地要作海水浴

拉着天樂要他作伴，天樂自然答應，毅生又對美雲慧君二人說道，請兩位也下水去一浴吧，海水浴是大有益于身體的，我在德國時，當酷暑到臨之際，必要往海濱去作海水浴，且歡喜從事各項運動，或爬山打獵所以你們瞧我的身體好似蠻牛一般呢，美雲笑道，蠻牛不去耕田，却來海濱做什麼，他就問慧君可去同浴慧君不肯答應，美雲道，你沒有聽得毅生的話嗎，海水浴是增進人們健康的，你的玉體素來柔弱，在此地何不多作海水浴呢，前兩次我們邀你同浴，你總是拒絕，今番却不許你再迴避了，無論如何，我必要你奉陪的，不要膽小，你看水中許多男男女女不是很快活的嗎，天樂也說道，你就去玩玩也好，否則剩下你一人，我們也不放心的，快去快去，毅生道，大家共共興，慧君被衆人苦勸着，只得依從，黃美雲便攙着他的手臂，跟着毅生天樂同去裏面更換浴衣，先後入水，毅生是游泳家，拍着水波，早已遠遠地去了，天樂膽子較小，只在人多之處，海水淺的地方浮遊，美雲却和慧君在一塊兒，各將半個身子浸在水中，美雲見旁邊一個西婦穿着紅色的浴衣，在水裏候來候去，婉如一尾金魚，不由引起了他的興致，雙手不住的分着水向前遊去，慧君也一橫身跟了上來，轉瞬間已及美雲之肩，美雲對他笑了一笑，兩人遊了一個小小圈子，美雲覺得疲倦了，首先走上岸來，慧君自然也相隨出水，大家坐在海灘上吹風，美雲帶着喘息，向慧君說道，原來你的遊水本領並不錯，對於海水浴不是門外漢，何以起先不

肯入浴呢，慧君道，沒有什麼，我的興味太淺而已，美雲道，你是藏而不露，我却錯疑你膽小哩，我們在此等候他們吧，二人談了一回話，只見天樂和毅生已浴罷而來，站在二人面前，毅生一笑對美雲說道，你們二位早已上來嗎，我獨自游泳到很遠之處，天樂却不敢跟上呢，美雲道，毅生，你不要自以為本領大，一個人寧可小心一些，聽說這裏常有會遊水的人出毛病的事，海浪來時也許抵擋不住，這不是比較本領的地方，你究竟不是水滸傳上的浪裏白條張順，混江龍李俊之類啊，毅生笑道，教訓得很對，我當謹拜嘉言，以後審慎了，聽一個朋友說，這裏海邊有許多精通水性的小孩，能向海中取物，當輪船開到青島時，他們都在海邊，出其伎倆，來換客人的金錢，有一般客人往往把金錢拋向海水裏去，那些兒童眼明手快，立即攢入手中去把錢搶到手裏，探身出水，又把金錢托在手裏，顯顯他們的好本領，希望客人再拋擲一些，這種真可謂冒險生涯了，美雲道，你也有這本領嗎，要不要我來試試，毅生道，我自問尚沒有這種水裏功夫，一邊說，一邊傍着美雲盤膝坐下，天樂也就蹲在慧君身邊，柔聲問道，潘小姐浴了一番有些力乏嗎，慧君道，稍覺疲倦，美雲道，慧君姊也會游泳的，對於海水浴並不是破題兒第一遭，我今天倒覺力乏了，毅生接着說道，你睡下休息吧，黃美雲遂玉體橫陳的躺在毅生面前，把雙手彎到後面去枕着頭，毅生打着扇，和他喁喁而談，慧君瞧了，不由又想起自己和陳益智在普陀山海濱清遊

的情景來，那是已成過去的泡影了，偶然浮起在腦海中，便覺心頭奇痛，所以一手托着香腮，默默無話，天樂見慧君好似在那裏轉心事，也不敢去驚動他，只是望着野景。海風一陣陣吹來，甚是涼爽，隔了一回，毅生依舊和美雲清談不倦，天樂再也忍不住了，立起身說道，我們玩够了，不如去換換衣服，到別處去走走罷，潘小姐身子也不宜於受涼，毅生和美雲被天樂這樣一說，打斷了他們的話匣子，美雲坐起嬌軀，毅生一伸他肌肉豐富的臂膊，將美雲輕輕扶起，當風而立，美雲點頭說道，果然涼了，我們回去吧，慧君也和天樂立起，四人一同走到裏面去，換上了自己的衣服，離開海濱，馬路上電炬燦燦，涼風拂衣，許多人都興高彩烈地或坐車，或步行，來來往往的甚為熱鬧，五人走了許多路，已至李村路，那邊地方幽靜，跳舞場很多，車水馬龍，絡繹不絕，一陣一陣的爵士音樂從場中傳送出來，活動閃耀的霓虹燈，好似張着魅眼來誘人進去，有不少的人川流不息地出出進進，天樂道，我們去喝杯汽水吧，毅生道，很好，四人便走入一家咖啡店中，擇一雅座坐下，大家先吃了一大杯冰淇淋，毅生要吃西餐，天樂便請他在這裏吃，搶做東道，慧君也只得同留了，晚餐已畢，天樂付去了酒飯之資，大家略坐一刻，便出了咖啡店，走向別墅來，毅生道，別墅中可有下榻之處，否則我當去旅館開好一房間，天樂道，我住一間寬大的樓房，你儘可住在一起，只要我向居停主人商借一榻便得了，何必分開來呢，美雲道，

我早已吩咐女傭借一鋼床安排在哥哥房中了，毅生道，謝謝你們盛情招待，我就老實不客氣了，於是四人折回別墅，重又坐在園中納涼閒話，螢火點點，飛舞在花叢林梢間，遠遠銀箏之聲，如怨如慕，忽疾忽徐，諒係主人在那裏雅奏，直到更深，大家方纔上樓去睡，先走到天樂室中，見有一張鋼床架好在窗左邊，掛着一頂透涼羅的雞罩帳，毅生道，果然很好，比較旅館裏舒適而清靜得多了，美雲道，你早些安睡吧，我們明天要去遊嶗山呢，遂和慧君向他們二人各道了晚安，步入自己房中去作華胥之遊了，次日早晨，天上有一些浮雲，陽光稍淡，毅生道，但願烈日不要放出他火一般的光來，也不要下雨，照這個樣子，我們遊山是很好的，天樂邀居停主人姓方的同行，恰巧主人在市府有酬酢，不能相陪，代他們雇定了一輛汽車，於是天樂毅生慧君美雲四人一同帶了照相機望遠鏡熱水瓶手杖食物等旅行東西，出了別墅，坐上汽車，往遊嶗山，那山在即墨縣東南海濱，離開青島約有五十多里，高峻幽深，有人跡不到之奇境，琪花瑤草，古松老柏，怪石巖巖，珍禽奇獸，元和志言，「泰山自言高，不及東海嶗，」可知嶗山之高並不亞於泰山，不過地稍偏僻近海，遊蹤少至，還沒有泰山的著名於天下了，四人在車中一路玩賞道旁風景，飄輪疾駛，約行一小時多，已盤旋山中，使人目眩心悸，慧君幾乎失聲而呼，來到山徑仄隘之處，汽車停住，四人一齊下車，汽車夫去山中僱了一個童子前來做他們的嚮導，那童子十分伶

例，會說會話，伴着他們走，講些山上風景和古蹟，但大都是些神話，慧君笑道，這真是「齊東野語」了，山中到處有奇峯怪樹，更有泉聲鳥韻，不同凡響，令人心曠神怡，飄飄然有遺世獨立之想，在下清宮用午膳，道人殷勤招接，取出一本黃簿子來募捐，教生提筆而寫，捐了三十塊錢，當場付訖，又取出十塊錢付了餐費，便要再上去遊覽，道人送到門外而別，童子又在前領路，更登高處走去，愈行愈險，慧君和美雲都走不動了，前面有一泉水，清澈見底，那邊山壁上有一小亭，四人攀登而上，慧君首先坐在石上，喘着氣說道，我不能上去了，你們去吧，天樂瞧他額上汗珠如雨，雙頰益絳，嬌喘微微，遂點點頭道，今天潘小姐果然走得不少山路，而力盡了，我們便在這裏小坐一下，且可俯瞰半山風景，涼風冷冷，可說非人境了，黃美雲跟着慧君坐下，把手帕揩着他臉上的汗說道，我也力乏哩。我們以前在南京遊過什麼清涼山棲霞山等。那裏及得到此山之高呢，聖人云：「登泰山而小天下」，嶗山正相伯仲，覺得前所見的無異培塿了，教生到泉水裏去濯足，又代慧君美雲攝了數影，他對天樂說道，那邊有徑可登，我想和你再到上面去，讓兩位和童子在這裏休息，不知你可有力氣去爬山，天樂道，尚可奉陪，只是拋下他們在此，我未免有些不放心，美雲笑道，你怕我們被老虎啣去嗎，我們決不走開，慧君問童子道，這裏可有兇惡的野獸要出來傷人，童子搖搖頭道，我沒有聽人家說起，至多有幾隻狼。可是在這們地方。他們

不會來的，况又在白晝，決無危險，毅生道，那曉我們稍遊片刻就下來也好，說着話，便挽着天樂的手，向上而山勢峻峭的地方奮勇而登，不多時已不見他們倆的人影，慧君美雲各枕石而臥，聽聽風聲泉聲，俗慮都捐，童子却在亭外打瞌睡，二人歇了一回，起身在亭的四周走走，杳然寂然，那裏見到一個人，毅生等又不知那裏去了，慧君帶笑向美雲說道，倘此時來一猛獸，我等性命休矣，美雲道，你不要胆怯，方纔不聽童子說過山中沒有虎豹的嗎，慧君搖搖頭道，童子的話難以憑信，這樣一個高大的深山，豈無野獸之理，就是來了一隻狼，我們也就尷尬了，美雲道，不會有的，若在夜間却說不定有山貓出現，所以我們平時最好練習些武術，不但能使身體強壯，遇有危險之時，也可借此自衛，二人正閒話間，天樂毅生已走回來，滿頭是汗，身上的外衣都脫了下來，天樂帶着喘說道，你們在此可覺寂寞嗎，慧君道，我們胡亂閒話，還不覺得，藉此休息休息，你們上山去，可登最高之峯，天樂道，那裏那裏，我們爬了一個高峯，俯視螺峯萬點，羊徑千迴，自以爲已至最高峯，誰知背後還有一峯，更要高出幾許，依毅生的意思，再想上去，可是我力已盡，無勇可買，他也祇得跟我同回了，此山十分廣大，一日之間豈能盡遊，他日有興再來吧，時已不早，我等可即下山，毅生道，天樂兄到了上面，代你們擔憂，所以我也來了，留着未遊之處，也好和山靈作他日重臨之約哩，美雲笑道，你們真個怕我們給虎狼吞噬嗎，

我們在此歇息，却代你們担心呢，於是四人一同下山，童子領他們從東邊一道曲徑中走下，以爲可以抄近路，誰知走到一處，沒有鑿成的磴級，須從光滑的山石上跳下，或是奔下，慧君美雲都喊一聲啊呀，那個童子却一翻身骨碌碌的滾到了下面，平坦之地，天樂估計從上面下約有二丈多高，順着勢衝下去，或不至於傾跌，但是慧君等却够不上了，毅生回頭對他們說道，到了這種地面，你們便不敢走嗎，我是常常爬山的，以前在外國阿爾卑斯山所走的路，真要峻險數倍呢，即如我國的黃山，也很有幾處令人興行不得也哥哥之嘆，我却都安然行走，毫不退縮的，你們請看我跑下去吧，美雲道，這山石很光滑，不要一失足跌下去嗎，毅生道，不會不會，即便跌下去也不妨，下面又非絕壑深谷，怕什麼，那個童子不是已滾了下去，安然無事嗎，說着話，提起雙腿，很快的衝到了下面，抬起頭來向他們說道，不是很省力嗎，天樂顧視着二人說道，我尚可勉強一試，你們倆怎樣呢，若是縮回去，一則太不值得，二則時間也將不及了，美雲剛要開口，只見毅生又一步步爬到上面來，向他們說道，你們站在這裏怎麼樣，不走時天要晚了，美雲把雙手一抱，退後兩步說道，你有本領走，我却不敢，倘然栽了一個筋斗，不是玩的，毅生道，既然胆怯，待我來抱你下去可好，美雲微笑道，我又不是小孩子，誰要你抱，萬一你抱了我跌一交時，我更受不了，毅生道，那裏會跌，你請放心，你的體重至多不過八十多磅，我把你穩穩的

托了就是，天樂在旁說道，這樣也好的，毅生道，在這尷尬的當兒，我有的力氣，不妨盡些義務，不要客氣，我決不跌痛你，一邊說，一邊走至美雲身旁，施展猿臂，喝一聲起，早將美雲平平的托了起來，回頭又對慧君說道，我送了他下去，再上來助你可好，美雲早在他的手掌上喊道，毅生，你當心些，不是玩的啊，毅生道，知道了，雙手托起美雲，邁步從那光滑的石上溜了下去，上面天樂早對慧君說道，我沒有這個本領，慚愧得很，潘小姐也煩毅生托下去吧，可以省力不少呢，慧君搖搖頭道，我不要，天樂道，那麼我來扶着你一同跑下去，比較一個人跑好了，慧君道，不，我的脚步恐怕追不上你的，此時毅生已把美雲托至下邊，安然無恙，將美雲放到地上說道，我說不會跌痛你的，你現在可相信嗎，美雲紅着臉說道，謝謝你，現在你索興上去，也把慧君姊托下來吧，毅生答應一聲，又跑將上來，對着慧君說道，潘小姐你聽見嗎，可以放心信任我了，慧君道，我不要，待我自己試試看，毅生聽了這話，不由一呆，天樂道，那麼我和毅生兄兩人扶着你跑下去，也不致於傾跌了，慧君點點頭道，這樣也好，於是將他的手臂兩邊伸開，二人各扶住了他，從那光滑的石上跑了下去，慧君回頭埋怨那童子道，都是你不好，引路引到這裏來，前面去可再有這樣難走的山徑嗎，童子道，沒有了，這是出人意外的啊，天樂道，當已上了，不必說吧，你快引導我們走，大概打從右邊山嶺上下去了，是不是，童子道，是的，於是

引着他們，一路走到嶺下，暮色已至，汽車已在那裏守候，天樂遂取出一塊錢來，給了童子，大家坐上汽車回去，這天晚上，慧君和美雲都覺十分疲乏，所以早睡，次日天樂兄妹和慧君又陪着毅生出遊，上午去參觀各處名勝，下午他們又去遨遊幾個公園，園中最多的樹木要推洋槐了，開的花作白色，都望下垂，宛如麥穗香風四溢，又有各種的櫻花，也很多，傍晚時，他們在外邊館子裏用了晚餐，又在晚風中閒步，至中山路的南頭，那邊有棧橋一座，是海軍由艦登陸的地方，海風涼爽，空氣新鮮，晚上便有許多中外士女來此納涼，所設的長椅，都有人滿之患，四圍有絃索聲，唱歌聲，笑語聲，十分熱鬧，他們走了多時，得到一隻小小的長椅，祇容兩人坐地，毅生和天樂遂讓慧君美雲二人坐下，他們站在旁邊，隔了一歇，毅生忽然走開去了，天樂向美雲道，毅生到那裏去的，你可聽見嗎，美雲道他似乎向東邊海濱去的，我去找他，這時候該回去了，說着話立起身來，便望東邊移步而去，天樂見美雲去了，便在美雲坐的地方坐下，帶着笑對慧君說道，這幾天我們可謂暢遊了，同時我覺得你的精神也比較在杭時奮發一些，可知換地療養，確乎是有效的，服務於教育界中的人在放暑假時，應該到涼爽的地方避暑，休息一二個月，精神上得到調劑，方不負半年來的辛勤呢，慧君笑道，一般教育界中的人那裏能够這樣呢，教員的薪金甚爲菲薄，平常時候忙忙終日，所得的殊有限，一般有家庭負擔的，仰事俯畜，常常捉襟

露肘，不敷開支，放了暑假，依舊要想法去做些別的工作，來補他的不足，怎樣有力量可到外邊去避暑呢，所以一般人對於服務教育事業視為清苦的服役，我因自幼時遭遇可憐，所以願為一般女同胞多多盡力，開導民智，最好要辦一規模宏大平民學校，以及婦女半日學校，為失學的同胞增加些幸福，纔不負我求學的本意和成就我的恩惠，至於別的事情却都不在心上了，天樂聽了，不覺默然，慧君有些覺得，遂談談山水之樂，隔了一歇，慧君對天樂說道，美雲姊和高先生到那兒去了，天樂道，他們大概在海濱散步吧，慧君道，我們去找找他們，不如早些回去，天樂答應一聲，兩人遂立起身向東邊走去，海濱沒有他們的影蹤，天樂道，咦，他們走向那裏去的呢，又走了十數步，慧君把手向那邊一株大樹下一指道，你瞧樹旁邊有兩個黑影，正背對着我們而坐，不知是不是他們，天樂道，我與你走去一看，便知究竟，兩人遂輕輕地踏着芳草，走至大樹下，果見樹下一條鐵椅上，並肩坐着一男一女，耳鬢廝磨着，正在喁喁而談，雖然是背後影，但已瞧得出是他們倆了，然而天樂尚不敢叫應，恐怕出於孟浪，叫錯了別人，忙轉到他們身前去一看，果然是了，遂說道，好呀，你們在這裏談話嗎，我和潘小姐在那邊等候良久，不見你們回來，方纔走來尋找，幸虧潘小姐的眼睛尖，他瞧見你們在這裏呢，此時美雲和毅生一同立起身來，毅生答道，對不起得很，我本到海邊來眺望海的夜景，令妹跑來找到了我，走回的時候，

見這樹下倒空着一張坐椅，所以坐一刻兒了，美雲回轉頭去，見慧君立在椅後七八步遠，兩手垂着，低倒了頭，不發一言，忙過去握住了他的柔荑，帶笑說道，對不起，你來找尋我們，慧君道，你和高先生不是在此清談嗎，這麼一來，不是驚，……慧君的話沒有說完時，美雲早伸手向慧君嘴上一按道，不要說了，我們走吧，慧君道好，我們此刻也可回去了，於是四個人安步當車的走回別墅，這天晚上慧君和美雲坐在室中，沒有上床去睡，熄了電燈，一輪明月瀉出他皎潔的光來，射到室中的地板上，一陣陣的涼風吹來，夾着近處鋼琴的颯颯之聲，二人噙着瓜子，嚼着雪梨，閒談一切，隔壁房中的毅生和天樂都已鼾聲大作，深入黑甜鄉了，美雲忽然問慧君道，你看毅生這人到底是怎樣的，慧君微微一笑道，你問我這個問題嗎，我和高先生不過相聚數天，恕我尚沒有衡鑒他人的能力，你們是交深的，難道你還不深曉嗎，美雲道，你的見識比我高，所以我問問你，慧君道，我比你高什麼，恐怕你的眼光較我卓越數倍呢，據我看來，高先生的性情是非常直爽的，待人也很有誠懇，也是非常高深，地位也很優越，真是個僑儻之士，無怪你願意結識這樣朋友了，但不知幾時能够給我吃杯喜酒，這是我渴望的，也是樂觀厥成的，請你千萬不可隱瞞，美雲道，好啊，你倒這樣說，真是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己了，我也希望你早日解決此一問題呢，慧君聽了這話，迴轉臉去，望着窗外的明月，却不說什麼，美雲又取過兩片梨來，遞

給慧君道，這梨味道又嫩又甜，姊姊可以多吃些，還有這裏的洋蘋果和烟台的梨都是很好的，我們回去的時候，我必要多買一些，所說肥城的水蜜桃也是非常雋美，可惜沒有機會一嘗呢，兩人嚼了幾片梨，又談了一刻，方纔安寢，次日他們又出去遊了半天，毅生購了許多水菓，預備回南京，便坐晚車至濟南，美雲兄妹和慧君一同送至車站，握別時，毅生對他們說道，我來青島，雖然是忽忽數天光陰，而和諸位聚首一處，暢遊山水，其樂何如，祇恨公事纏身，不能多留時日，只得告別了，希望大家健康無恙，到南京再會，天樂等送毅生去後，回到別墅，不知怎樣的走了一個人頓時冷靜得多了，天樂做了一篇嶗山遊記附了一張照片，去投稿上海的新人週刊，隔了一星期，已登載出來，他喜孜孜的拿着週刊去給美雲慧君同閱，這一張照便是毅生代他們攝的，慧君和美雲相對踞坐在一塊形同虎豹的山石上，天樂却站在一株古松的橫幹上，背後是蒼翠的削壁，毅生却不在內，慧君讀了遊記，却發見週刊中有幾首小詞是白人鳳女士的新著，便給天樂看，天樂嘖嘖稱讚道，清新俊逸，現在婦女界中絕少這種詞章妙手了，瞧了他的人，誰也料不出他有此一枝生花妙筆的，美雲不明底細，問起來由，慧君遂將他們在火車上邂逅女作家白人鳳的事講給他聽，美雲笑道，著作家絞腦汁，嘔心血，這種生活似乎很可憐的，而能得到不相識的讀者傾倒，也是不可爲而可爲了，惜我的肚裏不通，否則也要去做個作家呢，慧君笑道，你儂了

作家，第一個傾倒於你的便是高先生，美雲道，啐不要胡說，難道你不傾倒於我嗎，天樂在旁也笑將起來了，他們這樣在青島避暑，不覺已有三星期多，天樂的假期快滿了，他不得不先回杭州，慧君要留美雲在此相伴，直到八月中旬一同南返，美雲祇得允諾，這一天晚上三人從海濱浴場回來，忽然接到一封快信是由寧波寄來給慧君的，慧君接在手裏，拆開一看，玉容頓時變色，向二人說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真是說得不錯的，我今不能在此逗留了，不如歸去，

第十五回 客地得家書歸心似箭 子身度佳節愁緒成魔

當慧君讀了信，說出這幾句話來時，天樂兄妹在旁聽着，都不勝驚異，美雲首先問道是誰寫給姊姊的函，在故鄉有了什麼事情而你要賦歸歟呢，慧君道，這是我寄兄發來的，因為我的寄父在甬，忽然患了腹膜炎的重症，醫生說是很危險的，性命旦夕不保，我寄父意欲在臨終之前，叮囑我幾句話，所以飛函前來，要我立刻回去，天樂聽了，不禁說道，腹膜炎果是很厲害的，但也有急性慢性之別，若是急性的病，他那裏寫快信來，你又遠在這裏，即使馬上趕回去，也恐來不及了，除非有費長房縮地之術，把你一剎那間送回寧波，去和陳柏年先生相見，美雲道，可惜這裏不能坐飛機，倘能坐飛機時便快了，天樂道，現在

航行路線又祇有規定的幾處，即能坐飛機，也不能直達，無濟於事，計算行程終恐不及，慧君搖搖頭道，這個我不管了，我要立刻回里，寄父是我一生的大恩人，我沒有了他，安能有今日。萬一他不幸而逝世，我也要在他墓簣之前見一見，否則我更對不起他了。慧君說時，眼眶裏已含有淚痕，像要哭出來的樣子。天樂道，潘小姐之言甚是，好在我也要離此了，今天無論如何來不及動身，明天一早我們可坐車至濟南，再坐平滬車南下，到南京後歇宿一宵，然後赴甬，我當護送你前去，現在請你不要悲傷憂急，也許陳柏年先生能够死裏逃生，逢凶化吉呢，慧君道，今晚可能就動身嗎，美雲道，天已黑了怎來得及呢，我們今夜準備一切，明天回去，已是很僂促的了，慧君也料馬上動身是不可能的事，遂說道，那麼明天一切又要拜托黃先生了。天樂道。理當效勞，我們今晚吃了夜飯，出去購些東西，明日一早坐早車赴濟甯，於是慧君和美雲便到樓上去收拾，少停大家用過晚餐，又一齊到馬路上去購物，天樂兄妹買了許多土貨，其中以水菓為最多，慧君因沒有心緒，祇買了少許梨和蘋菓，回轉別墅時已有十一點鐘了，大家又在樓上坐了一回，方纔各自上床去睡，可是慧君又睡不成眠了，心裏懸念着故鄉的寄父，不知可能藥石有靈，挽回沉疴，直到四更時方纔朦朧睡了一歇，似乎有個人拿着電報來說陳柏年已在昨日病故，他嚇了一跳，醒來時乃是一夢，以為不祥，再也不能合眼了，見窗上已有曙色，連忙披衣起來，料理行李

，黃美雲被慧君腳聲驚醒，也一骨碌起身，說道，姊姊起得這樣早，真可說歸心如箭了，慧君道，早些起來較為舒齊，二人便在房中忙着收拾一切，隔了半個鐘頭，天樂也起身了，就着他們來料理，少頃女傭端上洗臉水漱口，慧君等梳洗已畢，吃過早餐，天樂和慧君美雲一同走到裏面去向方君夫婦告別，姓方的聽了便道，前聞天樂兄不日將先南返，怎麼黃女士和潘女士都要回去呢，爲什麼事先不告知我們一聲，好讓我們聊備小酌，爲諸位餞行，天樂道，我們在這裏已是多多攪擾，諸承優渥，不勝感荷，此事確乎出於倉卒的，遂將慧君昨晚接到快信的事略述一遍，又說潘小姐歸心如箭，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寧波，所以一刻也不能耽擱了，他日請賢伉儷抽暇來杭一遊，大家再可相聚，說罷便從身邊取出一個粉紅色的信封厚厚的並未黏封，雙手奉給姓方的，又道，這一些是聊表微意的，務請哂納，姓方的接到手中，開信封裏張了一張，連忙還與天樂道，哎喲，我真不料你出此的，大家是好朋友，何必如此，你們難得來青島遊，住了還不到一個月，臨去時要付房飯錢嗎，以爲我方某祇認得金錢，不認得人嗎，天樂忙道，方兄，你不要誤會，這是一點兒意思的，我也知道你仗義疎財，區區阿堵之輪並不在你的心上，只是……姓方的把手搖搖道，不必說了，你看得起我的，當我是朋友的，那麼不要再客氣了，姓方的夫人也說道，我們一晌都有交情，金錢兩字休提，以後我們也許要來南京或西湖一遊呢，美雲道，我們很

盼望二位南遊，請勿負此約，姓方的點點頭，於是天樂從信封裏檢出兩張十元的國幣在桌上，說道，既如此說，我也不敢固請了，這一些是給貴處僕役的，方君夫婦都道，沒有多人來伺候，並且他們很不週到，何勞厚賜犒賞，天樂道，這個再要推辭時不成話了，方君夫婦只得受下，便喚人來道謝訖，天樂等要趕上火車，遂起身告辭，方君夫婦送至門外，吩咐下人幫着將三人行李送到車站，珍重而別，天樂等到了站上，買票結行李票等事都由天樂去辦，三人坐了火車，次日上午到了南京，一齊領着行李，回到天樂家中，黃太太正在打牌，一見三人前來，便道，咦，前天我收到天樂的信，說他的假期將滿，先要南歸，美雲要和潘小姐再在青島多住幾天，怎麼現在一起回來了呢，美雲遂將慧君接到陳家快信之事告訴一遍，黃太太方纔明白，教他們去休息，但據著慧君的意思，即要轉車離京，天樂兄妹却定要留他歇宿一宵，然後再行動身，慧君祇得勉強答應了，傍晚時，天樂兄妹陪着慧君出去買物，順便在貫院街走走，忽然迎面遇見了杜粹，偕着他的新夫人項錦花，並肩攜手地走來，背後又有杜太太和明寶，大家對面走的，所以彼此俱已瞧見，杜粹連忙脫下頭上草帽，向慧君等叫應，杜太太見了慧君，忙走過來握住慧君的手道，潘小姐一晌好嗎，好多時沒有見面了，我們常常想念你的，你到了南京，如何不到舍間來會會，慧君紅着臉答道，多謝伯母垂念，此次我剛從青島前來，便要回故鄉去的，因此不能前來拜訪

，尙乞恕罪；伯母想健佳，尊容很豐腴哩，杜太太道，託福還好，明寶也跑上前拉住慧君的手臂，笑嘻嘻地說道，好姊姊，自從你畢業後，我們一直沒有見過，使我想念殺了，聽我哥哥說，你在杭州教書，可恨我一個人不能來問候你，我哥哥在上海和新嫂嫂結婚時，我想你總要來吃喜酒的，誰知又不見你來，杜太太又道，小兒結婚，蒙潘小姐賜禮謝謝，現在潘小姐就攔在何處，慧君道，在同學黃家，此時杜粹等站在一旁，只見杜太太和慧君講話，他心裏更覺有些異樣的感觸，不知對於慧君當作何語，項錦花却閒閒地儘向慧君美雲二人細瞧，又向天樂上下打量一番，杜粹聽慧君說了黃家兩字，便開口向他母親說道，待我來介紹吧，把手指美雲說道，這就是同學黃美雲女士，又指着天樂道，這位是黃女士的令兄黃天樂先生，二人忙向杜太太致禮，杜太太瞧着美雲，帶笑說道，原來就是黃小姐，我以前常聽他們談起的，今天我們真巧，大家會在此見面，請二位小姐和黃先生一同到敝舍去聚聚，慧君忙搖搖頭道，我此番從青島回來，是因接到我寄父的來函，催促回去，我寄父患的腹膜炎，十分危急，所以我恨不得一口氣就趕到寧波，明天一早便要動身，心緒莽亂，異日再行到府請安吧，杜太太握住了慧君的柔荑，緊緊不放，說道，此一別又不知要何時再相見，無論如何，潘小姐一定要到我們家裏去坐坐的，難道潘小姐早忘了當年的交誼嗎，慧君道，啊呀，我怎會忘記呢，只因我沒有來過南京，所以未曾拜候起居，說

話時對杜粹瞧了一眼，杜粹却歪着眼睛瞧天樂，天樂兩手插在西裝褲袋裏，在一旁轉着腳跟，似乎有些不耐的模樣，杜太太又道，你現在到了南京哩，來吧來吧，我必要和你聚聚的，明寶也嚷道，好姊姊，你答應了我母親的請求吧，往年你不是常到我家來住的嗎，怎麼現在走一遭也不肯呢，慧君聽了這話，便道，不是這樣講的，我實在有了心事，要緊回甬，不能到府上了，杜粹忍不住說道，難得的，你既然不能到我們家裏去，那麼大家在近處酒館裏一聚如何，慧君道，我吃不下，杜太太又道，潘小姐，你太無情了，怎麼總是不肯領情的呢，慧君聽杜太太這樣說，不便再行堅拒，只得點頭允諾，杜太太又向美雲說道，黃小姐同黃先生一起去，說罷，拖了慧君便走，明寶在後推着慧君道，你們不要推推拉拉，我答應了去是一準去的，杜粹和錦花又向黃氏兄妹略一招呼，打前先走，美雲天樂也祇得陪着慧君跟他們一同走到了都益處川菜館，杜粹招呼衆人走上樓去，揀了一間精美的餐室坐定，侍者獻上茶來，杜太太只是和慧君絮絮地談個不休，頃錦花搖着手裏一柄綠色的小羽扇，立在門口，慧君見錦花一頭的雲髮燙得蜷縮，真如風盪霧鬢，頰上敷着粉，雙眉纖長，明眸如水，唇上紅紅的，塗着日國胭脂，身穿一件黃色的喬其紗長旗袍，上面的花朵綻起，胸前隱隱地在內懸着一條細小的金鍊下墜一塊翡翠的寶石，左臂上套着一隻綠油油的翡翠寶鐲，右手中指上戴着一隻亮晶晶的鑽戒，腳踏的雞皮高跟革履，富麗異常

，無怪杜粹要傾倒於他了，杜粹拿着紙筆，請美雲天樂點菜，二人那裏肯點，再三謙讓，杜粹又請慧君點，慧君道，我是阿木林，不會點的，隨便吃些也好，況天氣正熱，不要多點什麼菜，杜粹又去問錦花，錦花也道，你包辦了吧，魏明霞晚上也許要來看我們的，此刻要打一電話去請他來，杜粹道很好，拜託你吧，錦花道，你請客，你去打，我又不是你的下人，杜粹將手打個招呼道，我要點菜，祇得有煩你了，錦花便咕略咕略走出室去，杜粹點好了菜，遂過來和天樂兄妹敷衍數語，又問問慧君的玉體可好，且謝謝他們送的賀儀，一回兒錦花已走來了，對杜粹說道，湊巧他正要到我們家中去，現在他就趕上這裏來了，杜粹點點頭，侍者擺上酒席，杜粹便請衆人入座，慧君道，剛纔說不是還請有客人嗎，何不再等片刻。杜粹道。那人是內子的至友，不客氣的，我們不必等候，正說間，一個侍者引着一個女郎走進室來，全身白色，白鞋白襪，衣袖短至肩下，露出雪白粉嫩的玉臂，手上却戴着白手套，如出水芙蓉，一塵不染，錦花便過去一拉他的皓腕說道，明霞你來了，杜粹道，我來介紹一下吧，遂代魏明霞向慧君等三人介紹過，慧君美雲應魏明霞便是當年清涼山上和錦花同遊的女侶，彼此都呆了一呆，衆人分賓主坐定，杜粹和錦花雙敬酒，慧君因一則不會喝酒，二則熱天不喝，故涓滴不飲，杜粹又教侍者開汽水，凡不喝酒的都飲汽水，都益處的川菜，調味極佳，而杜粹所點的又都是精美餚饌，但慧君吃得很少，他有

肝胃疾，故有辣性的東西不敢吃，而川菜又是以富有刺激性的辣椒品爲上乘，杜粹一時忘記了，席上杜太太和慧君坐在一邊，仍是他們的說話最多，錦花和明霞交談甚密，杜粹和天樂說得不上七八句話，常常敬菜敬酒，美雲却拉着明寶的手胡亂閒談，天樂勉強坐着，甚是無聊，只顧把啤酒沖了汽水，一杯一杯的喝着，杜太太告訴慧君說，杜粹在前年已升了大同銀行的副經理，在上海靜安寺路購得一座新式的洋房，結婚時新房便做在新屋裏的，現在錦花歸寧母家，在此住了五六天，不日即要返申，杜粹的意思要接杜太太和明寶等都到上海去住，南京的房屋一部份放租，惟大媳婦綺霞却不肯赴滬，只得留他看老家了，慧君問綺霞近來可好，杜太太又道，他常常有病，大概心裏很不快活，教我也無可如何，慧君暗暗太息，即托杜太太代爲致意，席散後，衆人散坐，錦花托着兩盆削好的藕片敬客，慧君想起夜校之事，便把自己和范鳴秋商量發起捐募基金購火神廟之事，約略告訴杜粹，要請他幫忙，杜粹自然一口答應，慧君一看手錶上已有九點鐘了，遂起身告辭，向杜太太等道謝，杜粹付了酒鈔，一同送下樓來，且對慧君說道，我們現住上海靜安寺路五十四號樂廬，家母等亦將赴滬同居，若異日便時道出申江，請求一敘，慧君含糊答應了，便和美雲天樂雇了一輛汽車，告別而去，當他們在路上之時，美雲對慧君說道，杜太太待人很好的，錦花却高傲得很，還有那個姓魏的，他們真是摩登女子，想不到以前我們在清涼

山上和他們遇見之時，錦花和杜粹早已有緣了，蓋君道，我爲了杜太太的面上，不好意思推却，否則誰高興同他們去吃飯呢，天樂道我們一再和他們無邂逅，真是無巧不成書了，說着話汽車已到門口，天樂付去車資，揪了一下電鈴，和慧君美雲一同走進去，美雲向開門的下人道，高少爺來了沒有，下人道，等候多時了，三人聽得會客室收音機發出音樂之聲，美雲當先推門而入，只見高毅生坐在收音機旁，手裏揮着一柄細芭蕉扇，傾耳聆歌，一見三人回來，連忙立起身，笑說道，好，你們到那兒去的，我在此等得好不心焦啊，天樂忙說對不起，遂將遇見友人被邀赴宴的事告訴一遍，毅生道剛纔美雲打電話來說你們都回來了，教我在晚上來此，所以我沒有吃夜飯便來的，誰知你們出去購物了伯母說就要回家的，我自然在此守候，那知道盼望好久，不見影蹤，伯母的牌也打完了，他說也許在外邊晚飯了，我連打幾個電話向酒樓探詢，可是得不到消息，要想來找吧，南京城很大的，怎能一找便得，所以格外心焦，於是伯母便教我在此和他同進晚餐，餐後，我又守候了足足一個多鐘頭，宛如吃官司，美雲笑道，吃官司有這樣便宜的嗎，你要聽聽音樂也足夠消遣，我們在外邊吃飯，也是碰出來的事啊，早知如此，我也不打電話給你了，毅生見美雲有些發急，便笑道，算了吧，我們坐了談談，遂把收音機止住了，天樂又開了電汽風扇，室中涼風大作，小婢阿香又倒上四杯鮮橘水來，黃太太聽說他們已回家，遂也下

樓來問詢，美雲也告訴了他，黃太太道，你們在外邊喝酒談心今晚却苦了高少爺了，毅生忙搖搖頭道，不打緊，好在我左右無事，多坐些也不妨，黃太太見那電氣風扇呼呼作響，便道你們都喜歡這東西，我却吹不慣，不如到外邊去坐坐吧，慧君道，人造風當然不及天然的好，於是大家一齊立起來，到後邊淺草地上去坐着，閒談一切，直到十二點鐘，毅生告辭回去，美雲和慧君也都上樓而睡。次日一清早慧君已起來，天樂要陪他一同動身，告知了母親，黃太太取出一疋很細的夏布來贈與慧君，說道，潘小姐此次回里，倉猝之間，我沒有買什麼東西相送，這一疋夏布是瀏陽貨，親戚送的，共有四五疋，所以轉送一疋給潘小姐添做幾件夏衣，慧君也不推辭，謝謝受下，便向黃太太告別，美雲送到火車站，天樂陪着慧君到得杭州，因為慧君急於返甬，不欲再在杭州逗留，所以天樂也沒有什麼耽擱，一心伴送，換了火車趕到寧波，天樂是初次到甬，一切生疏，慧君遂雇了二輛人力車，和天樂坐着，帶了行李到陳家來，當他們進門之時，早有陳家下人前來迎接，幫着將行李搬進去，慧君忍不住問道，老爺的病怎樣了，下人答道，現在好些了，前數天危險得很，慧君聽了心頭稍寬，走到廳上，回轉頭來對天樂說道，你且在此稍坐，待我入內見了寄父，再作道理，天樂道，很好，於是他就下首紅木大椅子上坐定，看慧君匆匆地走進裏邊去了，慧君暗想寄父有時獨宿在樓下的，有時也住在蔡氏房中，現在不知病臥何

處，忽見錫珍從樓上跑下來，見了慧君，便欣然說道，姊姊，你是不是接到我哥哥的來信而回家的嗎，慧君道，正是，不知寄父的病怎樣了，錫珍將舌頭一伸道，前幾天險得很，我們都十分憂慮，他老人家也以為病將不起了，所以教我哥哥寫快信催促姊姊回來，因他很盼望能在病終之前得見你一面，有幾句話叮嚀你呢，慧君聽了這話，心中一酸，險些兒滴下淚來，錫珍道，幸虧我哥哥忙到上海去請了一位名醫前來，經那名醫診治後，漸漸好轉，現在大約不致於有什麼變化了，慧君點點頭道，好極好極，寄父可住在樓上嗎，錫珍道，不，爹爹睡在樓下桐陰軒後面的臥室內，我同你去見他，他見了你，一定快活，遂拉着慧君的手，轉了幾個灣，早穿過了桐陰軒，來到柏年臥室之前，恰巧柏年的長子益仁走出室來，慧君叫了一聲仁哥，益仁見是慧君，便道，你回來很好，剛纔父親正談起你呢，說着話，回身引慧君入內，室中尚有柏年的次子益德和次媳趙氏侍奉在側，慧君招呼後，走至柏年榻前，只見柏年正朝着裏面而睡，慧君不敢驚動，錫珍却喊道，爹爹。慧君，姊姊來了，遂見陳柏年回過臉來，臉上已沒有血色，惟雙目尚有精神，向慧君瞧了一下，便道，慧君，你可是接到了信而回來的嗎，慧君立正着答道，寄父，我接到快信之後，非常憂急，恨不得腹生雙翼，飛來家鄉，但願寄父吉人天相，可以逢凶化吉，……慧君說到這裏，柏年早接着說道，我的病來勢非常兇險，晝夜不能安眠，肚子劇痛，寒熱高盛，

我自以為不起了，但現在却已退去十之六七，可以無妨，大概我這條命還要活兩年哩，慧君道，寄父的病能够減輕，使我十分喜歡，但願寄父康健無恙，長生不老，柏年微笑道，死是人生的歸宿，早晚有一死的，柏年又問慧君道，你前番來信說你在青島避暑，有黃姓同學相伴，不知你的同學可就是黃君天樂的妹妹，慧君道是的，柏年道，這麼一來，他也一同和你南返了，慧君又說一聲是，正在對答之際，戴氏和柏年的大媳也一齊走來，慧君忙上前叫應，又向戴氏請過安，戴氏道，此番你寄父的病十分沉重，所以他們接信後都趕來，現在連你也回來了，幸虧請得一位良醫，藥到病除，我的心頭也寬鬆了許多，只是你好好在青島避暑，却使你冒暑而歸，於心不安，我本意不即發信的，都是你寄父一定要如此，慧君道，寄父愛我，他老人家生了病，我沒有在身旁奉侍，已是歉疚得很，現在病已轉機，真是很快慰的，至於我在青島，至多也不過住四十天，早些回來也好，戴氏又問道，下人說大廳上坐着一位客，是和慧君小姐一同來的，不知是什麼人，慧君道，這是我同學的哥哥黃君天樂，他在杭州送我來的相年聽了，便問道，就是那位黃君嗎，很好，我願意見見他，慧君頓時臉上有些紅暈，戴氏又道，既是慧君小姐的朋友，不可怠慢了他，既然你寄父要見見他的面，請你去招待他進來吧，益仁益德也可去見見，益仁弟兄倆點頭說好，慧君祇得走出室去，益仁益德跟着同去了，這裏戴氏湊在柏年耳朵邊低低說了幾句話

柏年笑笑，錫珍立在房門口等候，兩媳婦也站在一旁，一回兒只聽足聲雜沓，慧君已和益仁益德引導着天樂走進室來，天樂一瞧病榻上睡的便是陳柏年，就恭恭敬敬地向柏年一鞠躬道，陳先生貴恙稍愈嗎，初次進見，冒昧得很，但望陳先生早日全愈，柏年將手一擺道，黃君請坐，多謝你的美意，他一邊說，一邊瞧天樂生得儀表不凡，果然是個個儻青年，慧君又代天樂向衆人介紹一遍，方纔坐下，戴氏也在那裏向天樂端詳，柏年又向天樂問了數語，一一謹答，坐了一刻功夫，恐怕多費柏年的精神，遂起身告退，柏年說道，黃君在此可以盤桓數天，敝舍雖小，尚可下榻，請勿客氣，天樂答道，敬謝雅意，但我因公事甚忙，明天便須回杭，柏年道，難得來的，何妨小住爲佳，又對他二子說道，你們可以陪黃君到桐陰軒寬坐，好好款待，益仁益德都答應一聲，陪着天樂出去了，慧君却仍站在窗邊桌子旁，柏年道，他們是生疏的，你可一同去談談，我這裏自有人伺候的，我有話稍緩和你再說，慧君聽柏年如此吩咐，也就退出室去，走到桐陰軒，三人正在飲茗暢談，見慧君加入，自然都很歡迎，大家隨意談了一番這天晚上，益仁弟兄特命廚房裏端整酒席，請宴天樂，而天樂也就住在陳家，次日天樂見了慧君，便要告辭回杭，慧君也不便留他，遂謝謝他一路相送的盛情，且約暑假後再見，又陪着天樂到陳柏年那裏去辭別，陳柏年苦留不住，只得吩咐二子代他送至車站，慧君也一同前去，益德代購了車票，彼此道

了數聲珍重，看天樂坐着火車去了，慧君在歸途中覺得有些異樣感觸，極力抑制住，回到陳家，時常在寄父病榻前伺候，其他時候看看書，或和錫珍在一塊兒玩，又過了數天，陳柏年的病已完全霍然，益仁益德各各有事在身的，不能多留，老父業已全愈，心頭一塊石可以放下，大家遂帶了妻子，告辭了父母，離家而去，有一天慧君在他寄父房裏奉侍，戴氏等都不在這裏，陳柏年閉目養了一回神，偶然抬起頭來，見慧君低着頭，坐在那邊椅子上似有沈思，遂把手一招道，慧君，你來，慧君忙立起身走至榻前，輕輕問道，寄父有甚吩咐，可要喝茶，柏年搖搖頭道，不要什麼，你且坐下，我有一句話要和你一說，慧君遂退後一步，坐在榻邊一張圓凳上，柏年嘆口氣道，近來我對於社會事業，頗有厭倦之心，實在是荆棘滿途，處處遭受打擊，人心也壞至極點，非言可喻，此番陡然患了重症，在兇險的當兒，自以爲必死，你雖不是我的親生女兒，然而自幼在我手裏撫養成人的，況又有老友托孤之重，因此時常縈心，而要教我兒寫快信喚你回來訣別，……陳柏年說到這裏，慧君眼眶內淚珠晶瑩，低聲說道，我願寄父壽臻耄耋，不要說自己享福，也爲社會多造一些福利，且喜已全愈，後福未艾，何必說此衰颯之語，寄女自幼即受洪恩，若無寄父，何以至今日，柏年道，這是我應盡之責，不必說什麼恩德，不過你的婚姻問題尙沒有解決，使我常懸懸於心的慧君顫聲道，寄女早已說過無意於此，反累寄父放在心上，不孝

之罪莫辭了，柏年道，我因你雖有自立之體，可是不能不有歸宿，不能不有安慰，我年已老邁，早晚將辭人世，你那兩個寄哥和你也疏遠得很，將來家中必然又換一種景象，而你的年齡漸大，及今不爲之計，將來恐有後悔，所以我斷之於此，並非定要強奪你的志向，況且黃天樂這個人現在我也見到了，不愧是個佳子弟，和你既然感情很好，不如早訂良緣，交友終不是長久的事，我愛護你，不得不向你再作忠告，請你三思，柏年這一席話，語重心長，藹然仁者之言，句句深入慧君的心坎，比較黃美雲的話更是有力了，慧君頓了一頓，徐徐答道，寄父愛護之心使人深感肺腑，請稍假時日，待寄女細細考慮後再說，柏年點點頭說道，我只是希望你早早決定便了，這時錫珍已走了進來，二人也即不談此事，又過數天，陳柏年精神恢復，照常做事，慧君心裏不勝快慰，時光易逝，看看一個炎炎長夏的暑期也快要過去，天氣漸漸涼快，國秀女學開學之期已近，天樂在杭又有來書詢慧君的行期，何日動身，他當至站迎候，慧君因棧長亦有事情托辦，所以定於八月二十六日離甬赴杭，陳柏年隔日特命廚房裏煮了幾樣潔淨可口的佳餚特地在家裏和慧君等用午餐，午後又帶了慧君錫珍出去看影戲，直到晚上方纔回家，次日慧君早將行李收拾好了，遂辭別了寄父等衆人，坐車赴杭，當他到得杭州城站的時候，早見天樂在月台上守候，瞧見了慧君，探下草帽，趕快跑過來歡迎，幫着慧君照料行李，一同走出車站，便雇了一輛汽車，送

慧君至校，天樂見慧君面色比以前稍見豐腴，暗暗歡喜，到校後，在會客室中又坐談半句鐘，恐慧君剛纔來校，諸事待理所以別去，隔了一天，乃是星期日，下午天樂又至慧君校中訪談，約慧君出去湖上小遊，慧君也因和西子別離兩月，天氣涼爽，所以一口答應，二人遂去湖邊雇了一艘小划船，在裏外湖泛舟，傍晚時回到平湖秋月登岸，恰逢見邱燮和幾個同事從對面走來，天樂躲避不脫，祇得大家招呼一聲而走，邱燮却回轉身高聲說道，黃先生，湖上之遊樂乎，豔福無窮，天樂不答，慧君聽了，臉上早紅起來，帶着數分嬌嗔，對天樂說道，這是誰，輕嘴薄舌，討厭得很，天樂很歉然地答道，此人姓邱，是我的同事，平日常有狂情，出言吐語，往往不倫不類，請莫見怪，慧君道，此真妄人我怪他做甚，他說了這話，低頭只顧走，不再說話了，天樂也不敢說旁的話，走到了延齡路，慧君道，時已不早，我要坐車子回去，天樂道好的，我代你喚來，你一個人回去嗎，慧君道，恐怕你還有別的事，況且我回去便要吃晚飯，不要再勞駕了，天樂聽慧君如此說，只得代他雇得一輛人力，瞧他坐上車子，說聲再會，分手而去，他一個人走回宿舍，心裏甚是不安，很怪邱燮輕薄，但又不便和邱燮說，直到下星期再去拜訪慧君，慧君却和校中同事出去了，沒有相見，廢然而返，金風送涼，轉瞬已至中秋，恰逢星期放假諸同事都在家聚天倫之樂，惟有旅居的對此佳節不能不有故鄉之思，且不欲辜負良宵，遂也約了朋友，出去狂遊

，天樂因無可消遣，乃於隔日打電話給慧君，約他明日上午同遊滿覺隴賞桂花，慧君並未拒絕，天樂心中稍慰，改日天氣晴朗，天樂早晨起身後，修飾一過，換上一身簇新的西裝，攜了手杖，挾着一團高興，坐了車子，趕到國秀女學來，他是常來的人，門役也認識他的，一見他步入校門，便站起來說道，黃先生，可是來看潘小姐的嗎，天樂點點頭道，正是，你快着人去請他出來，我在會客室等等，門役却搖頭說道，潘小姐今天不在校，天樂不由一怔，不會的，他到那裏去呢，況且我們昨天有約，你不要記錯了人，煩你進去問一聲，門役道，我那裏會記錯，潘小姐不在校內，裏面沒有什麼人，天樂一看自己手錶上祇有八點半鐘，又說道，現在時候很早，難道他出門嗎，他怎會失約呢，校役見他立着不肯去，逐又說道，昨晚校長和許多教職員臨時組織旅行團，去遊山陰蘭亭，今日一清早六點多鐘便出去的，潘小姐也是其中的一份子。我如何會記錯。天樂聽了這話手中手杖一失手撲的跌到的上。連忙俯身拾起。點點頭道，原來如此，那麼小姐可有什麼留言，門役道沒有，說罷，坐了下去，似乎很討厭他的多問，天樂沒奈何只得回身走出校門，仰天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說道，今天我預備陪着他暢遊一下，細談衷腸，他已在昨日答應了我，怎難也會失約起來，這未免太對不起我了，唉，慧君慧君，我抱着一片熱心，傾倒於你，但你却始終漠漠，一些沒有表示，教人好不難受，難道你真的無志於婚姻問題，逼我爲杜鰲

第二囑，爲什麼又有這樣的態度呢，我自覺太癡心了，他一邊走着，一邊思想，說不出的惆悵與失望，看看路上的遊人甚多，興高彩烈的來來去去，長途汽車每輛過時都是擠滿了人，湖中小艇蕩漾，秋色可愛，他想自己一個人沒有同伴，到那裏去呢，信步走去，糊裏糊塗的走到了南京高峯下，他就奪勇拾級而登，獨立在峯頂向四下裏眺望一回，然後坐在一塊石上，抬起頭看天上的雲，看了一歇，忽聽下面山徑中有女子笑語之聲，走上一夥遊人來，前面兩個乃是年紀很輕的女郎，都是濃裝豔抹打扮得妖妖嬈嬈，手中撐着削光的樹枝兒，跑得額上香汗浸淫，口裏說道走不動了，那裏有個地方歇歇吧，背後跟着三個男子，其中有一人就是天樂的同事邱燮，他不防天樂會獨坐在這兒的，連忙過來叫應道，黃先生，今天你怎麼一個兒獨坐在南高峯上，可是等什麼，……天樂早立起說道，等什麼呢，我沒有遊侶，一人信步走到這裏來的，你的遊興很好啊，邱燮道，也不見得我是陪着朋友出來遊山，又把手向那兩個女子悄悄一指，湊在天樂耳朵上，低聲說道，這兩個雖是小家碧玉，那個穿綠旗袍嬌小玲瓏的乃是杭州有名的交際花周綺，大的是他姊姊周紋，可要我來代你們介紹，天樂搖搖頭道，你們的膩友，我不敢胡亂相識，說着話，邱燮的兩個朋友早伴着二女郎走向後邊的林子中去了，邱燮忙說一聲那麼再見吧，急匆匆地追上去了，天樂耳中還聽得有一女子的聲說道，那裏來的饅瓜，一個兒坐在山頂上，真是癡癡等老

婆了跟着衆人的笑聲漸漸遠去，天樂覺得又好氣又好笑，仍坐在石上，把手支着下頰，只管沉思，良久才覺肚中有些飢餓，遂長嘆了一聲，一步步走下南高峯，沒精打彩的回來，在途中雇了一輛人力車，回到新市場，已是下午一點多鐘了，他遂到館子裏去獨自吃了午膳，向白堤上緩步而行，觀賞風景，可是風景雖好，未能寓目，走到蘇小小墓前，在亭子裏坐下了好多時候，但見遊人往來如織，儘有鶉鶉蝶蝶似有情眷屬一般的，自己却躊躇涼涼，十分落寞，心頭更覺悵悵，天色漸晚，皓月東升，湖上坐小艇月夜泛舟的人甚多，他只是慢慢兒的無目的地走着，平湖秋月望了一回月色，更添愁緒，難遣情魔，晚飯也沒吃，回到宿舍裏去睡了，那個同舍的邱愛却一夜不歸，大約在外邊尋作樂了，次日起身後想想昨日的情景，未免辜負了良宵佳節，令人可惱忽然當差的來報國秀女學潘小姐有電話，他忙過去接着一聽，乃是慧君的聲音，對於昨日失約的事表示歉意，並且解釋數語，因為事出倉猝，不便推辭，所以只得被校長等掛着他同往，而時間上不及先行通知了。天樂連說不妨事，又問蘭亭之遊如何，慧君說也不過如此，又談了數句話，方纔將電話掛斷，他心裏仍是有些不快，有一天忽然接到他妹妹美雲的來函，說他將在十月中和高毅生訂婚了，到那天要請他回南京去參加訂婚典禮，天樂得了這個喜信，心中有說不出的感觸，便帶着美雲的函，跑到國秀女學裏來見慧君，報告給他知道，可是慧君同時也接着美

雲的來函，早已知悉，二人遂談起高毅生和美雲結合之事，天樂慨然說道，我妹妹年紀雖輕，而決斷力很強，他和毅生的戀愛很是熱烈，進行極快，所以訂婚在即了，毅生這個人確乎不錯，他們倆的性情很能相合，可算是美滿姻緣，以前我母親屢次要代美雲許配於人家，美雲終是闕絕，現在他自己愛上了毅生，便不再猶豫了，可知姻緣不可勉強的，是婚緣的早晚可以成功，慧君聽天樂一連說了幾個姻緣，自己倒不便說什麼，只得說道，到那天想必有一番熱鬧，你大概必要回去了，天樂道，我父親遠在甘肅雖難回家，我祇得跑一跑了，將來大喜時說不定我父親要告假回鄉，主持婚事呢，你可能一同去參加他們的訂婚式典嗎，慧君道美雲信上也要我前去，但我想恐怕難以如願，到時再定了，於是二人談了一刻，天樂方告辭而去，在美雲訂婚日的前天，天樂又到慧君處問他不去，慧君蹙着蛾眉答道，這天氣候忽冷忽熱，我微有不適，因此不能前往道賀，已寫一封快函給美雲，請你再代達我的不得已之故，並表歉疚之意，等到美雲結婚的時候，我無論如何必要去吃一杯喜酒的，天樂聽慧君說不能同往，未免掃興，但也不能勉強人家的，所以結果祇有一人回到南京去，美雲早接着慧君的快函，知道不能前來了，無可如何，黃太太因為女兒和高毅生訂婚，得了一位乘龍快婿，心中很是快活，黃昏時母子三人談談家常，黃太太便問天樂對於慧君的婚姻究竟可有希望，否則別擇佳麗早訂良緣，免得空負年華，天樂也沒有

什麼回音反添不少惆悵，次日美雲和毅生假座安樂酒店舉行訂婚嘉禮，即由女中校長爲介紹人，兩家戚友到得不少，毅生原籍是湖州人，他家中的老父和妹妹等都特地趕來，一切俗禮都掃除，彼此交換一枚訂婚戒指，合攝一影，以爲紀念，晚上即在那邊喜宴，鐵道部次長也來賀喜，美雲的同學和同事也有許多來觀禮，雙方賓主盡歡而散，明天天樂購了一些東西，便辭別家人，悄然返杭，又來見慧君，將當天的情形告訴慧君知道，慧君也沒說什麼，天樂談不多時便辭去，其時秋深矣，肅殺之氣充滿於自然界，樹葉由枯黃而彫落，西子湖邊頓見淒涼，更加連日風風雨雨，天氣陰霾，天樂也懶於出外，心緒更見惡劣，晚上坐在宿舍裏，聽窗外風雨之聲，牆下間有一二涼蛩哀鳴之聲，那邱燮請假回里省親去了，所以室中更見岑寞，他磨好了墨，提起筆來，要想修函給他的老父，但是覺得無話可說，竟在上箋書了「秋雨秋風愁煞人」七個大字，暗想太蕭颯了，我怎麼忽然寫了這一句詩呢，遂又提起筆來，寫道，「人生愁恨何能免，消魂獨我情何限，」這也太淒涼了，丟下筆，對着前面的玻璃窗，癡癡然出了神，斜風吹着雨點，一陣陣直到窗上來，窗外玻璃上淋滿了一條條的水漬，好似人面上的淚痕，恰巧庭中有兩株芭蕉，這聲音又有一種特別惡情緒，使愁人聽了，根觸百端，他身上穿得薄一些，不覺大有寒意，遂長嘆一聲，立起身來，閉了電燈而睡，誰知到了翌日清晨，剛想起身時，頭疼腦裂，神思昏昏，自己伸手一

摸額內有些焦熱，唉，茂陵秋雨病相如，天樂爲什麼也生起病來了，

第十六回 秋雨瀟瀟個郎成渴疾 深情款款之子許良緣

這幾天秋雨不止，慧君在校中也覺悶損，想起天樂自從到南京去了，返杭時曾來過一次，已有好多天不見他前來相晤，且自我拒婚以後，常覺得情緒有些不歡，尤其是在最近聽他的臉上每有愁容，不知不覺間又時有些嗟嘆之言，難道他始終不能忘情於我嗎，唉他何不學杜韓去戀愛別的摩登女性呢，我是不祥之人，他何必癡癡地懷想我呢，他的性情很不拘縮的，何以對於我却拘到如此，我真明白了，他豈知我所抱的苦衷呢，他正在懷念之際，忽然校役送上一封信來，他接在手中一看，封面上的字是天樂的筆跡，可是這封信却不是現在任職之所，上面印着省立醫院的地址，心裏便不由一怔，拆開一閱，乃是一張小小的信箋，上面稀稀疏疏的祇寫了二行字，且寫得很欹斜不正，像是在枕上寫的，信上道，

慧君我友，

久未奉訪，懷想殊殷，日前忽遇小極。數日未愈。乃遷入醫院診治。輾轉病榻。二醫兼人，秋雨秋風益增根觸。顧影淒涼。恨無慰藉。避于思家。况在病中倘蒙惠臨一觀

幸甚感甚此請

教安

天樂頓首

慧君看了不由說道，噢，他病了，我却不能不去探望他一次的，客中臥病，確是格外難受，這個滋味我以前曾嘗過了，下課後，他換了一件襯絨旗袍，穿上一雙黑色革履，見天空裏仍在飄着細小的雨絲，遂雇着一輛人力車，趕到省立醫院，一間掛號處，方知天樂住的十六號病房，遂一逕走到天樂處來，見天樂正睡在病榻上，閉着眼睛，同時天樂聽得革履之聲，睜眼一看，乃是慧君駕臨，心頭似乎得到一些快慰，便道：潘小姐可是接到我的信而來的嗎，慧君點點頭道，正是，若非我讀了你的來函，又怎樣知道你突然間會生病呢，你究竟生的什麼病，說時瞧瞧天樂的容貌，數日不見，却消瘦得多了，天樂被慧君一問，頓了一頓，然後說道，我生的也不知什麼病，祇覺得精神萎靡，週身沒有氣力，寒熱忽低忽高，胃口不佳，胸中常覺氣悶，慧君坐在床邊一張椅子上，聽了這話，又說道，你莫非患的瘧疾，醫生怎樣。天說樂搖搖頭道，不是瘧疾。因瘧疾有一定時間發冷發熱的，醫生說我的精神不好，人也瘦得很快，你瞧我的面虛，不是瘦得很厲害嗎，慧君道，不錯，這幾天你忽然消瘦，我也以為奇怪，天氣也不好，最易影響於人體，我想你還是多多靜養的好，天樂道，醫生也這樣說，我雖然不是患的重症，可是作客他鄉的人，一旦病了，又在這

風雨凄其的秋季，心中更是得不到安慰，十分孤惶，幸而有你移玉顧視，使我心裏感謝得很，慧君低頭不語，因他想着三年前他自己在南京臥病醫院的時候，杜粹不是他唯一的安慰者嗎，此情此景，恍如目前，然而杜粹現在已和自己生疏，却和項錦花結婚，享受甜蜜的的生活了，世事滄桑，誰能預料，此番天樂病了，教我把什麼去安慰他呢，天樂見慧君不語，又微歎了一口氣說道，一個人生在世間，最好得一知己，可以無憾，我平生落落寡合，自己知道有個壞脾氣，就是心高氣傲，往往不屑與人交際，一半也因意氣相投的人實在難得，高山流水，難遇知音，但你雖是我妹妹的同學，而自相識以來，覺得頗能沉——氣，且覺你是我最傾佩的一人，而亦能不架鄙陋，許剛在友人之列，這是我非常榮幸的，不過我常有一種感想，人生的聚散是無常的，任你是怎樣好的朋友，一時的聚首，將來總不免勞燕分飛，天涯海角，各居一方，而友誼也會在無形之中冷淡下來的，即使能够始終保全友誼，但豈能永永聚在一起，送君南浦，傷如之何，陽關三疊，情深折柳，今日之歡情，徒成他時之追憶，怎樣可以補這缺憾呢，我對於你不能不有此感，慧君聽了這話，覺得天樂今日說的話却有些和陳益智的感想相同，更使他芳心內受到異樣的刺激，況且天樂說話裏所包含的意思，他也完全領略，所以怔住了，難以回話，恰巧在這時門外走進一個白衣帽的女看護，手中托着一杯子藥水來，給天樂服藥，天樂接着喝下去，那看護對着慧君上

下緊瞧，慧君被他瞧得有些不好意思，遂問他道，你可知黃先生究竟患的什麼病，可能全愈，看護接了天樂手中的空杯子答道，黃先生的病很是奇怪，說他沒有病，明明是有病，但要說他有什麼病，却又沒有一定的病態，陳醫生說大概黃先生受了一些風寒，稍有不適，而他胸悶氣鬱，精神不振，也許有什麼心病所致，這是非藥石所能治療的了，女看護說畢，笑了一笑，退到室外去，慧君偶然回頭向天樂一望，天樂的雙眼正凝視着自己，不由臉上一紅，天樂道，話雖如此說，我總是有病的，否則寒熱何從而來，不過心中不甚暢快，這是實情，慧君道，黃先生是達觀的人，有什麼煩悶，萬事總可譬解，不可膠執，遇失意事亦泰然處之，形骸自能不為外物所移，而方寸也平安了，天樂點點頭道，謹謝指教，我自知涵養的功夫尙淺哩，慧君道，南京有信去嗎，天樂道，昨天曾寫一封信給我妹妹，但教他暫時不要在母親面前提起，否則老人家不要深深惦念的嗎，慧君皺着眉頭說道，是的，但願貴恙早日能够全愈纔好，說不定美雲要來探望的呢，天樂道，我信上沒有教他來，但若纏綿不愈時，却希望他能來了些間祇有你能慰藉我，你來了，我心中很快慰，只是你也很忙的，恐怕多費你的寶貴光陰，況又冒雨而來，使我怎對得起呢，慧君道，彼此都非泛泛之交，何必說客氣的話，況我也是他鄉遊子，對你深表同情的，病中千萬不要多生慮，靜心調養，自會霍然全愈，天樂今番第一遭聽到慧君說出這幾句體己的話來，心

中如何不感激，遂說道，多謝慰藉，使我如聆九天仙樂呢，慧君微微笑了一笑，因為天色轉瞬將黑，室中的電燈早已明亮，便起身告辭。又囑天樂安心靜養。當可早占勿藥，天樂謝了又謝，看慧君翩然入室而去，遂微歎道，倘我不得此人，厥疾勿瘳矣，慧君回到校中，好似多了一重心事，想起天樂的說話，足見他對於伊始終未能忘情，倒教自己難於擺脫了，次日風雨稍止，天空放出淡淡的陽光來，慧君散課後又到天樂住的醫院中來探望，見天樂仍是這個樣子，二人談話一番，等到六點鐘，慧君又告辭回校，明天乃是星期六，慧君下午沒有課的，便採了一些鮮花，又來問疾，談起南京方面沒有回音，不知美雲要不要來杭探視，二人正說間，忽見院役攜着行篋，引導着一人進來，慧君和天樂一齊大喜，原來是黃美雲來了，慧君跑過去，握着美雲的手笑道，說着曹操，曹操就到，我們正在盼望你大駕來呢，美雲道，昨日我接到哥哥的來函，非常惦念，又不敢給母親知曉，在他老人家面前只說到杭州來聚會，校中又請了數天假，請人代課，方能抽身而來呢，我哥哥生的什麼病，這幾天的天氣也惡劣極了天樂道，我雖沒有大病，而精神方面甚是疲乏，在宿舍裏診治不便，所以住到醫院中來了，此間沒有什麼知己朋友，病倒了更覺淒涼，幸潘小姐天天來探望，使我解去不少寂寞，美雲聽了，便對慧君說道，謝謝慧君姊的照顧，慧君臉上微紅，嗚嗚着答道，我有什麼照顧，在友誼方面講，理當來伺候的，今幸美雲姊前來，

使我放心得多了。這時候院役已將行篋安放在一邊。退出室去，美雲將手中皮夾放在桌上，走至榻邊，向天樂臉上細細地相了一下。點點頭說道：「哥哥確乎瘦得多了，你究竟害的什麼病，天樂道，我自己也不明白，美雲道，奇呀，怎會自己不知病源的呢，天樂道，妹妹且坐了，慢慢再談，又累你跑上一趟了，美雲道，自己兄妹也要說客氣話嗎，你在外邊患了病，教我如何不紀念，昨天接到爹爹的航空信，他老人家身體很健，却問起你因何好久沒有信去，他在明春可以請假一個月，回來休息休息，天樂道，近日心緒大不佳一切書信都懶寫。所以父親那裏也沒有信去。恐怕老人家要責我不孝了。美雲笑了一笑。便又和慧君坐在一起講話，慧君道，姊姊和高先生締結良緣，我本當前來賀喜，却因校中有事纏絆，遂致不克如願，甚為抱歉。將來姊姊大喜之時，我必來吃喜酒的，美雲道，祇怕請你不動啊，說着話，伸手一掠雲髮，慧君早聽見美雲手指上套的訂婚戒指，燦然甚新，便問道明年要結婚嗎，美雲道，發生的意思如此。我却最好遲一年哩。二人又談起義務夜校捐款的事，美雲和慧君自然很努力襄助的，現在據范鳴秋的報告，知道募捐成績很佳，和本來的目標相差無幾了，杜粹在上海也曾匯了一百塊錢去，並未向人代捐，大概是怕麻煩之故，黃美雲連自己捐出的一共有三百多元，慧君募捐的達到五百元之數，天樂也捐過一百元，所以大家很歡樂，二人談到天晚，慧君要請美雲出去吃飯，美雲却要叫了菜來在醫院中吃，到

底依了美雲的主張，慧君便在醫院裏用過晚餐，天樂却祇吃了一碗薄粥，慧君便問起美雲下榻何處，可要仍到校內去住，美雲却說自己此來要稍稍伺候他哥哥的病，所以也住在院中了，慧君也很贊成，到十點多鐘方纔告辭回去，次日是星期日，慧君因美雲在醫院裏，自己既沒有功課，當去陪伴，或陪着美雲出去小游，天已放晴了，他換了一件旗袍，罩上絨線短大衣，剛纔走出校門，却見一輛人力車很快的向校門跑來，到得校門口停住，一個女子跳下車來，正是黃美雲不覺失聲呼道，黃，我正要來看你們的，爲什麼獨自趕來呢，美雲付去車錢，帶着笑跑到慧君面前，握着慧君的柔荑說道，我不當來拜訪你的嗎，我們到裏面去坐談，慧君祇得返身引導着黃美雲，走到他自己的宿舍裏去，宿舍裏的人回家的回家，出去的出去，靜寂得很，慧君請美雲坐定後，便去取過一隻玻璃杯，將熱水瓶裏的白開水到了一杯，端到美雲面前，美雲正口渴，也不道謝，接過來喝了一大口，徐徐放下茶杯，雙目瞧着慧君的臉蛋兒，一聲也不響，慧君便在他旁邊坐下，開口問道，令兄的清恙可稍愈嗎，美雲搖搖頭道，恐怕難好的了，慧君吃了一驚，又問道，我瞧令兄尙無大病，何以你說他難好呢，醫生可曾告訴你什麼話，美雲道，醫生也告訴過我了，他自己也說了，不過這病是醫生束手無術的，慧君帶着狐疑的態度說道，何至於此，究竟犯的什麼病，美雲道，我哥哥犯的心病，非普通藥料可以療治，所謂心病還須心藥醫，只要使他的

心事安定後便可無恙，慧君聽了這話，他的蠅首漸漸低下，却不答話，美雲又喝了一口茶說道，凡事往往弄假成真，倘然我哥哥沒有心藥可醫，儘是這樣纏綿病榻，那瘦身體日漸衰弱，精神日漸萎靡，久而久之，他就要不可救藥哩，因此我也很代他杞憂，慧君微微嘆口氣，仍不說什麼，美雲見慧君緘默，難以覘知他的心理，遂又說道，可憐我哥哥這番病了，但是我也早知他要病的，他的性情對於一件事若然達不到目的時，便要朝思暮想，總是丟不開，我常怪他不曠達的，他的心病教我怎能醫治呢，慧君雙目緊蹙臉上也露出愁容，說道，難道沒有法兒想嗎，美雲道，法兒是有一個的，不過難以向人啟齒，他的心病，除非他心上人兒去醫治他，比較許多高明醫生強得多了，慧君拈弄着自己的手指說道，令兄的病果然很奇怪的，我以為他只要安心靜養便得了，現在怎麼樣呢，長此纏綿下去，也不是好現象，美雲點頭道，不錯，我恐怕他不要自己誤了自己，直截了當地說，他這個須病得一個人去救治他，你可知道是誰，慧君頓了一頓道，那人是誰呢，我怎能知道，此間的名醫我也不熟悉，美雲道，我早已說過我哥哥的病不是尋常醫生所可治療的，非要他的心上人兒去救他不可，美雲說了這話，瞧慧君的態度已不如前次的屹然不動了，又聽慧君說道，這真是難了，令兄何苦如此呢，美雲道，我總笑他太癡了，自找麻煩，這個病也是自己找來的，茂陵秋雨，愁為病媒，倘然他的心上人兒再不肯給他一些心靈上的慰藉時

，如何是好，此時慧君大有坐立不安之狀，隨手向旁邊取過一本書來，翻了一頁，又把來捲在手裏美雲却緊逼一句道，你可知道他的心上人兒究竟是誰，慧君不答，美雲立起來，走到慧君面前，向慧君撲的跪下，慧君慌得連忙站起，伸手來扶，且說道，美雲姊，你爲何如此，快快起來，美雲道，好姊姊，你可憐我哥哥的，快快救救他吧，他的心上人兒便是你，你不去救他，難道坐視他病危嗎，慧君道，哎呀，我如何不肯救令兄，但是我非醫生，怎會下藥，美雲道，你只要答應了他的婚事，這便是稀世難求的靈藥，復有何求，你若垂憐他的，請你不要固執己見，這一次答應了吧，慧君聽着，眼中早已落下淚來，用力拉着美雲，顫聲說道，這事待我再考慮一下，然後可以答應，請你先起來，何必如此，美雲又道，好姊姊，你救了我哥哥吧，你們交友也長久了，大概彼此的性情也有些知曉，我哥哥並無時下少年儂薄之病，不過凡事很高傲自負罷了，他本來在交際場中也有不少女朋友，但自和姊姊認識以後，他的心完全傾向於你旁人早已都忘懷了，姊姊何必定作北宮嬰兒子呢，我的問題已解決了，你們的問題却懸而不決，不要說哥哥念慈在心，就是我也很盼切，你上次說要考慮，現在又經過半年，難道還沒有考慮成熟嗎，我哥哥昨夜和我說了許多話，一定要我代他求你答應，我也未嘗不覺得這個使命非常重大，恐怕担当不下的，然而他逼着我來，我可憐他爲了這問題而病倒床褥不得不顧顧再來向你絮絮滔滔，好在我

們是深交。不怕姊姊笑掉牙齒。或罵我懶懶。我哥哥此次倘然仍沒有希望時。這病自然不會就好，我也只得設法護送回家，恐他再到杭州的時候，不知何日了，姊姊，我請你快來給我一個切實的答覆，否則我一輩子跪在地板上不起來了，慧君將足蹬了一下，眼中流下淚來，點點頭說道，我答應了，你起來吧，美雲聞言，即忙立起，握住慧君的手問道，真的嗎，慧君歎口氣道，老實說，令兄對我一片深情，我也未嘗不覺得，但我本來對於婚姻問題早已灰心，不欲他人再向我提起，而願一輩子服務教育了。所以前次你代表你哥哥來向我說合，我硬着頭皮拒絕，明知你們必要疑我的為人太冷淡而無情，其實我的宗旨是如此，我寄父也勸過我，而我沒有聽從他老人家的說話，現在事情逼到我如此地步，使我不得不放棄我原有的主張，這是很不得已的，但我雖答應了你，尚有一個交換條件，務請令兄必須遵守，美雲欣然道，姊姊有什麼條件，不要說一個，便是十個一百個，我也必教我哥哥允許，慧君道，這又不是一種買賣，本來我不必提什麼條件，但我矢志終身為教育服務，誠恐將來婚後要受影響，因此預先聲明，既婚之後，我要到那裏去執教鞭，就要到那裏去，令兄不能干涉的，須得尊重我的意志，美雲道，姊姊放心，我哥哥，決不會干涉你的志趣，而我母親也素不喜多管小輩之事的，姊姊儘可自由，我回去代你和我哥哥說了，他無有不表同意之理，你請放心，慧君忍住眼淚，說一聲很好，美雲瞧慧君這個樣子，心中又

憂然，遂又安慰數語，看看時候已近十一點鐘，美雲道，我要回醫院去覆命了，好教我哥哥喜歡，恐他正在病榻之上伸長了脖子盼望佳音呢，這一遭我總算成功了，好不快活，慧君緊瞧了他一眼，美雲答道，敬祝你前途幸福無量，說畢，立起身來要走，慧君送至校門外，美雲又道，慧君姊，你可和我一同去嗎，慧君搖搖頭道，我下午來吧，美雲笑嘻嘻地說道，那麼下午不可失約，我們盼望你必到，慧君點了一下頭，美雲說了一聲再會，坐上一輛人力車去了，慧君回至宿舍，一個人坐着，手托香腮，默默的思量，覺得一言既出，驢馬難追，自己仍不能抱定宗旨，而為情感所屈服，但不知將來的命運如何，繼思我已經允許了人家，也不可思慮太多，況寄父的意思也是這樣，我就奮力向前途走吧，於是他在校中用了午膳，便到省立醫院裏來，天樂兄妹，見美雲坐在病榻之旁，正和天樂笑語，天樂的臉上也充滿着愉快的色彩，他不禁有些忸怩，踏進了病室，便立定不動，美雲回頭一見慧君，忙立起來，跑到慧君身邊，攔住了他的美柔說道，好姊姊，你來了，我哥哥感激不盡，他的病快愈了，慧君臉上泛着紅霞，走近天樂榻前，天樂對他很懇切地說道，播小姐承你不棄，答應我的請求，使我心裏真有說不出的快活，我的病必能霍然而愈，我的心完全給你了，請你饒諒我的愚悃，天樂一邊說着，一邊眼眶裏滴下淚來，慧君却低倒了頭，不知會說什麼話，坐在榻前低聲說道，我只希望你的病快快全愈，我也安心了，美雲喜孜孜

的陪坐在一邊，大家閒談了一回，美雲方纔攬着慧君的手，走到洋台上去，四顧無人，便悄悄地向慧君說道，我覆命之後，我哥哥喜得手舞足蹈，你的意見我也曾向他傳達，他說將來決不干涉你的行動，你要一生服務教育，這是有益社會之事，他非常尊重，慧君聽了，心中頗覺寬慰，美雲又道，我希望你們早日訂婚，手續不可不有，祇求簡單罷了，至於介紹人我想請毅生和你寄友的朋友程樂山，不知尊意如何，以後請你和我哥哥細細討論吧，說着話，笑了一笑，又手挽手的走進室去，天樂很是興奮，披衣坐在床上，和慧君等笑談，他的病好像已去了大半，真是神祕極了，天色將暮時，慧君告辭回去，次日是星期一，他校在中授課，不能出來，散課後剛想去探望天樂，而美雲又先來了，美雲見了慧君，便說昨夜哥哥酣睡甚適，今晨精神已見好轉，醫生診治時，很奇怪的說天樂的脈也平靜得多，寒熱早已沒有，和常人沒有甚麼大差異，祇要再隔數天即可出院，他的心病竟醫好了，感謝姊姊的大德，我明天也要回南京去，把這喜信報告給我母親知道，他老人家聽了，一定非常歡喜，因為他也早有此意了，好姊姊，你陪我去買些東西吧，慧君點點頭道，理當奉陪，不過你今番來了，三天，我沒有和你游玩，要不要到湖上坐一回船，美雲道，時間不及了，不必吧，況我此來非爲出游，且待明年春天再和毅生一同前來暢游，兼游富春雁宕諸名勝，慧君道，如此很好，遂陪着慧君出去購物，美雲因毅生愛吃橄欖，所以買

了不少，直到天色已黑，二人方回轉省立醫院，天樂已下床起坐，在那裏伸長脖子盼望了，美雲將購得的東西放在一邊，三人一同坐了談話，美雲因慧君已不及回校吃晚飯，便留他在此同膳，天樂便教院役去喊菜來。少停同桌進餐時，天樂也吃了半碗飯。一碗粥，胃口漸佳，飯後，大家又坐着談談，等到鐘鳴九下，慧君因校門將閉，遂起身告辭，美雲道，我送你去，慧君道，此間還是我熟些，不要客氣，美雲遂送至醫院門口，慧君回頭問道，姊姊明天何時回去，我當來相送，美雲道，不必了，你是很忙的，我大概上午動身，也不再來告別，好在我們後曾有期，此後更是一家人了，越發親近，我哥哥沒有出醫院的時候，仍請姊姊去安慰他，你是女菩薩，洒一滴楊枝水，救了他的性命……美雲再要說下去時，慧君對他瞅了一眼道，怎麼你現在一張嘴越會說話了，從那裏學來的，我不許你胡說，美雲答道，你別發急，你不許我說，我也只好不說了，但請你放心些，我不是尖嘴姑娘，將來決不會得罪嫂嫂的，慧君聽了這話，也不由微微一笑，遂雇了一輛人力車，對美雲說道，那麼我就老實不來相送了，望姊姊善自珍重，美雲也道，秋風多厲，將交冬令，我也望姊姊格外要珍衛玉體，我哥哥也請你常常愛護照顧，我們以後通信再談吧，慧君遂說一聲再會，坐上車子去了，次日下午散課後，慧君心上不知不覺的更是縈戀着天樂，遂跑到醫院裏來看他，此時天樂見了慧君，心有靈犀一點通，覺得玉人已歸自己，快感非常，自

己也不知道何以必要如此，方纔心安神適，慧君問起美雲，天樂說美雲在上午坐開京通車回去的，托他代言告辭，慧君道，我爲校課所羈，也沒有相送哩，天樂帶着笑說道，我妹妹來杭二次，都是我去教他來的，現在我們倆已從友誼而更進一步，結爲終身伴侶，我妹妹的功勞是使人永永不會忘記的，但我的學問淺薄，對於什麼事也率性得很，此後尙望你多多指教，更是幸事，慧君道，我是不祥的人，我的身世你也知道的，我本來自誓終身爲教育服務，其他問題，非我思存，因此上半年美雲第一次來杭時，也曾代達你的意思，我却婉言謝絕的，在那時你總要怪我很忍心的了，其實……天樂忙搶着說道，我那裏會怪你忍心，你此刻若再不管應我，那麼方稱忍心，也將索我於枯魚之肆了，我今天說一句老實話，我的病果然是心病，不知怎樣的，心中常覺得有一件重要之事沒有解決，我的精神也就一天一天的萎頹起來，直等到我妹妹將着好消息回報我聽，方如枯樹得着雨露滋潤，漸漸的復活而有生氣。病魔也撤退了。實在這是病魔，你不要笑我，慧君微笑道，無論病魔病魔，你對於我的用情也可謂專且厚了，我很是感激，敬了一歌，天樂又和慧君說道，陳柏年先生方面我仍當托那位程樂山先生去報告，一方面也請你去函稟白，我想在國曆元旦正式訂婚，好不好，慧君點點頭，表示同意，天樂又道，訂婚的地點，屆時在此間還是南京，慧君道，在這裏也好，我們都在杭州，何必跑上南京去呢，天樂道，很好，我們就借

劉莊爲訂婚之地，好在那邊的主人與我相熟的，一切佈置也由我去辦使了，到時我要請母親和妹妹前來，陳柏年先生最好也能出席，這事要拜托你的了，慧君笑了一笑，二人絮語談心，直到天晚，慧君方纔別去，隔了二天，天樂已完全恢復健康，出了醫院，且寫了一封信去告訴美雲，慧君也修函稟告他的寄父，不多幾天陳柏年回信已來，對於這頭親事，十分贊成，信中有一黃氏子倜儻不羣誠跨灶兒也，有婿如此，畫眉之樂何能勝此，「慧君讀了，頗以自慰，光陰過得很快，轉瞬已至國曆元旦，天樂在前數天預備一切很忙，黃太太和女兒美雲以及高毅生等都於隔日到杭，陳柏年也帶了他的女兒錫珍，特地由甬趕來，參與訂婚嘉禮，此外還有慧君的幾個女同學，因爲在報上見了慧君和天樂的訂婚啟事，也來杭道賀，兩家戚友都由天樂招待在西湖飯店下榻，到了元旦日，天樂特地雇定數艘划子船，在湖上載送佳賓，都懸着紅綠彩球，衆來賓紛紛到劉莊去觀禮，國秀女學的校長和同學，以及一年裏的許多學生簇擁着慧君，齊赴劉莊，那天慧君也修飾一新，容光煥發，天樂更是喜氣洋洋招待同事忙得不亦樂乎，訂婚之時，舉行茶話會，有高毅生的演說，天樂和慧君交換了戒指，雙雙向來賓道謝，陳柏年在旁瞧着這一對璧人，心裏又喜又悲，喜的是慧君得偶如意郎君，自己心事可以寬釋，悲的是益智草已青，少年早夭，否則佳兒佳婦都是自己的，豈不是好，錫珍却看得嘻開嘴合不攏來，黃太太也是笑容滿面，黃美雲和

高毅生忙着周旋來賓，他們裝飾得都很摩登，禮成後，男女來賓都坐着小艇到湖上各處去遊覽風景，因這天是元旦日，所以遊人甚衆，晚上天樂慧君又在西湖飯店設筵款待兩家來賓，錦簇花團，燈紅酒綠，坐了十多桌，那時候忽然有一個不速之客前來向一對新人恭賀，乃是一位年輕貌美的女郎，頭上雲髮燙得麥浪一樣的鬢曲，眉如春山，眼如秋水，映着蘋果般紅潤的雙頰，櫻唇上塗着紅紅的胭脂，身披一件鏡面呢的新式大衣，玄狐的高領裏面露出咖啡色綻着新花樣的夾旗袍，足踏黑色高跟皮鞋，手裏捧着一個熱水袋，姿容婉嫻，儀態萬方，衆來賓的目光不期然而然的都注射到這女郎身上去，大家都不知道他是何許人，是天樂的朋友呢，還是慧君的舊雨，天樂和慧君見了他，一齊含笑歡迎道，白女士怎樣來的，近日著作忙不忙，原來這女郎正是白人鳳女作家，白人鳳女握手握着慧君柔荑，微笑道，自從初夏時在車上識荆以後，候又半載光陰，此番我有些小事到杭州來，便住下這個西湖飯店，無意中恰逢二位訂結百年之好，惜我得信較遲，未能到劉莊觀禮，所以在這個時候前來道賀，且喝一杯喜酒，慧君道，很好，我們也時常想念你，在報章上屢讀你的大作，足見你腦靈筆健，文思日有進步，白人鳳道，東塗西抹，毫無是處，承蒙二位殷殷垂注，感謝得很，拙作秋水樓詩詞草現已出版，明日當奉雅閱，並請斧正，天樂使把白人鳳請坐到他妹妹的一桌上去用茶，且介紹與美雲等相見，大家聽得這位摩登女郎便是大名

鼎鼎的女作家白人鳳女士，尤其注意了，天樂慧君又到每一桌上去請酒請菜，大家打趣數語，觥籌交錯，賓主盡歡，這個元旦之夜似乎充滿着喜氣，等到席散時已近午夜了，慧君陪着陳柏年和錫珍等也在西湖飯店下榻，次日兩家親戚相約着又去山中遊遊，白人鳳女士送了兩冊詩集來，慧君邀他同遊，白人鳳也不推辭，便和他們一起出去，大家好似很熟的朋友，遊了一天，方纔興盡而歸，陳柏年因為滬上有些事情，要自己去接洽，所以不能逗留，翌日帶着錫珍赴滬，黃太太和美雲毅生等也就回南京去，白人鳳也告辭返申，且和慧君交換了一張小影，其他戚友也紛紛散去，慧君回到校中，照常授課，天樂時時來晤談，當然今非昔比，二人的愛情已固結不解了，天樂的意思，希望在明春他父親回里的時候，可以和自己妹妹一同選擇吉期，早日成婚，好在這期間並不長遠，他理想中的美滿家庭不久可以實現，此後雙宿雙棲，鳥稱比翼，蓮開並頭，若給杜韓知道了，也可以說我在情場上高唱凱旋之歌啊，他這樣想着，心中快活異常，可說這是他人生最快樂的一階段，不但天天如此，大概世間一般未婚夫妻在將婚的時候，沒有不這樣的抱着熱烈的希望，杜韓和項錦花何嘗不是如此，然而他們的婚後却又是別一世界，（二集）終

